此一不过如此

本书献给

我最正的朋友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官运亨通的奥秘(1)
- 第2节：官运亨通的奥秘(2)
- 第3节：官运亨通的奥秘(3)
- 第4节：官运亨通的奥秘(4)
- 第5节：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1)
- 第6节：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2)
- 第7节：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3)
- 第8节：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1)
- 第9节：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2)
- 第10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1)
- 第11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2)
- 第12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3)
- 第13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4)
- 第14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5)
- 第15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6)
- 第16节：得来还需费功夫(1)
- 第17节：得来还需费功夫(2)
- 第18节：得来还需费功夫(3)
- 第19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1)
- 第20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2)
- 第21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3)
- 第22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4)
- 第23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5)
- 第24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1)
- 第25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2)
- 第26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3)
- 第27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4)
- 第28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5)
- 第29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1)
- 第30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2)

- 第31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3)
- 第32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4)
- 第33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5)
- 第34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6)
- 第35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1)
- 第36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2)
- 第37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3)
- 第38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4)
- 第39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5)
- 第40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6)
- 第41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1)
- 第42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2)
- 第43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3)
- 第44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4)
- 第45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5)
- 第46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6)
- 第47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1)
- 第48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2)
- 第49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3)
- 第50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4)
- 第51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5)
- 第52节：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1)
- 第53节：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2)
- 第54节：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3)
- 第55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1)
- 第56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2)
- 第57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3)
- 第58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4)
- 第59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5)
- 第60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6)
- 第61节：胆大心细步步为营(1)
- 第62节：胆大心细步步为营(2)
- 第63节：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1)
- 第64节：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2)
- 第65节：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3)
- 第66节：高压之下邪也会压正

- 第67节：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1)
- 第68节：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2)
- 第69节：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3)
- 第70节：惊人的心理承受力(1)
- 第71节：惊人的心理承受力(2)
- 第72节：惊人的心理承受力(3)
- 第73节：百密一疏露破绽(1)
- 第74节：百密一疏露破绽(2)
- 第75节：百密一疏露破绽(3)
- 第76节：百密一疏露破绽(4)
- 第77节：百密一疏露破绽(5)
- 第78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1)
- 第79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2)
- 第80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3)
- 第81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4)
- 第82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5)
- 第83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6)
- 第84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7)
- 第85节："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1)
- 第86节："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2)

第1节：官运亨通的奥秘(1)

第1章精巧机变：连环式争斗中屡战不殆

张居正历经大明帝国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嘉靖朝，张居正基本上是边缘徘徊状态；进入隆庆新朝，一年余连升七级，由一个司局级干部入阁拜相。六年间，先后入阁的"九相"展开了交叉连环式的权力争斗，张居正隐身幕后，充当导演，把上司和朋友当枪使，两利俱存，独持其柄。纵横捭阖的张居正，玩弄权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居然能够做到"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此等本事，不能不令人骇然称奇！

官运亨通的奥秘

张居正仕途顺遂，官运亨通，在当时的官场，像他这样如此顺遂、成功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张居正是成功者！

人治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一路顺遂，爬上高位，必然有他的诀窍。现在，我要说说张居正这个人是怎样爬上权力高位的。

必需说清楚，张居正的出身是卑微的。换句话说，张居正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可言。考其三代，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如果说有什么身份的话，他祖父的身份是"保安"，父亲的身份是"学生"。

可能需要点解释。"保安"身份其实不难理解。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搞分封，把子孙分封各地，正面说是享受荣华富贵，反面说是形同禁锢。其中，有一个子孙被封辽王，在张居正出生的年代，辽王的封地就在张居正的家乡荆州。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卒，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保安"啦。

那么"学生"身份是怎么回事呢？这和科举制度有关。明代，进学校是科举的必由之路。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而取得生员资格要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统称童试，

被录取的就进入府学或者县学学习，通称生员、童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秀才。在学校学习的生员，用现在的称呼，不就是学生吗?

张居正的父亲不甘心做"保安"，更不想当老农民，就想考取个功名，混个官做做。运气不好还是脑子太笨说不清楚，反正他考了二十多年，也只是考中了生员。说他是学生身份，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要说他是农民身份，那他肯定不干！因为生员也算是功名的起点了，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所以，说张居正的父亲身份是"学生"，实事求是，绝对真实准确。

可以说，在张居正的仕途上，家庭除了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外，实在没有任何帮助。

排除了这个背景，总体上说，张居正走的是自我奋斗的路子。具体说，张居正之所以能够爬上权力的巅峰，一靠的是制度，二靠的是聪明，三靠的是人脉，四靠的是高超的权术。

第2节：官运亨通的奥秘(2)

我得声明，这四个因素，不是按照重要性排序的。或许，在一定情况下，高超的权术，就是主导性的决定性因素。

先说制度。

前面说过，张居正出身卑微，但是，幸亏他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科举最盛的时代，学而优则仕。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那个时候寒门子弟要做官，非经过考试不可。既不能花钱买文凭，考试也很难作弊。作弊倒是有过，恰恰是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为了保证其子能够及第，花钱要未来的作家汤显祖帮忙，汤显祖拒绝了。此事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张居正的声望损伤很大。这是后话。不过足以说明当时取得做官资格，是相对公平的，要靠自己的本事，歪门邪道基本上是走不通的。

张居正的运气不错。二十二岁就考上进士，而且排名靠前，二甲第九名。

科举考试，排名和年龄都很重要。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按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

首先，取得做官资格，取决于成绩。科举考试的起点是秀才；考取秀才再参加全省范围的考试，考中的称举人；再通过全国的考试，最后考中的就是进士。这些考试，都是唯成绩论的。考中进士以后，按照成绩排序，分三甲。一甲三名，即我们平时说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其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其次，分配工作也取决于成绩。换言之，进士的分配，是根据他们的排名进行的。每次新科进士出炉后，要分配工作，叫"大选"。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级的进士各分配什么工作，差不多已是惯例，做手脚的余地不大。排名靠前的，你想给他安排差的工作，很难办；排名靠后的，老爹是高官，就想超过前面的，也很不容易。

不过，张居正没有直接参加分配，而是进一步深造了。

按照制度，进士出炉后，还可以参加甄拔庶吉士的考试，年轻而且名次靠前的，有优势。张居正因此而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翰林院是研究机构，在里面工作的人被称为"史官"。如果张居正直接参加分配，那么在中央，可以到监察机关当"言官"，也可以到哪个部去当主事（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到地方可以当知府，相当于现在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检察长兼法院院长。

有人或许会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在中央当处级干部，到地方当地市级干部，不对等吧？的确不对等。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个制度。而且我还要告诉诸位，谁被分到地方当知府，还满肚子不高兴呢？按照"大选"的惯例，二甲里选出若干人，排名最后的只能当知府，不能留首都。

张居正就不关心这些了。他直接到翰林院继续深造。深造完后，也不愁分配工作的事情了，因为制度上早就安排好了，庶吉士毕业后，基本上留在翰林院做编修或者检讨。

第3节：官运亨通的奥秘(3)

乍看起来，翰林院似乎不是什么好单位，要现在的人去选择，恐怕自愿去的不多，哪如到地市当个"一把手"过瘾啊！但是，明朝有一个政治惯例，具有宪法的功能，任何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敢公然违反的。就像现在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一样。

什么惯例呢？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就是说，只能是进士（年轻、名次靠前的）才可以进入翰林院，而只有翰林院出身的人才可以进入内阁。换言之，没有进过翰林院的，将来是没有希望入阁拜相的。而且进入翰林院，是每次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以后，再从进士里考选，大体上不超过二十人。已经参加工作，组织上觉得这个干部有培养前途，再去翰林院进修拿文凭行不行？不行！没有这样的制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谁这么干，就相当于违宪，想都不敢想！

那么，内阁是个什么机构呢？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似乎不那么准确。这么说吧，如果有人想像为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看是抓住了制度的精髓。

所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这一步很关键啊！

毫无疑问，庶吉士，那绝对算得上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了。而张居正获得这个机会，没有别的因素，只有一条：考试成绩。不过，庶吉士不是官，还算是"学生"，经过三个年头的继续深造，庶吉士毕业（当时叫散馆）后，张居正就留在翰林院做编修，而且一干就是十年。编修属于七品史官。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储相"看待。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后备干部，而且是宰相的后备人选！

到现在为止，应该说，张居正的起步，靠的首先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如果没有这样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估计张居正要爬上那么高的位置，是不太可能的。

再说张居正的聪明。

这个不难理解。靠老子，不行；花钱，不行；作弊，很难；那就只能由考试成绩说话！

而要出成绩，勤奋固然重要，但是聪明还是关键因素。制度是公平的，考上考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全国上下，苦读书者大有人在啊！现在的高考被说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要和科举考试比起来，那才真是小巫见大巫呢！科举考试三年一度，进士录取在三百人左右。竞争何等激烈？！

张居正的老子，后来给张居正惹了不少麻烦的张文明张老爷子，就考了二十多年，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直到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做了官，还考了几次，才不得不放弃了。估计张老爷子没事的时候也会寻思：亲爹和儿子，血缘如此近，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据德国一位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研究，说科举考试，主要考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不管怎么说，笨头笨脑的人恐怕很难挤过独木桥。

第4节：官运亨通的奥秘(4)

张居正是个聪明人，脑子很好使。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荆州知府搞了一个征文活动——意思就这个意思，当然当时不这么叫，作品还汇集出版了。其中就有张居正提交的一首小诗。这些征文后来被当时湖广省的"一把手"顾巡抚看到了，很欣赏，就对张居正格外关爱起来。以后张居正能够在北京取得一些人脉，起点应该与此人有关。

该说说张居正的人脉了。

本来，张居正出身卑微，是没有什么人脉可言的。

难道他花钱走了关系？错！不仅他没有花钱，人家当大官的，还给他钱花！

这个和当时的风气有关系。当时官场上读书人掌权，爱才是风尚，是美德，不管怎么说，哪怕是为了博取好名声，对有才华的后生都是看重的。

湖广省的最高长官顾巡抚，是当时有名的文坛领袖人物，曾经在中央做过大官，后来因为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地方做官。这个人尤其爱才，发现了"荆州张秀才"，很器重他，不仅到张居正家里看望，给他银子资助，还有意识栽培他。这个人和在北京主政的严嵩等人都非常熟悉，张居正只身到京，他很可能写信推荐（当时叫荐扬）过的。以顾巡抚对张居正的期许——说他将来必为国相，他不会不帮张居正沟通北京的关系。

有理由相信，张居正最重要的人脉，他官场上的导师、保护人——徐阶，可能就收到过湖广顾巡抚给他的荐扬信。徐阶的政敌严嵩一直对张居正也不错，可能与顾巡抚的荐扬多少也有些关系——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主要因素。

张居正因为有了国家给他提供的制度平台，有了他的聪明，有了这样的风气，结果他还没有进入官场，就获得了些人脉资源。

更重要的是，张居正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后，有一个人是教授庶吉士的，他成为了张居正名副其实的老师。那个时代，同乡、同学（当时称同年，即一同中举人或者进士）、师生，都是相当管用的关系，而师生关系，算得上是最铁的关系了。张居正就遇到了一位不凡的老师。当然，不是张居正一个人的老师。这个人就是徐阶。

说到张居正的人脉，徐阶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了。

徐阶是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所信任的高级领导干部，教授张居正这批庶吉士的时候，他是管文教的礼部侍郎（副部长），不久升转管干部的吏部侍郎，以后又做礼部尚书（部长）、内阁大臣，直到做了内阁首相（当时称首辅、元辅、首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执政者，当时也称为执政、当国）。

按照现在的地域划分，徐阶是上海人，这个人外表温和、敦厚，实际上很会算计，很有手腕儿。不过总体上说，徐阶在官场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

徐阶像那个时候不少高官大僚一样，也很爱才。他的弟弟和张居正同时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人默默无闻，似乎没有受到过乃兄的关照。而张居正没有向徐阶送钱，也没有低三下四当他的"马仔儿"，甚至还对徐阶产生过误解、指责，可是徐阶就是始终如一地栽培张居正、保护张居正、提携张居正。

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张居正每一次的升迁，都是徐阶精心设计的，前一个台阶为后一个台阶铺垫；四十岁出头的张居正，就被徐阶提拔到内阁，实现了入阁拜相的梦想。如果没有徐阶的栽培、提携、保护，有没有叱咤风云的张居正，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应该说，到此为止，张居正的升迁，靠的不是歪门邪道。问题是，制度平台、个人的聪明才智、乃至人脉，并不是张居正独自具备。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当国柄政，自有他的过人之处。这就不能不说，是张居正高超的权术，发挥了关键而又独特的作用。

这，才是真正的奥秘所在。而这个话题是贯穿全书的，这里就不好具体描述了。相信诸位看完全书，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第5节：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1)

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

张居正中进士、点翰林，进而任低、中级官员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被海瑞所痛骂过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这个人不能说昏庸，但是相当有个性，行为举止差不多可以算得上荒诞。他长期住在宫禁之外修身养性，不上朝，不主持会议，基本上不履行作为国家元首所应当履行的礼仪职责。但是，他对国政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牢牢控制着国家权力，只是方式跟别人有所不同，主要靠听取个别人汇报做决策。

办任何一件事、用任何一个人，要想办，都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的；不想办，也同样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汇报的人想办的，就按照想办的说理由；不想办的，就按照不想办的说理由。那很容易让听取汇报的人顺着汇报人的思路走。所以，法治国家要议会辩论，要自由公开的媒体争论，以免一面之词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就不展开讨论了。

总之，隐身幕后、高高在上的最高领导人，靠汇报决策，那么谁能够接近他、说得上话，谁就占据主动。所以，嘉靖朝的政坛，必然充满阴谋。

嘉靖皇帝选拔或者信任主要领导干部，还有一个特殊标准，就是会不会写"青词"。当时有一首诗说："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君王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谁更补！"可见，青词在最高领导人那里，简直就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了。

那么，青词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说，就是写在青藤纸上颂扬太上老君的华丽词藻，通过焚烧达于天听。沉溺于修道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需要有人给他提供这样的文字，谁写得好，他就喜欢谁，信任谁。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考验；是不是拥护他修道，对他的忠诚度如何，都可以通过青词来检验。

第6节：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2)

这种取舍肯定很荒诞啦！这是后来者的观感。就像我们说到某个时期天天跳"忠字舞"，觉得不可理解，而那个时候的人却很虔诚。写青词也如此。因为这样的缘故，嘉靖朝的政治，在充满阴谋的同时，还显得颇为诡异。

政治和权力密不可分。搞政治，不能没有权力。要得到权力，基本上可以说，除了明争，就是暗斗。明争也有不同的争法。比如，像现代不少国家的竞选，就是名副其实的明争。总体上说，我华夏传统政治中的明争，就是靠枪杆子！

这不是常态。而常态，就是暗斗。

其实，在张居正生活的时代，有些国家也已经有了公开选举的制度了。就是我们中国人中，也有人提出，该让有知识的人自由推举国家领导人。现在看来，主张推举国家领导人的人，是有识之士啊！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观点，是异端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处境好不了的！

好了，话题还回到张居正身上。

在张居正初入仕途，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内阁的首相夏言和"二把手"严嵩，因为青词写得好，都得到嘉靖皇帝的信任。担任礼部尚书（以下说到各部尚书，为了方便其见，就直接叫部长）的徐阶，也是青词高手，皇帝也很信任他。

张居正刚刚进入官场，就目睹了首相夏言和他的第一副手严嵩的争斗。

严嵩很有学问，有文才，为人很和蔼。他靠自己的毅力、忍耐，将近七十岁才有了出头之日。这个人开始很有操守，但是操守和名节换来的是在官场原地踏步。总结经验教训，他开始投机钻营，而同乡夏言是他巴结的对象。在夏言的提携下，加上严嵩的青词写得很好，深得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所以渐渐地爬上了内阁"二把手"的位置。在

表面恭恭敬敬的同时，暗地里，严嵩却不断施展各种阴谋，取得了最高领导人的信任，终于把夏言赶下了台。德高望重的夏言，不仅被罢官，而且被斩首，下场实在可怜！

严嵩这个人，学问应该说不错，也特别勤政，但是安邦治国的能力有些欠缺。他最大的本事是对最高领导人很柔顺，基本上属于在领导面前当哈巴狗类型的干部。因为柔顺、和蔼的严嵩和比较刚强的嘉靖皇帝在性格上具有互补性，可谓珠联璧合，相互利用着，所以他执政的时间相当长。

但是，在儒家的意识形态里，是反对臣子对上司一味柔顺的。尤其是领导如果有毛病，他们认为就应该直言不讳提出来，不能逢迎，即所谓"逢君之恶罪大"。所以，在正人君子看来，严嵩的表现就是小人、奸佞。故其独掌朝纲的基础并不稳固。而此时作为低级干部的张居正，在目睹了夏言的悲惨下场后，又经历了一场更为持久激烈、更为复杂微妙的上层权力之争。

第7节：人治官场不能明争必然暗斗(3)

这就是严嵩当国后的次辅徐阶与首相严嵩之间长达十余年的较量。

徐阶经历坎坷，正统有为，声名显赫，正直之士和舆论无不寄希望于他。徐阶最终没有辜负期许，他以慢功撼大树、扮猪吃老虎之法，经过长期较量，斗智角力，用尽权谋，渐掌主动，最后扳倒了严嵩父子。

倒严之役是一场惊心动魄、充满巨大风险的权力斗争，也是一出充满曲折离奇故事的官场活剧。

在扳倒严嵩以后，中央的主要高官，以徐阶为首，包括他的对手高拱等人，当时应该说都算得上是有为有守的正人君子，绝无奸佞之徒，也都有拨乱反正的决心和举措，而且内阁诸人，又多为徐阶引荐、拔擢而升任；但内阁交叉连环式的的权力斗争，却并未止息。

这是人治社会官场高层争斗的常态，复杂、微妙，曲折离奇，充满智慧、手腕，也不乏阴谋、诡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从张居正入阁到他独掌大权，短短六年时间，先后进入内阁的共有九人，即所谓的九相。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而又复杂的交叉连环式的权力争夺战，其中的八个人都先后被淘汰出局，张居正成为唯一的赢家！足见张居正其人权术之高超、手段之高明！

第8节：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1)

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

官场暗斗，很耗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可是，既然进入官场，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宦海波涛，思量自己的应对之策、处世之道。张居正当然不能例外。他，也曾经想躲避，可是，只要还想在官场混下去，是无处躲藏的。他只能面对。

不少人，面对官场的是是非非，是何种态度，何种表现，一看就能够看出来。而张居正不同，他是一个深有城府的人，一般人是琢磨不透他的。

根据张居正的同年、历史学家王世贞的记载，"居正为人，……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不仅王世贞这样说，正史中涉及到张居正的，大体上都少不了这样的说法。对于城府很深的人，估计大家对他的印象好不到哪里去，朋友不会太多。当然，同僚中，张居正能够看得上眼的，也不多。

不过，应该说，张居正初入官场时，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才俊。

这个也不难理解。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从开蒙到中进士，一直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接触社会现实不多，而所读的书，都是孔孟程朱这些圣人的著作，所谓名教贤训，都是理想主义的说教。如果说一直受到这样的熏陶，成为书呆子有些可信度，熏陶出一个坏人来，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就在庶吉士毕业的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张居正就给当时的嘉靖皇帝上了一个建议书，名为《论时政疏》，批评了最高领导人不勤政，各级干部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分析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呼吁大家都振作起来！这个建议书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至多会认为是一个小年轻儿想出风头而已！

这个时候，张居正意识到，名教和现实之间，不啻天壤之别。现实的官场与读书人一直研读的圣经贤传、名臣嘉言懿行对照起来，甚至是南辕北辙！

"我的妈呀！"估计张居正观察到官场的真实情况，免不了会这样感慨，"人人都想做官，哪里知道官场如此复杂啊！"

的确，官场根本不是像当局所宣称的那样，什么勤政爱民之所，什么表率民众之地！冠冕堂皇的文告与卑鄙龌龊共存，爱国忧时的高尚情操与阴谋倾陷并列，黑白混淆，是非不时易位，堂堂中央政府，其实是施展阴谋诡计、明暗手段以相互撕咬的战场！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刚刚跨入官场的时候，张居正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保持人格还是同流合污的矛盾中。

最终如何抉择呢?

张居正的同年杨继盛等不少人，要么上疏诤谏皇帝，要么就公开弹劾首相严嵩。而张居正，选择了沉默以自保的方式，给人留下了城府深不可测的印象。

实际上，面对上层复杂的权力争斗，张居正并不是一味沉默自保。这个也还只是表面现象。在一般人看来，张居正不言不语，从不乱说话，瞎议论，而且对谁都不亲不近、不即不离，似乎很超脱。可能谁也不知道，暗地里，张居正却巧妙周旋，两面讨好，上了双保险。

严嵩和徐阶的争斗是很漫长、很隐蔽的。这个时候正是张居正初入官场、沉于下僚的十年。他是徐阶的学生，内心也很亲近徐阶；但是他也知道严嵩在中央的势力和分量，徐阶能不能斗过他，最终鹿死谁手，他也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张居正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绝对不能给人一个紧跟徐阶不动摇、是他的马仔儿的印象。仅此还不够，他对徐阶的对头严嵩，也极力讨好。

顺便声明，我写出这样的事实，不代表是在谴责或者揭露张居正。以我的看法，张居正这样的策略，和杨继盛他们比，当然有些不太光彩，也为正直之士所不齿。但是，在那么复杂的官场，一个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又怀抱远大理想，他要避祸，更希望获得升迁的机会，找到施展抱负的平台，这么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还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吧?

问题是，张居正怎么才能和严嵩套上近乎呢?

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师生关系在那个时候是最厉害的门路了。张居正取得徐阶的信任并不难；可是，严嵩就不同了，他位高权重，马仔儿甚多，想投靠的人估计也排着长队。张居正不过是小小的七品官，差不多算得上默默无闻，他要想讨好严嵩，得到他的信任，不太容易吧?

固然，严嵩是比较贪的一个人，花钱买路子或许是个办法。可是，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工作在清水衙门，工资不高，绝对不是大款，想送也送不了多少钱；他也不是什么名流，估计也没有名贵的字画和古玩能够拿得出手。

第9节：两面周旋上了双保险(2)

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于是，张居正悄悄地替严嵩捉刀代笔，写了大量善颂善祷的文字，令皇帝老儿龙颜大悦，直说年近八旬的严嵩文采不减当年，退休的事不要考虑了，继续干下去没有问题。

张居正还精心撰写了不少吹捧严嵩父子的诗词歌赋，很是肉麻。结果，就连在官场摸爬滚打、游刃有余、老奸巨猾的严嵩也被他蒙蔽了，直夸奖他不亢不卑，光明磊落、才堪大用。所以，当徐阶提出张居正该提拔了的时候，严嵩很痛快就答应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往往，暗中较劲儿的双方，对对方提议任用的干部，是很敏感的，闹不好会适得其反。但是徐阶和严嵩对张居正都很器重、很喜欢，所以，对张居正的提拔，就是例外了。

在徐阶和严嵩的争斗近乎白热化的阶段，张居正第一次升迁了。虽然只是个虚衔，但作为一个台阶，却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老于世故的严嵩哪里想到，"光明磊落"的张居正，暗地里一直为徐阶推倒严嵩父子出谋划策呢！实际上，因为高层的争斗，很多人都牵涉其间，有的甚至丢了性命。而张居正，采取了表面上韬光养晦、暗地里两面讨好的策略。这样就保证了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张居正都不会吃亏。

终于，严嵩败在了徐阶的手下。严嵩的倒台和随后不久嘉靖皇帝的去世，预示着一个以高压手段维持的是非颠倒的时代的结束。

果然，一俟徐阶当国执政，就对张居正尽力提拔。

力度大到什么程度？说起来简直让人觉得不太可信。从一个中层干部，一年时间内就提拔到内阁大臣的位置；级别连升七级！我看，倘若诸位产生这样联想，是未可厚非的：就张居正当时受到提拔的程度看，相当于现在一个司局长一年时间内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而且，徐阶对张居正的每次提拔，都不走正常的干部提拔任用程序，而是以特殊方式运作成功的！也就是说，从徐阶掌握大权、说话绝对算数以后，张居正的官运就来了，他属于坐直升机升上去的干部！

要一般人看，对自己的保护人、官场的导师徐阶，张居正绝对应该死心塌地、感恩戴德、忠心耿耿了！

所以说是一般人嘛！可张居正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那，张居正怎么样对待徐阶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第10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1)

官场之中情比纸薄

现在，四十二岁的张居正，坐直升机升到了国家最高决策层，当上了最后一名内阁大臣，即所谓的"末相"。高兴之余，张居正很快就发现，他面临着一个大麻烦！

应该说，这个考验是严峻的。怎么回事呢？这得稍微展开点说说了。

必须承认，官场也是人组成的。而人，是有感情的。就说张居正，他能够那么顺利升到如此之高的位置，就多亏了徐阶。说他对徐阶没有感激之情，是不客观的。张居正后来就一再表示说，受到"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就是说，张居正自己也承认，徐阶对他，恩重如山。

但是，官场中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在有的人看来，与权力比起来，重如泰山的恩情，其实比纸还薄啊！是不是这样，请诸位看看张居正的表现就知道了。

我还要说一句，没有官场经历的人或许根本想像不到，官场中的人、尤其是高级领导人，不像人们看到或者相像的那样风光。甚至，就连升职，也会带来烦恼。因为，升到哪个位置，就会有哪个位置带来的问题。

到了张居正得以入阁拜相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这不，当张居正一坐到内阁的办公室，就感觉到了这个国家中枢机构里，充满了火药味：首相徐阶和次辅高拱，内阁里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也是当时中央威信最高、被认为是第一流政治家的两个人，正在展开激烈地争斗。

而这两个人，和张居正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徐阶就不用说了，他是张居正的保护人、官场的导师。可以说，徐阶对张居正恩重如

山。现在，他张居正能够坐在这里，全是因为徐阶的一手提拔。

另一方的高拱，则是张居正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好到什么程度？按照张居正自己的说法，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按照高拱的说法，他和张居正是"金石之交"；按照当时一些知情人的说法，高拱和张居正的关系，属于"刎颈交"，其亲密程度，"胶漆金石，不足比拟"。还说他们"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关系怎么样，好到什么程度，恐怕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词加以描述了吧？如果说他们两个人情同手足，似乎也不算夸张。

诸位想想看，一个恩重如山，一个情同手足，这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让张居正如何是好呢？似乎有点像婆媳不和，做儿子和丈夫的，夹在中间实在不好办。

其实，问题还不止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引发徐阶和高拱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和张居正有关；而徐阶之所以派直升机把张居正接到内阁，又和他想解决与高拱的矛盾有关。

事情是这样的：简而言之，徐阶作为首相，和内阁里能力最强的高拱，政见不同，性格和处事方式差别很大，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这个要说也正常，也还能够彼此迁就勉强维系下去。但是有一件事，高拱耿耿于怀，导致他和徐阶的矛盾公开化了。

这件事，简单说就是因为一份重要文件的起草。这份文件具有路线、方针、政策的性质。其重要性，可以约等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

第11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2)

按照制度或者说惯例，这样重要的文件，应该是通过内阁研究讨论的。可是，徐阶瞒着内阁所有的同僚，偷偷干了！等到文件公开发表了，包括高拱在内的内阁同僚们才知道。

实际上，这份文件的执笔人，就是张居正。当时他的级别还相当于司局级干部。徐阶偷偷把张居正找去，两个人冒着风险，深夜秉烛，字斟句酌，完成了文件的起草。正是因为徐阶瞒着同僚起草了这份文件，才导致高拱的激烈反应，两个人的矛盾于是公开化了。所以，我说徐阶和高拱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和张居正有关。

当然，张居正参与起草这份重要文件的事，是绝密，只有徐阶和张居正两个人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当高拱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不依不饶的时候，作为应对措施的一环，徐阶以他的威权，给张居正提供了直升机，让他赶紧进入内阁。

或许，诸位早就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了：徐阶为什么那么卖力提拔张居正呢？答案就在这里。

当然，不能说这是全部。以我的分析，徐阶之所以如此打破常规提拔张居正，原因有三：第一，张居正是他的学生，自己人。人治官场，用干部首先用自己人，那是铁律。第二，张居正在暗地里是他徐阶打倒政治对手的幕僚，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作为酬劳，也应该提拔。第三，张居正这个人，有能力有抱负，而且深有城府，善于韬光养晦，权谋过人，完全可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和高拱矛盾的公开化，加快了徐阶提拔张居正的步伐，已经到了不管不顾、提拔上来再说的程度了。很显然，徐阶是希望张居正能够帮助他对付高拱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面对这个局面，张居正该怎么办？

我要告诉诸位，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我辈真是书呆子，实在太平庸了！至少，是一般人的一般想法在作怪。而张居正，不是

一般人啊！

根据著名专家韦庆远先生的考证，在波谲云诡、微妙多变的斗争中，张居正"极精明地选择好对自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策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再加上风险最小化。

按照这个策略来权衡，那么，张居正面对徐阶和高拱之间的争斗，就不觉得是麻烦，恰恰相反，很可能，在张居正的看来，这不是坏事，是大好事。

因为，很显然，两强相争，必然两败俱伤，说白了，最好是徐阶和高拱连同他们各自的同党，都卷铺盖回家！如此，则毋须劳张居正费神，横在前面的两个强势人物就一下子都搞定了。这对张居正没有损害，只会带来利益！

话虽这样说，毕竟，张居正和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言行中稍微流露出如此的想法，那后果是严重的。这就需要政治智慧了。

第12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3)

那么，表面上，张居正是怎么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的呢?

公开的记载是这样的：张居正并不像徐阶所期盼的那样，站在徐阶一方，哪怕是稍有表示！即使是高拱公开拿那份实际上是由张居正执笔的重要文件做文章和徐阶较劲儿，在公开场合，张居正只是保持沉默，不发一言，更不要说站出来为徐阶辩护了。当然，张居正也不会公开替高拱说话，尽管他内心觉得真理在高拱这边。

不用说，张居正也会做些表面文章，比如在徐阶和高拱面前，说些无关痛痒的劝解的话。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张居正很为难，很尽力地在调解徐阶和高拱的矛盾。

暗地里，张居正是不是有故意挑拨离间、火上浇油? --当时的一些人是这样看的，不过，张居正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我不好断言。但从张居正以后的表现看，这个结论多半是能够成立的。

那就先存疑吧。

但是，有一点无可置疑：张居正，该出手时就出手。

他出手的第一个对象是高拱。

毕竟，徐阶在官场，身经百战，绝对是老手，高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尽管总体上说，理在高拱，但是他还是抵挡不住徐阶的手腕儿，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在徐阶的策划下，中央各部门的干部，纷纷出面攻击高拱，强烈要求他下台！

这个时候，张居正出面了。

张居正出面，当然不是替高拱说话，他是要高拱赶快卷铺盖回家！

从史料上看，张居正似乎对高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现在老兄的处境很危险啊，还是暂避锋芒为好；等到时机成熟再回来也不迟啊！他可能还说过，等时机成熟了，小弟我替老兄在皇上面前转圜，请老兄再回来！

我甚至怀疑，张居正可能还向高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会想办法，请走徐阶这尊神，我兄不会等得太久！

高拱听从了张居正的建议，辞职回家了。

也许，张居正转脸会对徐阶说："师相，姓高的被学生打发走了！师相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了！"

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估计十有八九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说，请诸位先不要着急，往下看。

当高拱下台回家的时候，内阁里的六个人，就剩下五个了。其中一个叫郭朴的，相当于"三把手"的位置，即排在徐阶、高拱之后。他是内阁里唯一一个公开站在高拱一边的高级干部。对他，张居正就不客气了，毫不犹豫地"佐徐逐之"！这样，内阁里就剩下徐阶、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四个人了。

徐阶就不用说了。李春芳是张居正的同年，是那一科的状元。这个人是个老好人，能力差、人品正，对徐阶执弟子礼。陈以勤是张居正科举的老师，是前辈，但是他是个与世无争的"自了汉"，这个人似乎对一切都无所谓，在内阁里基本上属于可有可无的角色。

第13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4)

要说，这个班子是应该很和谐、很团结的。作为首相的徐阶已经没有了任何对手。他应该是心情舒畅、志得意满了。

但是，这又只能是一般人的想法。

张居正不是一般人。现在的徐阶，在张居正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他张居正恩重如山的导师和保护人，而是他夺取更大权力、施展宏伟抱负的障碍了。

所以，徐阶后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然，并不是说，张居正此时会和徐阶公开作对，公然采取措施驱逐徐阶。真要这样，那就不是张居正了！

以我的分析，导致徐阶很痛苦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他和高拱的争斗余波未了。虽然徐、高之争以后者的下台告一段落，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实际上，徐阶也不得不认识到这样的现实：他和高拱的争斗，自己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而是两败俱伤。因为随着高拱的下台，中央和地方干部中内心同情高拱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他们对徐阶的不满在逐步发酵、发泄出来。徐阶的日子，就显得不那么好过了。第二个原因是，徐阶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隆庆皇帝，互不欣赏，彼此对对方都产生了深深的失望情绪。

这其中，张居正是不是在背后做了文章，比如鼓动亲高拱的干部攻击徐阶等等，我不敢断定。反正事实是，当时不少人都开始上参折对徐阶展开攻击。

但是有一点可以绝对肯定：张居正希望徐阶早点下台！

因为，只要徐阶下台，内阁，这个国家的中枢机构里，就剩下李春芳、陈以勤和张居正三个人了。而李春芳和陈以勤这两个人，虽然都比张居正资格老、牌子硬——他们一个是张居正的老师，一个是堂堂的状元出身，但是，从主观上说，这两个人都是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他们都没有野心，也没有权力欲；从客观上看，这两个人能力都

不怎么样，威信也一般。就是说，这两个人没有当国执政、驾驭全局的欲望，也不具有这个能力。那么，实权就落在了张居正的手里。以这两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张居正略施小计，就可以把他们赶走，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执政当国者，就是他张居正无疑了。

还有一个理由。张居正这个时候急于表现自己的才干，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徐阶似乎不那么合拍，而他又不想公开和徐阶对立，落下背师犯上的恶名。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暗地里活动，尽快把徐阶打发回老家！

时机也比较成熟了。两败俱伤嘛，现在高拱已经败下阵去了，伤痕累累的徐阶也别硬撑着啦！所以，张居正又出手了！

不过，这次张居正不是公开、直接地劝徐阶下台，而是采取了釜底抽薪、断绝后路的办法。

第14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5)

这样的机会大大的有。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惯例，一般说，受到参劾的人，或者说和谁闹了矛盾，以及自己认为不再被领导信任（比如提出的什么建议没有被采纳）的人，就会主动请求辞职。而同样是惯例，他也会受到慰留。也就是说，一般说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程序。

这些走程序的事，实在太多了，大家都习惯了，不觉得会有什么意外的。比如前一年和高拱斗的时候，徐阶就曾经一连上了四道辞呈！

张居正看准了这样的机会，他要徐阶再次走程序，而暗地里，却把程序变成了现实！

据张居正的同年、历史学家王世贞和后来几位有名的史学家的记载，徐阶在受到不断的攻击以后，提出了辞职，这个时候，张居正在幕后和皇帝身边的太监打招呼，说不要挽留徐阶，赶紧准了！

顺便说说，在当今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张居正曾经给他做过老师，而王府里的"中官"即太监，张居正结交了几个。其中有一个叫李芳的，现在在皇帝身边管事，张居正就找到了他。

徐阶接到文件，自然是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于是，在高拱下台一年后，徐阶也灰溜溜地卷铺盖回苏州（华亭当时归苏州管）老家了！

就这样，两位难得的政治家、第一流的人才——高拱和徐阶，相继下台了。

按理说，在徐阶和高拱的争斗中，张居正没有站在自己的一边，明显是辜负了徐阶对他的期许，徐阶应该对张居正产生怨怒才对啊！而高拱呢，既然张居正和自己是生死之交，那么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张居正居然袖手旁观，不帮助他渡过难关，还算是朋友吗？他也应该对张居正产生疑问才对啊！

事实却正相反！无论是高拱还是徐阶，对张居正都没有恶感，相反，都把自己以后的命运，或多或少寄托在他的身上！

高拱似乎认定，他和张居正这个"金石之交"已经有了约定，将来找机会，张居正会替他活动，让他复职再起的！

徐阶就更进一步了。可以说，久经宦海沉浮的徐阶，对官场的波谲云诡是了然于心的，但他甚至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了张居正身上。很可能，在临别前，徐阶拉住张居正——这个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的手，言辞恳切，老泪纵横！将国事、家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

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张居正自己就说，我张某人"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自谦，即我的意思），天下莫不闻"。

看看，两个政治强人的争斗，两败俱伤，可是都不怪张居正不帮忙，反而对他更加信任，把各自的命运都托付给他啦！

那么，在徐阶和高拱的争斗中，张居正到底是不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只是从中调解，并未参与其间，这结论就很值得怀疑了。很可能，在徐阶面前，张居正为帮他整垮高拱出些主意；在高拱面前，张居正又为他和徐阶相争献点计策。

第15节：官场之中情比纸薄(6)

至少，张居正应该是故意给两位政坛强人造成了这样的错觉：徐阶认为张居正是站在自己一边整高拱的；高拱认为张居正是站在自己一边对付徐阶的！所以，两个人不仅对张居正没有意见，还挺感激他的！对他越发信任了呢！

想想看，一般人遇到这样复杂的情况，处理起来，谁能达到张居正这样的境界？！

可见，所谓的恩情、友情，哪怕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在张居正的眼里，都算不得什么。他内心，是根本不会受到这些什么情啊、恩啊的约束的。

最高明的还在于，张居正如此一番施展，效果圆满达到不说，还没有被任何人看破，他的形象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还更加光辉起来了。灰溜溜下台的人，还不约而同，争相对张居正表示感激呢！张居正这个人，权谋是不是分外高超？！

但是，我得补充说一句，仅仅因为张居正施展权谋、推波助澜促使自己的恩师徐阶下台，就说张居正多么阴险，似乎不太厚道，未免多少有些苛求于前人了。如果张居正认为有徐阶在，不利于他施展抱负，推行新政，那他玩点权术把恩师打发走，或许也是可以谅解的。

顺便再说一句，徐阶下台后，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就颠倒过来了。就是说，张居正俨然成了徐阶的保护人，而围绕张居正和徐阶的关系，还发生了不少事，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最高层的人际关系乃至政局。此是后话。

第16节：得来还需费功夫(1)

得来还需费功夫

可能连张居正也未必预料得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张居正坐直升机进入国家中枢机构不久，挡在他面前的强势人物，竟然就纷纷下野了。

而现在，内阁里，三个人中，李春芳、陈以勤，两个人都是能力平平、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坐在首相位置上的李春芳，甚至还可以说是一个——用一个现代的名词——"左派幼稚病"患者。

我的意思是说，李春芳这个人，用现在的话说，很左，左到幼稚可笑的地步。他曾经说过，国家的事千头万绪，治国的方略或许有别，但是，在他看来，要抓关键，牵牛鼻子。那么，关键是什么呢？李春芳认为，关键是学好理论，用理论武装头脑。只要大家都集中精力学好、领会好名教圣训，"旋乾转坤，易如反掌"！

张居正自然是不会把这样的"病人"放在眼里的。年方四十三岁、脱离司局级干部的级别才不到两年、入阁拜相也才刚刚一年的张居正，有了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感觉。

事实也是这样的。据张居正的同年王世贞的记载，张居正虽然位列最后，但是部长们都怕他，即所谓"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另据当代的明史研究专家韦先生的说法，在三人内阁里，"张居正实际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张居正似乎不太满足。他需要的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说白了，他要当内阁的"一把手"！他要当国执政，大权独揽！甚至，按照张居正的理想，他要独裁！

怎么办？是不是把李春芳和陈以勤赶走？张居正似乎能够做到。但是，他不会这样做。

稍微琢磨一下就会想到：赶走两个人，内阁首相的位置会不会给他张居正坐，还不能肯定。最高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们对他统筹全局的

能力的了解也不够。毕竟，他资历尚浅，而且一向韬光养晦，城府很深，别人对他当国执政、治国安邦的水平和能力不够了解也是很正常的。

更重要的还在于，如果真是张居正亲自出手直接和内阁的同僚发生权力争斗，那手腕儿未免太一般了，太落俗套了！那也就不是他张居正了。

但是，又不能等。于是，张居正出手了。

在徐阶下台后仅仅一个月，张居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统筹全局的高度，"发表"了"施政纲领"。

顺便说说，正是由于张居正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恰恰说明他是迫切希望徐阶下台的。如果徐阶还在台上，他是不会发表"施政纲领"的。而徐阶一下台，他就当仁不让、迫不及待地统筹全局了。

当然，不用"急不可耐、迫不及待"这些词也是可以的，用只争朝夕，也未尝不可，总之，张居正确实是等不及了。

隆庆新朝除了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停止了嘉靖皇帝因修道而搞的一些怪诞做法外，根本没有新气象！可是，排在张居正前面的两位大佬，一味折节礼士，你好我好大家好，连振作起来的想法也没有！张居正是看不下去了！所以，他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之策，闪亮登场了！

当然，说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那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当时没有这个名词。他的原名是《陈六事疏》，是上报给隆庆皇帝的。就其性质和作用言，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施政纲领。

张居正在"施政纲领"里说些什么？他所说的六事就是：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总而言之，张居正的意思是，要统一思想，令行禁止！要整顿吏治、整顿财政，加强国防！

这六件事，确实是张居正的施政纲领，以后他当国，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做的。按照写过《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的话说，这个施政纲领，不啻是独裁者的宣言书！

那么，张居正要谁来独裁呢？当然是他自己了。可是，张居正总不能公开讲要由他自己来独裁吧？所以，他只能呼吁皇帝独裁。

但是，谁都知道，当今皇帝是个对治国理政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人，从来就放手让内阁来干，他是断断不可能去独裁的！实际上，他既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一点，张居正心知肚明。

第17节：得来还需费功夫(2)

那就应该是内阁独裁了？

可是，内阁里的"一、二把手"，是那块料吗？连他们自己也不敢说是那块料！两位大佬，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独裁！说这两位老兄避之唯恐不及还要更恰当些！对此，张居正再清楚不过了！

数来数去，也就非他张居正莫属了！不错，这正是张居正的本意。

张居正是用这个办法，展示自己，告诉最高领导人和各级干部们，应该让我张居正来统筹全局，领导国家，实行新政！说得再直白些，张居正是说，请让我当国执政！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我的发明。

和张居正几乎同时代的一个官员（曾经担任国子监的"一把手"）邓先生在他所写的《国朝典故》一书里就明明白白地这样说，他读了张居正的施政纲领，读出了这样的信号："不言自用，而自用之机已露"！现在的专家也有人这样看。韦先生就说，邓先生的结论，"切合"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的"本意"。因为张居正"当时虽然已入阁为大学士，但绝未满足于此，他热切希望能够再上层楼，秉国之钧，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谋划，重整乾坤"。

那要这样说，张居正还是比较光明磊落的。尽管张居正这样做，近乎伸手要官，但是人家是公开的，拿出自己的东西了，领导和"群众"，你们看着办吧！

事情当然不这么简单。这个施政纲领里面，实际上也"间有用术"。

说白了，张居正也认识到，领导给不给他想要的官，不能简单就是要，得揣摩一下领导想要什么，先满足领导的要求，领导才会满足自己的要求！

所以，张居正在"饬武备"这一部分，作为饬武备的一项具体措施，建议请国家元首举行"大阅"。

所谓"大阅"，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阅兵或者叫阅兵大典。

果然，据专家韦先生的考证，在张居正的整个施政纲领里，最高领导人"最高兴接受并立即饬令实行的"，就是大阅这一点。

要知道，有明一代，圣驾大阅的，唯有根据张居正的提议搞的这一次。就连最喜欢戎服远征、自封为大将军的正德皇帝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据说，仅此次阅兵大典，花费就达二百万！无论是当时的广大干部还是后世的史学家，一致认为此事纯粹属于劳民伤财之举。而张居正的建议，绝对是馊主意！

张居正难道不知道，搞这样的事是劳民伤财吗？他真的觉得是"饬武备"所必需吗？应该不是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出来搞呢？--当然是要博取领导的欢心啦！

有人就因为这件事嘲讽说："此公善于逢君如此！"说白了，就是批评张居正讨好领导有些过分了。

说这话的，是一个叫沈德符的人。这个人和张居正是同时代的人，在张居正主政之初进士及第。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沈先生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在国子监读书。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得以同当时的许多台上台下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有较多的交往，熟悉中央的事务及许多内幕。之所以顺便介绍这么多沈先生的情况，是因为以后还会经常用到他给我们提供的证据或者作出的分析。

第18节：得来还需费功夫(3)

专家韦先生也说，张居正所提的大阅兵之议，"无疑是一个败笔"。

但是为了自己想得到的，昧心出个馊主意，博取领导欢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毕竟，一个人能不能升官，不是老百姓的选票，而是领导的想法来决定的啊！

不过，张居正的做法，似乎有点得不偿失。为什么这么说呢?

结果在这摆着呢！张居正并没有达到目的。国家元首似乎没有提拔他当首相的意思。

这已经使张居正很失望了。不仅如此，张居正还意识到，他发表施政纲领之日，就是引起不少高级干部嫉妒乃至嫉恨之时。所以张居正感慨道："忌我者亦自此始矣！"用句俗语，就是没有抓到狐狸，还惹了一身骚！这件事，对张居正可能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打击！

说不大，是因为结果仅仅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已；说不小，是因为张居正的仕途官运实在太顺遂了，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挫折"。以往，他想要的，都能够得到；他要出手，必定成功。而这次，预期目的却没有达到。

很可能，张居正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官场上，伸手要是要不来的！要权力，就要准备投入激烈的战斗！

官场上，权力也好，职位也罢，得来还需费功夫啊！

第19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1)

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

和张居正的预想不太一致，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张居正很快就意识到：徐阶走了，自己的麻烦来了。

原以为，没有了徐阶和高拱，他张居正的机会就来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发表了施政纲领，并施展了权谋，讨好最高领导人，想着能够尽快更上一层楼，秉国之钧，施展宏伟抱负！

可是，左等右等，在张居正发表施政纲领一周年之际，等来的却是老干部赵贞吉入阁的消息！

徐阶下台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尽管张居正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位置，但是，也应该说，在中央，差不多是他张居正说了算的。

然而，随着赵贞吉被提拔到内阁，张居正想退而求其次也成了奢望。

可能是对内阁的执政能力，最高领导人还不太放心；或者说，最高领导人觉得政府中枢的几位大佬的分量尚嫌不足，在徐阶下台一年后，一位有威望、有能力的老干部赵贞吉，被补充进来了。

这是位资历非同寻常、相当强势的人物。

赵贞吉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老干部了。他科举中进士的时候，张居正还不到十岁呢！屈指算来，这位赵兄，在官场已经沉浮三十余年了！

据正史的记载，老干部赵贞吉，为人"具才略胆识，有伉直声"。或许正因为如此吧，这位老兄在官场上的经历，三起三落，颇是坎坷。

早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张居正庶吉士刚刚散馆不久，已经担任国子监"二把手"的赵贞吉，因为得罪了当国的严嵩，被喜怒无常的嘉靖皇帝下令逮捕，后来贬到大西南的一个叫荔波的地方，在县政府给县领导帮忙打杂。可是，这位老兄似乎没有因此而消沉，依然干劲

十足。经过十余年，又慢慢提拔上来，升到了最重要的部——户部副部长的位置。不过，磨难似乎并没有使他磨掉棱角，以至于在副部长位置上干不多久，又公开顶撞严嵩，受到撤职处分，被打发回老家去了！

"十年两逐"的赵贞吉，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除了年龄！"青衫去国，白头回朝。"垂垂老矣的赵贞吉，感激隆庆皇帝给了他发挥才干的机会，准备大干一场了！

问题是，赵贞吉这位老兄，性格很是"豪直自用"，还常常意气用事，而且不能容人。

这样一来，赵贞吉和张居正难免会发生冲突了。想想看，连自己的恩师，张居正都想赶走，何况一个性格伉直不能容人、与自己素无渊源的老干部呢?

还有一点应该说明，赵贞吉不但是内阁大僚，还兼任都察院的"一把手"！

这个兼职了不得的！

因为以后会经常出现这方面的人物，不妨对此适当展开说说。

都察院是个什么机构?

现在，一般理解为相当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这个说法很流行。这么理解似乎也没有错，但是很不全面，甚至可能会造成误解。而依我看，都察院，就其职能、权责、运作方式上看，近似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国会！除了非选举产生这一点以外！

都察院的主体由御史组成。御史，就是我们所说的言官。

言官，有言责而不负实际行政责任，有些现代国家国会议员的味道。比如言官对国政实施全面的监督，对执政者的政策措施、高级干部的言谈举止，都要加以监督；可以对政府首脑和大大小小的干部公开弹劾（对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部长们的弹劾经常发生），而且是风闻而奏，就是说，弹劾的对或错都不承担责任（即相当于现代国家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他们也应该对最高领导人（皇帝或者代替皇帝行使

权力的人）的言行提出规劝、抗议（经常发生），正常情况下，对任命高级干部也非常有发言权，直接参与投票。他们还有现代国家媒体的某些功能，当时所谓舆论，主要就是他们这些言官的主流看法。可以说，言官的权力和影响力是很大的。值得肯定的是，当时还规定了权力和责任的对等。就是说，国家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他们没有发现或者不提出纠弹，要被问责（经常发生）。

这是按照儒家的思想设计的一套制约体制，目的是防止任何人包括最高领导人的独裁专断。

从地位、职能上看，我认为言官更接现代国家的"议员"。实际上我国最早翻译议员这个词，用的是"议郎"，而言官，在历史上，就曾经叫作议郎。

事实上，孙中山在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后，对监察官即言官很重视，认为值得借鉴，他把西方的三权分立改造为五权分立，其中的监察权就是从国会中的立法权分离出来的；监察院也具有国会的性质，而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都可以称为国会议员。

所以，把言官或者说监察官，称为"议员"更贴近些，至少比把他们比作现在的纪律检查、监察干部，要贴近得多！

第20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2)

正因如此，我说，都察院更具有现代民主国家国会的性质，而言官，就具有议员的性质。

顺便再说一句，言官虽然多是七品，但是口含天宪，在首都监督中央高级干部，到地方就是代表中央。一个七品言官，摇身一变就可能成为省里的"一把手"。所以，每当进士"大选"，第一选择，就是当言官，而不愿意去地方当相当于市委书记兼市长兼法院院长的知府！

赵贞吉兼任都察院的"一把手"，相当于"议长"了。也就是说，话语权基本上就掌握在这位老干部手里了。

既然赵贞吉要"舍身任事"，那么，一年来，内阁里基本上是张居正说了算的局面就难以维系了。

果然，决定军国大事，张居正的发言权无形中就被剥夺了。有一次，内阁研究军事将领的调动，张居正认为非常不合适，绝对不应该那么做。可是，他说了不算，只能写信给朋友做些解释、发发牢骚而已，并顺便说清楚，如此愚蠢的决定，是不会出自他张居正的。

权力大大缩水还不算，赵贞吉这个老干部，根本就看不起张居正！

内阁研究工作，张居正一发言，如果不符合赵贞吉的胃口，他动不动就会说："切！这哪里是你这个年轻人所能晓得的！？"

平时同僚间适当进行交流，谈论学问上、意识形态上的事，赵老兄更是不客气，很轻蔑地说："切，浅学！夸夸其谈谁都会，可是，你懂什么呢？！我看你也就是懂点韩非子那点邪说罢了！"

对一个自视甚高、自认为满腹经纶的堂堂高级领导干部来说，老干部赵贞吉的话和他说话的态度，简直就是轻蔑乃至侮辱了。这是张居正从来就没有遇到过的。

从张居正进入官场以来，最有名的大佬，也就是严嵩、徐阶和高拱了。这三个人，都对张居正非常器重，无不高看一眼。

可是这位赵兄，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一头瘪蒜，居然如此对待他，张居正实在难以忍受啊！这一时期的张居正，很苦闷呐！

一向深有城府、自称不能轻易和别人说心里话的张居正，也忍不住给一些人写信，发起了牢骚。诸如"人心叵测，时事艰难"啦，"茹苦而不以告人"啦等等，用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前所未有的挫折感，使得张居正颇是沮丧。

怎么办？束手无策，任凭别人骑在脖子上撒尿吗？这不是张居正的性格。

实际上，张居正连一个月也没有忍受，就采取行动了。

是不是拍案而起，和赵贞吉针尖对麦芒干了一场？不是的。

估算一下实力，张居正恐怕未必能够有必胜的把握吧？要知道，按照常规的斗法，高级领导干部间交锋，充当主力军和先锋队的，都是"议员"，而他的对手，那头突然冒出来的瘪蒜，兼任着"议长"啊！

第21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3)

况且，真的这样干起来，在张居正看来，也未免太大众化、太小儿科了吧？这，同样不符合张居正的性格！

那是不是引退呢？惹不起，咱躲还不行吗？这是当时官场中人遇到难题时常常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可以肯定，张居正有过这样的念头。他在给别人的信里明确表达过，说现在实在受不了啦，"惟当引去"！但是，估计，这也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轻而易举不战而降，那能是他张居正的风格吗？

那会是什么策略？连环计是也！

当然，张居正也可能犹豫过，反复斟酌过。算来算去，还是这个计策最好！

那就是，积极斡旋，把下野两年的高拱请回来！或许有人会问：这是什么连环计啊？我告诉诸位，请回高拱，一举三得！

首先，证明张居正是个言而有信的君子，有利于巩固他和高拱之间的友谊。张居正曾经对高拱表白过，时机成熟时，要替他转圜，请他回来。现在，自己采取实际行动了，够朋友吧？尽管，张居正未必真的相信友谊，但是顺水推舟又一举多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高拱一回来，必然会和赵贞吉发生冲突，不冲突也得冲突--有他张居正在暗地里做手脚，不怕他们不冲突，张居正有这个把握。一旦冲突起来，胜算的，绝对不会是那头瘪蒜！

最后，高拱一回来，李春芳的首相位置就算到头了。先让高拱出面，干掉这位老好人再说！

这些，不是我主观分析出来的，是有充分根据的。与张居正同时代的有心人，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沈德符，还有一个叫于慎行的等等，这些几乎与张居正同时代且谙熟内幕的人，几乎异口同声都这么说了。《明史o张居正传》也是这么记载的。

明史专家韦先生根据历代前辈提供的史料证据，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居正此一连环计算，是将高拱抬出来，并推到第一线，用以压制赵贞吉，俟机接代李春芳首相的权位，为高张携手执政铺平道路。"

那么，既然一举多得，为什么还说张居正会犹豫呢？

因为，张居正实际上未必想让高拱回来。他内心真实想法是自己急于当国执政，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强势人物请出来压在他的头上呢？连恩师徐阶，张居正也没有因为重于丘山的恩情，就手下留情，何况是友情呢？在张居正的心目中，所谓友情，是不是真实存在，即使存在，会不会长久？都是疑问！这是我的推论。反证就是：如果张居正真想让高拱回来，徐阶下台一年多了，为什么此前他不积极斡旋请高拱回来，而只是迫不及待地谋划自己"更上一层楼"呢？

既然内心不情愿，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还想出这样一个连环计呢？以我的判断，还不仅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这么简单。张居正一定反复算计过了，即使他不主动斡旋，高拱也必然会回来的！

第22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4)

最最关键的因素是，当今的最高领导人，对高拱的感情太深了，他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同意高拱下野的。高拱回家的时候，隆庆皇帝给他很高的礼遇，还专门派人护送，恋恋不舍极矣！自从高拱走了以后，这位天天想着美人儿的最高领导人，就像思念某个不能相见的美人儿一样，思念高拱不止！

据知情人于慎行的记载，当时隆庆皇帝同意高拱下野，实在是迫不得已，高拱一连递交了十二次辞呈，才"不得已策罢之"！另据和张居正几乎同时代、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之一的郭正域的说法，高拱被徐阶逼下台卷铺盖回新郑老家以后，"上思公不置"！

张居正位在中枢，又曾经担任过隆庆皇帝的老师，对这个弟子兼上峰，他必是了如指掌的。这些情况，张居正不可能不清楚。

既然如此，那这位最高领导人在和美人儿厮混的间歇，突然想起要召高拱回来，就是很正常的了。这样的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这样的事，确实是不断发生。就说张居正曾经经历的嘉靖朝，被夏言取代的张首相，四次进出内阁；夏言也是在内阁四起四落。严嵩也曾经坐上内阁第一把交椅不久，又让了出来，后来才又重新坐上去的。部长们中间，这样的情况更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高拱复出，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很可能，张居正也还估算过，退一万步讲，即使自己不想请高拱回来，也还是轮不到他张居正坐内阁的第一把交椅！因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似乎没有这样的打算。

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张居正似乎只是一个副手、配角的料，他对他并不看好。所以，尽管张居正违心讨好他，还是不能改变这位皇帝大人对张居正的角色定位。

对此，以张居正的明察聪慧，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这样估算下来，请高拱回来，绝对是上上策了！

于是，张居正又出手了。他找到自己在裕王府的时候就结交到的"朋友"、当今皇帝身边的太监李芳，请他在皇帝面前为高拱说话。估计，张居正会把怎么和皇帝说，都想好了，让李芳鹦鹉学舌就行了。

或许有人会问，张居正是近臣，他直接找皇帝说不就行了，何必还这么麻烦呢?

是啊。张居正直接找皇帝说，也能找，而且一定也能够办成。可是，张居正不会这么做。那不是他的风格。

想想看，如果张居正直接出面，朝野很快就都会知道。那么，徐阶和徐阶的门生故旧怎么想? 内阁里现有的另外几个人怎么想? 张居正才不会干这种傻事！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别忘记了，这是张居正的准则！

而要想风险小，最好是不直接出头露面，隐身幕后，进退两便。况且，即使他张居正不直接出面，那也不等于说高拱本人就不知道是他在斡旋，他的功劳是不会被抹杀的。

第23节：精算得失使出连环计(5)

那么，张居正都会教李芳些什么呢?

以我的推断，可能最关键的是说，万岁爷，您不是天天在思念高老先生吗？这事，我得跟您说道说道了。最近，我听说，当时赶高老先生下台，大部分人也是碍于徐阶徐老先生的面子，随大流而已，后来很多人觉得徐阶徐老先生那样对高老先生，实在过分了。现在徐老先生已经下野一年多了，让高老先生回来，不会有什么阻力了，就赶快让高老先生回来吧，只要高老先生一回来，把天下交给他去治理，万岁爷不就高枕无忧了吗？！

请高拱回来？这绝对是隆庆皇帝正求之不得的事，相当于正打瞌睡有人递过来个枕头，能不痛快答应吗？他不仅答应召高拱回来复职，还给了高拱一个意外的惊喜！

是啊，国家的事交给高拱，那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天天抱美人儿，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怎么交呢？现在李春芳是首相，总不能无缘无故免了他吧？事都是人来办的，管人的事交给高拱，那就等于把一切都交给高拱了。于是，这位一向以庸碌无为、胆小怕事著称的隆庆皇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召高拱任内阁次辅兼吏部尚书！

隆庆三年底，在赵贞吉进入内阁三个月之后，高拱就回到了离别两年多的首都，愉快上任了！

在那个时代，沟通协调、办文传递，还要走各种程序，慢着呢！可是，算一算就知道了：从赵贞吉入阁到高拱复职到位，才三个来月啊！可见，张居正的动作是很快的。

显然，赵贞吉一加入内阁，张居正感到不对劲儿，就立即开始出手了。所以，我判断，张居正对赵贞吉的容忍，不超过一个月！

由此可见，张居正这个人，对别人的容忍度不高。一旦他感到心里不舒服，前程受阻挠，那就会立即采取行动！而张居正的行动，又

都是在幕后进行的，凡是有权谋用术之嫌的事情，他从不直接出头露面去做！

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

那么，随着高拱的复出，就到了检验一下张居正的一石三鸟之计是不是能够圆满成功的时候了。

当然，高拱复出，张居正就赢了一回，在高拱看来，张居正确实是言而有信的君子，够朋友！这只鸟，已经收入囊中。

现在，要看看另外两只鸟，是不是能够击中了！

第24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1)

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

随着高拱复出，情况复杂化了。

最重要的，是内阁的人事安排发生了变化。此前的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张居正四人内阁，一下子变成了李春芳、高拱、陈以勤、赵贞吉、张居正、殷世儋六人内阁。

这几个人，除了赵贞吉这个老干部，其他五个人，和张居正的关系，都有些特殊。或者说，除了赵贞吉以外，其他几个人都有交叉连环关系：高拱是张居正的生死之交；高拱和陈以勤是同年；李春芳、殷世儋是张居正的同年；陈以勤是张居正的老师；高拱、陈以勤、张居正、殷世儋都是当今皇帝的老师，当年裕王府里先后的同事；陈以勤、赵贞吉是老乡。再追溯一下，高拱、陈以勤、李春芳、张居正、殷世儋，在翰林院先后任编修，一起做过同事。

可是，这个内阁，却是充满火药味的内阁。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六人内阁就上演了一幕幕被有些史学家称为"混斗"的活剧。

一幕幕演下来，赵贞吉、李春芳、陈以勤、殷世儋先后鞠躬下台！

截止到现在，六人内阁集体出演、高超迭起、导致四人谢幕下台的一幕幕活剧，其"编剧"兼幕后总导演，不是别人，就是张居正。被张编剧兼导演看中的主要演员，则是高拱。

这些角色定位，不是我个人主观给他们分封的，是正史、野史中都明明白白记载的。当然，职衔儿是我根据他们的角色定位临时冠上的。

《明史o张居正传》是这样写的："同列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殷世儋之见（被）逐，虽发自高拱，而机皆出自居正。"

当然，《明史》的记载未必都可信。但是，关于这一点，不是孤证，同时代的不少知情人，基本上都持这个说法。就连对张居正特别推崇的明史专家韦先生也惋惜地说："《明穆宗实录》记载的事实，《明史》《明书》《明史稿》《明通鉴》《国榷》等的评说，均持之有据，实不能为贤者讳。"

如果联系到张居正周旋请高拱回来的动机，给他定位为编剧兼导演，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

当然，有了好的剧本、优秀的导演，只能说成功了一半，演员也很重要。应该说，作为主要演员的高拱，没有辜负张导演的希望，演出可谓圆满成功！

效果在那里摆着呢！李春芳、赵贞吉、陈以勤、殷世儋，都谢幕下台了！

就是说，另外两只鸟，也被张居正扔出的那颗石子儿给击中了：赵贞吉灰溜溜卷铺盖回家；李春芳的首相位置被取代；还搂草打兔子，顺带把殷世儋也赶下了台。

通过大量证据和演出过程分析，张居正张导演在指导这些高潮迭起的活剧时，总的原则是：隐身幕后，决不出场；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权谋。

而且这场战役打了个短平快，一切都在张居正张导演的掌握中。

导演的把握很精准，演员的表演很卖力。以至于在内阁向"议员"通报政务推进情况的通报会上，堂堂的内阁"一把手"、年近六旬的高拱，差一点就吃了殷世儋的老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赶紧逃窜！这应该属于演员临场发挥，真是精彩绝伦，史所罕见了！

要说，高拱也算是老牌政治家了，年龄比张居正大一轮，登科比张居正早六年，是他的老师辈；高拱的同年陈以勤就是张居正举进士时的阅卷者，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就是老师；高拱这位师叔的学问、才干更是无与伦比。可是，出于政见、友情的考虑也好，或者说这个人太没有城府也罢，反正他就是被张居正当枪使了。

第25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2)

"虽发自高拱，而机皆出自居正"，正史的这个说法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知情人支大纶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证据。

支先生是张居正去世后几个月考中进士的。他这个人非常用心，搜集了许多中央高层的内幕材料，相信也采访了不少当事人。

据支先生的记载和高拱本人的回忆，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高拱一到北京，张居正就急急忙忙以老朋友的身份，兴高采烈地去看望他，高兴地说："哎呀，中玄兄啊，你可回来了，我兄回来，小弟总算有了倚仗，哥哥你要再晚回来一两个月，咱们兄弟恐怕就见不到了啊！"

顺便说说，高拱字肃卿、号中玄。那个时候的人，晚辈或者平辈的人，就要称人家的号，而不称字。

不用说，张居正见到他的中玄兄，一定会把赵贞吉如何如何不像话、如何如何目中无人添油加醋数落一番的。

高拱对张居正的话，当时似乎是半信半疑，所以也没有更多表态，只是劝慰了这位好兄弟一番。

赵贞吉呢，见到高拱，倒有惺惺相惜的感觉，因为两个人都是干实事、有才华的干部，彼此很看重对方，"意气款密"。自然，他也会向高拱说到张居正。

赵贞吉评价张居正的话近乎恶毒。他说："世所谓妖精者，张子其人也。"在赵贞吉的眼里，张居正居然成了妖精，看来这位老干部对张居正观感太恶劣，成见是很深的。

自然，老干部赵贞吉也免不了向高拱倾诉张居正如何如何构陷自己的内情。

赵贞吉说了些什么？似乎是这样一些定性的话，说张居正这个人太阴险狡诈，所谓"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覆无实。人有不合者必两利

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

当然，这些是高拱事后的概括，赵贞吉的原话，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无从得知。

分析一下，这些话可以分四层意思来理解：第一层，全以诈术驭人，言语反覆无实，属于总的评价。与人交往，用的是诈术，说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别人晕晕乎乎就信任他了。第二层是概括他的诈术的基本内涵的，即人有不合者必两利而俱存之，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他对甲不满就挑动乙出面去整甲，对乙不满就挑动甲去整乙，别人两败俱伤，他两利俱存，好处都归他一个人！第三层是进一步深化对张居正权术的认识，欲其斗则嗾之使斗，欲其息则愚之使息。绝不绝？张居正要想让别人争斗起来，就能够挑动他们相斗，他要想让他们平息下来，就能够愚弄他们让他们停息！

请注意，这里说的"甲乙"也好，"别人"也罢，不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也不是工地上的农民工，或者引车卖浆者流、大学生、老板，都不是，部长们恐怕也没有资格入围吧？说的都是些久历官场、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啊！

第26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3)

不愧是知心朋友，高拱的概括非常精准。

事实证明，张居正确实有这个本事。不然，短短六年，八位政坛高手，包括他自己的恩师，为什么毫无例外、一个都不能少，都败在他的手下？！

不过，高拱当时还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的，他对赵贞吉的话也不可能相信。他很纳闷，"难道我们分别不到三年，我的好兄弟就变成这样的人了吗？"所以高拱不会顺着赵贞吉说话的，他也对赵贞吉进行了一番劝慰。大家都在一起工作，现在领导上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应该同心同德，把工作做好--估计是诸如此类的话吧。

或许正是因为高拱和赵贞吉两个人都是一心谋国、非常有责任感的干部，而且性情都很直率，所以在具体政务推进中，也难免发生分歧，甚至激烈争论。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支先生就认为这本来就是"豪杰之常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张居正投出的石子儿，不就打不中鸟了吗？

根据支先生的记载，张居正面对高拱和赵贞吉以豪杰相引，"意气款密"的情况，就有点坐不住了，于是施展其挑拨离间、火上浇油、"怒甲则使乙制甲，怒乙则使甲制乙"的诈术，"钩致其隐，文斗其中，以徼渔人之利"。

张居正到底是如何钩致其隐，文斗其中的，具体事例，我没有去查。但是以我也在所谓官场近二十年的经历特别是曾经遭受的挫折来看，觉得这似乎也未必是难事，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

比如，那时候经常有"议员"弹劾内阁里的各位领导，张居正私下里可能会对高拱说，中玄兄啊，小弟我让人偷偷了解了，那个满嘴喷粪的家伙之所以无端攻击你，是赵贞吉那头瘪蒜在背后指使啊！也可能会说：前天赵贞吉那头瘪蒜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在翠花楼吃饭，一

个个都在数落中玄兄的不是，说现在的吏部何等黑暗，又说用张三不对啦，不用李四绝对是胡闹啦！

总之，要想挑拨离间火上浇油，机会很多，借口不少。

果然，张居正"欲其斗则嗾之使斗"的本事有了注脚，高拱和赵贞吉这两位才干卓著的前辈，在张居正的挑动下，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后在隆庆皇帝对高拱的无条件支持下，赵贞吉不得不灰溜溜地卷铺盖回家！

李春芳一看情况不妙，也有些紧张了。他私下里找到了张居正，对他说："高拱对徐老师都敢那样，何况我李某人？找个机会，请求皇上准我辞职算了！"

可能是，李春芳考虑了以下的因素：张居正和自己是同年，又是徐阶的受业弟子，而自己也对徐阶执弟子礼；高拱是徐阶的政敌，高拱复出，朝野谣言四起，都说高拱必然报复徐阶，而张居正负有保护徐阶的使命。同时呢，张居正又和高拱是好朋友。所以，李春芳才找张居正摸底的。

第27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4)

没有想到，一向寡言少语、不露真言的张居正居然抢白李春芳这位学兄兼上司说："如此，或许还能保全你的名声！"

这，或许是这位幕后导演唯一一次直接上场--如果可以称为上场的话?

听了张居正的话，李春芳愕然！心立即就凉透了！随即，就接连三次提出辞职，算是乖乖腾出了首相的位子！回老家潜心研读他所崇拜的王阳明的著作去了。

陈以勤本来就是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对内阁的交椅也持可有可无的态度，早在高拱和赵贞吉争斗最酣的时候，他觉得一个是自己的同年（高拱），一个是自己的同乡（赵贞吉），说话也不好，不说话也不好，算了吧，眼不见为净，第一个就卷铺盖回老家了！

最晚加入内阁的殷世儋，是张居正的同年。他本来就是"开后门"——贿赂太监——进入内阁的，名声不太好，威望不太高，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来，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些恋恋不舍。于是，他就想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在内阁和"议员"联席会上故意找茬，竟然出手去揍高拱！

是不是张居正从背后挑动的，我不敢断言，知情人是这么说的，我们也就姑妄听之吧。

事后殷世儋是不是很后悔，是不是怪自己太冲动，我们不去管他了，反正他那么做，肯定不好再待下去了，也不得不卷铺盖走人了！

如此这般，一年多时间，六人内阁，就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更关键的还在于，朝野的观感是：高拱一回来，大前天赶走陈以勤，前天赶走赵贞吉，昨天赶走李春芳，今天又赶走殷世儋，未免太霸道，太不容人了吧?！而张居正呢?一定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

吧？实在值得同情啊！不知道张居正该怎么和这样的人搭班子，说不定哪天也得被高拱赶走啊！

上述这些记载，有的出自正史，有的是当事人或者知情人的回忆，是不是都绝对可靠，我还不能完全说得准。我的老师、明史专家韦庆远先生，对张居正评价是很高的，说他是巨人、伟人、大改革家，但是对知情人支先生的记载，他似乎也拿不那么准。他的看法是：把高拱和赵贞吉及其他人的争斗，责任都推到张居正身上，不够公平；但是，张居正可能真的那样做了，历历有据，也不应该因为张居正是伟人，就替他把一切开脱。

另外一个相当于知情人的沈德符是倾向于认为张居正确实是那么干的。他感慨系之，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张居正）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简单说，沈先生是在感叹，所有的内阁同事，一个个都被张居正用计谋赶走了，可见张居正这位老兄的权术，实在太高超了！就玩弄权术来说，真是没有谁可以望其项背啊！

第28节：技高一筹拿朋友兼上司当枪使(5)

不过，尽管如此，我得额外说几句话。因为我在这里对这些高层人士的政见、政绩评述不多，由此判断起来或许就不那么全面，似乎这些人整天没事干，就是争斗！

争斗确实存在，而且的确也很激烈。但是，高层的争斗很复杂，评价标准也不能太单一。对高层人士的评价，参考各人的政见和政绩恐怕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不妨狗尾续貂，谈点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张居正这些做法，倘若从人品、道义上说，自然是无法谅解的。但是，若从国家大局上观察，李春芳、陈以勤的能力、水平和责任感，确实和他们所占据的位置是不相称的，把他们赶下台，免得碍手碍脚，大体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就连赵贞吉这位老干部，虽然能力、敬业精神可嘉，但他的政见和高拱、张居正比起来，也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加上他又是一个不安定因素，对于高、张联手推行新政，是不利的，打发这位垂垂老矣的前辈回家抱孙子，也算说得过去吧？！

不管怎么说吧，事实是，转眼间，六人内阁，就变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双人舞"！

不幸的是，"双人舞"从起跳的时候开始，就差不多是强扭的瓜了。

两个"舞伴"，没有一个想跳这个"双人舞"！

当然，他们的想法，又各不相同。

第29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1)

第2章出奇制胜：精谙牌理却不按牌理出牌

当国家最高中枢机构的同僚纷纷被淘汰出局以后，高拱和张居正，两个彼此志同道合的生死之交，倘若亲密合作，大展宏图，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也是值得重新考虑的。然而，权力的诱惑，往往会使一些道德操守比较差的人出卖自己的良知，施展阴谋诡计。张居正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另辟蹊径，周密策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政变，一举成功！内阁九相中的八位同僚，一个都不能少，全部被张居正淘汰出局！他成为唯一的赢家，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张居正为什么能够将其变为现实？同时代的知情人感慨系之："此公才术，故非前后诸公所及！"

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

到了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帝国的最高中枢机构里，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了。

是的，他们是肝胆相照的"刎颈交"。

但是，张居正不想跳"双人舞"，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个人独裁。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张居正心里也很清楚，要实现个人独裁，就要整垮高拱，而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现实，张居正在思谋对策。

借着这个机会，有必要隆重推出高拱这个人了。

以我的看法，有明一代，乃至此前的所有朝代，超过高拱的政治家，是不多见的。

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发挥才干的更多机会，"志不尽舒，才不尽酬"，抱恨终天！

以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四百多年前的高拱，我甚至认为，倘若高拱能够继续执政，像后来的张居正那样全权掌握国家达十年之久，

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写，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就先看以下高拱的简历吧。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和张居正"家世寒贱"（张居正语）不同，高拱乃生于官宦世家。张居正的祖父是"保安"，而高拱的祖父在中央做过司长（当时叫郎中）；张居正的父亲科举不顺，考了二十多年以秀才终，而高拱的父亲则是进士及第，在山东、陕西担任过地方官，后来又到中央，担任过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直属机构"二把手"的职务。

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一点，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因为，"家世寒贱"的张居正不可能有什么严格的家教，虽然读书很刻苦，但是目的性太强——实在没有办法啊，就是为了考试，属于典型的"应试教育"性质。估计连"课外书"也很少读，知识面是比较狭窄的。

不过，虽然家庭条件不同，家教和基础不同，但是其他的方面，张居正和高拱，就很趋同了。比如，他们都非常聪明，高拱"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张居正十岁"通六经大义，文字通顺"。

大体上，高拱和张居正，在小小年纪，就迈上了科举考试的"正道"。张居正十六岁中举人，高拱则是十七岁中举人，不过后者是全省的第一名。此后。高拱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而张居正则考了两次就中了进士。

此后，高拱的道路，差不多就是张居正的前辙。选为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虽然高拱进翰林院比张居正早六年，但是他们还是交叉了五年。就是说，其中有三年的时间，张居正和高拱，都在翰林院任编修，是同事。

和张居正不同的是，高拱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严嵩、徐阶，都没有特殊关系，也不像张居正那样巴结讨好过严嵩，相反，他甚至还讥讽过这位权势人物。

据记载，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有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的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哈哈一笑。

当然，高拱也没有参与两位主要领导的暗战。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高拱的祖父、父亲可能与严嵩、徐阶在早年有什么渊源？也可能就是因为高拱很有才华，已经出了好几本书，大家比较公认？反正严嵩和徐阶对高拱都比较器重，相与推荐他当了裕王（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老师。

第30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2)

这是以后高拱能够在政坛有所作为的基础。

在裕王府九年后，高拱离开了，主持国子监。以后又担任礼部第一副部长、吏部第一副部长、礼部部长，在嘉靖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即嘉靖四十五年，由首相徐阶荐举，高拱进入内阁。

徐阶为什么举荐高拱进入内阁呢？这也是老资格的政治家的一个手腕儿。

因为最高领导人新老交替在即，作为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职位的人的老师，高拱进入内阁，势所必然。徐阶稍微提前一点行动，自然可以示恩于高拱。

但是，徐阶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高拱并未因徐阶有举荐之恩就甘心当他的马仔儿，于是，不久他和徐阶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仅仅一年时间，高拱被徐阶用计驱逐。

又过了近三年，在张居正的斡旋下，高拱复出。隆庆五年，李春芳下台，高拱接任首相。

实际上高拱在内阁的时间，还不到四年，担任首相也才仅仅一年。但是，他初步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如果有机会，说不定他会带领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不期然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用大历史的视角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高拱是主张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一位叫牟钟鉴的学者研究了高拱的大量著作后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研究张居正并对他评价甚高的专家韦先生由衷地说，他对牟先生的"此一论断，深有同感。"

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高拱，他的主张是什么呢？韦先生说，高拱"对宋明理学采取旗帜鲜明的批判立场"。要知道，宋明理学，是当时的官方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地位言，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所

说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他的理论勇气和思想解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了。

高拱有一句话，最能够反映他的与时俱进思想："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

高拱是主张改革的。韦先生概括说，高拱"主张变制，坚持通过变法以求治。"而他的改革思想，就其内涵或者说走向来说，清末以前的传统社会的所有改革家都达不到，这就是"公开性"和制度建设。

就以干部制度来说，在他短暂的任内，对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而其主导思想就是"公开"。高拱认为"至公"是真理，"公"才立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而要"公"，就要"开"，即不能暗箱操作。比如，过去，吏部任用干部，只是部长和司长私下研究敲定，十分隐秘。高拱说，这样做，"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每当需要任命干部，就命人当众打开所有名单，大家发表意见，就是部长本人"欲有所私而不能"。而且，凡是职位空缺的，都要在机关外面公告之，使大家都看到，以广泛推荐并监督补缺人选。

第31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3)

高拱还特别注重制度化，在他主政的吏部，短时间内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

高拱是主张开放的。在高拱主政的短暂时期里，就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开海运。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开海运，就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相抵触了。保守派、既得利益者和理想主义者，都对高拱的主张予以抵制。他们说开海运风险太大，如果海运能够搞，祖宗都是傻瓜吗，他们为什么不搞?

张居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针对高拱强力推行开海运的做法，他给朋友写信说，"仆犹虑（我还担心）海禁一驰，他日更有可忧者"。张居正忧什么呢? 那就是担忧闭关锁国的国策被打破！

这不是杞人忧天。

高拱实际上有这样的主张。不仅要开海运，还要开国门，实行海外贸易！他清楚地说过，东南沿海倭寇之患，实际上真正的日本人不多，绝大多数的所谓倭寇都是中国的海商，被海禁政策所逼迫，只能"连结远夷，向导以入"。如果允许商人自由开展对外贸易，那么一方面繁荣工商，另一方面也是肃清倭患的治本之策。

专家韦先生也认为，按照开海运的政策运行下去，必然带来对外贸易的繁荣，那整个局面都有可能焕然一新。

想想看，要是高拱的这个主张得以贯彻，会是什么局面?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正是15－16世纪（恰就包含了高拱、张居正时代）西方的航海活动，拉开了现代历史的大幕！正是海运的大开，最终促使西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而当时的中国，造船的技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和实践，都是西欧所难以比拟的。

不仅如此，中国沿海的民间航海、贸易的积极性很高，其机制也与同时代西欧有相似之处。唯一的差别就是当局的政策。高拱就是要打破这个政策。

不过，张居正执政后，立即又推翻了这个政策。

除此之外，包括结束与当时北方的异族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状态，实现"互市"即双方贸易往来，也是高拱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极力促成的。

这两点，都是在当时条件下，高拱开放思想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高拱对发展工商业，特别重视。可以说，高拱对朱元璋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他对发展工商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刚刚复出回到北京时，很可能是利用春节的空隙，作为帝国中央事实上的领导核心的高拱，曾亲自到市场调查研究。好像是他一个人微服私访，没有前呼后拥，也不可能有提前安排见谁，教相关群众对来的领导说什么，所以他是很深入细致的，也确实是了解了实情。他和商家交谈，具体了解国家政策、政府管理有那些问题，做生意有什么障碍等等。随后他又亲自撰写报告，从国家金融、货币政策到对市场的具体干预行为，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提出了应对措施。

第32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4)

帝制时代，像高拱这样作为执政者，对工商业进行过那么细心的调查研究、倾注过那么大热情、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出台改革措施的，可能绝无仅有。

可惜，历史没有给高拱更多的机会。

用大历史观来审视，我可以这样说，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官僚、政客，实用的保守主义者。

那么高拱这个人，在当时的官场，大家是怎么样看他的呢?

据记载，高拱这个人，相貌瑰奇，为人豪爽。这说的是高拱的外表和性格。但是，据说，高拱虽然相貌瑰奇，似乎不修边幅，胡子特别长也特别多，有"高胡子"的外号。

高拱是廉洁自律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高拱出身书香门第、干部家庭，本人又没有家庭负担（既无父母需要赡养又无儿子），却"家徒四壁"，生活很简朴。据知情人的记载，高拱家的生活水平，甚至还达不到当时的"中产阶级"的档次，处于"寒士"阶层。这在当时腐化的氛围里，是不多见的。

高拱非常勤政。所有的史家都公认，高拱这个人，尽心国事，英锐勃发。在内阁，高拱实际上是核心人物，日理万机，还兼任吏部的部长，责任巨大，掣肘众多，"晨理阁务，午视部事"，十分勤勉。

高拱是非常有才干的领导。无论是不是喜欢高拱，对他评价如何，但是没有人不承认，高拱能力卓越，胆识超群，务实能干。他在短暂担任礼部部长期间，"科场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正者，革之殆尽。"在吏部当副部长，即"吏事精核"，"每出一语，奸吏股栗，俗弊以清。"

高拱开诚布公，不阿私党，是知人善任的领导。说高拱在使用干部上一点没有亲疏远近，可能未必是事实。说他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那只能说是诬陷。史家盛赞高拱"当国时一贯开诚布公，不阿私

党"。在重要岗位、关键干部的使用上，高拱是很注意的。像知识化、专业化水平很高的朱衡、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杨博，高拱并未因为他们曾经公开反对自己就弃之不用，而是重新启用，安排合适的岗位；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都受到高拱的重用。专家考证说，高拱任用的重要干部，"称职率是很高的"。当时的舆论也称赞高拱"善用人"。

高拱这个人，虽然是出身干部家庭，却特别体察下情。这里，不妨以他对边防事务的改革为例，简单说说。

高拱这个以改革统领施政的政治家，对防务很重视，一上任，就着手革除宿弊，并且首先把眼光放在军事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方面。

当时的军事首脑机关是兵部。按照六部每部一部长、二副部长的"祖制"，兵部历来也只能配副部长二人，协理部事，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逐步升迁的文官。平时，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很少巡阅边务，接触部队。但是，一遇边防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缺员，按惯例就要副部长前去顶补，但这些人上任后根本不谙边务，处理事物只能是事倍而功半。

第33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5)

高拱改革体制，冲破祖制，在兵部添设两名副部长，这两个人不理部务，职责就是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充分做到对边防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熟悉起来。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缺员，即可往补。

高拱还认为，"兵乃专门之学"。当然，这里的兵，是军事的意思。军事是专门之学的说法，现在大家都不否认。可是当时认识到的人不多。所以当时在干部选用上，兵部和其他五个部是混同的，兵部系统用人没有特殊资格限制，优秀将才又常常调任，为此，高拱建立了选将备才制度，并规定不得将其随意调动到其他部门。副部长和总督（大军区司令员）则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

经过调查研究，高拱认为，边防干部，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甚至不如内地处和平环境者。高拱以为这极不合理，于是出台政策，对边臣给予优厚待遇，使其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

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又注意到边境地区在防卫上有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充任这些地方官的，不是杂流，就是受到处分的干部。中央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高拱于是改革边境地区干部选用制度，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充任，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破格提拔。按照高拱的话说，对于这些干部"惟以治效，不循资格"。

经过这些改革，国家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高拱政绩卓著。即使是短暂的任期里，在激烈的争斗、多方掣肘的环境下，高拱仍然办成几件大事，政绩卓著，举朝公认。

据专家韦先生研究的结论，"高拱是有明一代最有魄力、最有识见、最敢于改革旧制，而又能妥慎制订符合实际需要新规制的吏部尚书。他在任职的两年半中，所谋划和推行的新法，实为明代人事制度掀开新的一页。"

不过，高拱在任时，还没有来得及在包括干部制度在内的政治改革上有更大的作为，所以他最大的政绩或者说贡献，并不在这里；而是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无比的胆识、高超的智慧，一举结束了持续一百余年的对外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开放了贸易（容后述之）。

高拱属于性情中人，非常看重感情。不幸的是，这竟然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关于这一点，在以后我们会看到。

总之，高拱是罕见的德才兼备、胆识超群的政治家。

如果说高拱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太耿直，胸无城府，直来直去，工作方法上，又比较简单粗暴。可能还存在不谦虚甚至居功自傲的毛病。有记载说，高拱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

第34节：终于要直面这样一个人了(6)

以我分析，高拱自己很敬业很辛苦，每天累个半死，其作风又是雷厉风行，可是官场风气却是混一天少两晌，推诿扯皮；高拱自己自视甚高，对别人写的东西、提的建议、办的事情，容易看不上眼；高拱自己要求很严，官场上却是腐化盛行。所以他容易急，见了怂人压不住火。

想像一下，高拱这个人心里存不住事、脸上压不住火，一旦惹他不高兴，就可能当场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骂人。可以断定，高拱这个人，脾气不好。加之他的相貌又不一般，胡子茂密绵长，可能还有些零乱，既不像张居正那样儒雅俊朗，又不像严嵩、徐阶那样和蔼可亲。所以，大家都觉得高拱属于不怒而威的领导。

高拱这个人虽然才干超群，胆识过人，可是似乎缺点心眼儿，那就是毫无防人之心，耳根可能还比较软，容易受人挑拨，被别人玩于股掌而不自知。所以既不会搞团结，更不会搞斗争！以我的判断——从他以后在阴谋的陷进中挣扎的过程来看，高拱还有点死心眼儿，或者说，认死理儿。

本来，高拱学问挺好，口口声声说要与时俱进，要通权达变，可是当他自己的前途和生命遇到威胁时，却没有考虑变通，总认为正义、真理在手，总会有公正的一天；一条道走到黑，彻底跌进别人在他眼皮儿底下挖好的大陷进！问题是他明知道别人在哪条道上挖了陷阱，可是他认为这条道是正道，我必须走正道，跳进去就跳进去，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

本人也在所谓的官场混了近二十年，虽然没有接触过高层，但是这个类型的领导还是遇到过的。以我的切实观感，这样的领导人，是容易得罪人的。不过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摸透他的脾气，就好了。大家适应了、理解了，会跟着他好好干的。毕竟，这样的人，心眼不坏，心术很正，不虚伪，不作秀，不谋私，而且人家有才干，有

思路，有作为，有政绩，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是这样的领导不是好领导，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好领导啊？！

所以，高拱在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当内阁里的同僚纷纷被淘汰出局以后，一直隐身幕后，导演了一幕幕活剧的张居正，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到现在为止，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里，谁都知道，张居正和高拱是好朋友。那么，既然把别人都赶走了，垂拱而治的最高领导人，差不多只是橡皮图章，两个好朋友，又都是有抱负、有才干的实干家，他们联手执政，是多么好的机遇啊！

善良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庆幸，对他们同心同德、共赴时艰寄予无限的期许！

但是，中央高层，玄机重重，不在其中者，实在难窥其一斑！甚至，就连当事人，也未必都清楚各种玄机。那些只知道干事而不知道琢磨人的高层人士，注定要一步步迈进阴谋的陷进！

第35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1)

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

要说起来，内阁"双人舞"，曾经是高拱和张居正的共同理想。他们曾经为此"相期约"。那还是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高拱和张居正，满怀豪情，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操权握势，大展宏图。他们的友谊，曾经那样深厚，那样令人欣羡。

是的，高拱和张居正，确实是朋友，而且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为彼此能够成为朋友，感到欣慰和自豪！生死之交、金石之交、同道同心、肝胆相照、刎颈交、胶漆金石不足比拟等等，都是他们各自或者是知情人来描述两个人的关系时使用的。

要说，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性格、人品，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两个人，又都自视甚高；况且，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一个属相，但是相差整整一轮，就是说，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二岁，科举登第也早六年，在那个讲究资格的年代，高拱属于张居正的前辈。他们怎么可能成为那么好的朋友呢?

那只能说，志同道合之故也！

确实，这两个人，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有才干，有抱负；都对现实不满，都主张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因为志同道合，连彼此天壤之别的差异，也可以忽略不计，成为"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居正和高拱，在翰林院的时候就应该熟悉了。据高拱的回忆，张居正在翰林院任编修，"年少聪明，孜孜向学"，高拱可能好为人师，在他面前侃侃而谈，张居正也挺爱听，而且"多所领悟"，于是高拱"爱重之"。就是说喜欢他了。可能比喜欢还要多层意思？器重加喜欢？这话，似乎有点居高临下，透露出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不太平等。

的确，高拱就自称，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在乎师友之间"。

张居正呢，对高拱很敬重，觉得从高拱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也确实对别人说过，自从和高拱交上朋友，"长多少学问见识"！就是说，张居正也认同，他和高拱的关系，亦师亦友。

不管怎么说，反正两个人很谈得来，谈论时局、商榷治国之道，废寝忘食，甚至于"至忘形骸"！

后来高拱离开翰林院，去给未来的最高权力继承人裕王当老师，估计张居正也还和他保持联系的。而且后来张居正也追随高拱的足迹，当起了裕王的老师，两个人又一起在国子监担任正副"校长"，张居正第一次正式成为高拱的助手。其间，高拱担任《永乐大典》的总校官，张居正任分校官，还是在高拱的领导下一起工作。

在嘉靖和隆庆朝交替之际，两个人前后相差一年左右，进入内阁，又当起了同事。关系越来越好，用高拱的话说，"久而益加厚焉"！

第36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2)

这期间，可能就是在国子监的时候，两个人朝夕相处，对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和严嵩领导下的国家很是失望，也忧心忡忡，彼此之间就免不得相互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抱负，而且"相期以相业"。就是准备当国执政，携手治国。不过张居正比较谦虚，他告诉高拱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即时摆出，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那是老兄你的事，小弟我做不了。但是，老兄你是个急性子，恐怕有些事是需要有人给补补台，如果让小弟从旁襄助，那小弟敢不效力?

这席话，说得高拱热血沸腾，挺受用的。觉得自己交的这个朋友实在太值得了！很可能，诸如此类的话，张居正经常会说出来，让高拱感到，张居正确实是自己的知己、"金石之交"！在以后的岁月里，高拱一直相信这些"相期约"的话，并且在处理和张居正的关系时，也是以此为圭臬的。

直到徐阶将高拱排挤出内阁，下野回老家赋闲，两个人还书信往来不断，所谓"各相望不忘"。显然，高拱确实未因为张居正作为好朋友没有替他说话而对其产生怨气。看来，高拱对朋友是很体谅的。

当然，随着高拱的复出，事实上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在从张居正那里得知了徐阶的下台乃是他的好兄弟幕后操作的，他自己的复出也是好兄弟从中斡旋的结果后，高拱对张居正就更加信任，两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更加亲密了。

也难怪，作为堂堂的国家最高中枢机构事实上的主持者的高拱，居然就让张居正当了枪使呢！

但是，一个时期里，高拱并不认为他被人当枪使了。无论是在和赵贞吉、李春芳、殷世儋、陈以勤等等的争斗中，还是在处理国家重大事务、任命重要干部方面，高拱觉得，张居正和他，都是同心协力的。很可能，高拱感到，这正是在为他们当年"相期约"的理想愿景而奋斗呢！

高拱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复出后的高拱，事实上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干部任用的决定，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的，两个人携手，开启了为时十多年的隆（庆）万（历）新政之局。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高拱和张居正联手处理的边防大政。这一点，有必要展开详细说说。

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对中原威胁很大。最有名的就是明朝称为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明政府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刚刚建设好不久的地坛，当时也被俺答的兵士付之一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物资供应基地！

第37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3)

另一方面，帝国的国防，可以说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而且，要知道，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四十万两（银）的缺口！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国朝执政当局的心上。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都不敢提罢了。什么意思呢?

情况是这样的：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游牧民族的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中国（当时的说法）获得。如果能够开边贸，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这些生活物资。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但是，中国不答应开边贸，他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就只能是战争，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中国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了解中国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我当成中国的部属，让我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

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理由呢？其实也不复杂，他们的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中国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双方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作为近百年来的敌国，

彼此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我方不战而屈了吗？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谁敢担这个罪名啊？还不仅仅是罪名问题，众怒难犯啊！倘若谁真的这么干了，那就有被赶下台的危险。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这不是死胡同吗？

谁说不是呢？连张居正这样精明的领导人都连连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就是在死胡同里钻不出去的感觉吧？！

高拱复出，虽然不是首相，但是实际上他是核心。这个不奇怪，我们中国有这个传统，排在第一位的未必是核心。

既然高拱是核心，那他就不得不将筹边视为己任，立即着手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周密部署防务，并且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根本问题，也就是战争状态，还是持续着。

第38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4)

突然间，转机出现了。

这个转机，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具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另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谋略过人的超一流的政治家在决策层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如果没有前者，后者无从着手；如果没有后者，前者也是枉然。

那么，什么偶然事件呢？说起来，这样的事情，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比较难以相信。可是，在当时的鞑靼部落，却真实的发生了。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都叫她"三娘子"。这个女人国色天香、聪慧过人，被许配给了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为妻。可是，作为祖父的俺答，似乎垂涎三娘子的美貌，硬生生夺孙所爱，据为己有！简单说，就是爷爷和孙子争风吃醋。把汉那吉拿他的祖父没有办法，又不甘心，一气之下，跑到宣府，叩关降明。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也和俺答有关。上次，是他的儿媳妇，因为和自己的"警卫员"通奸，被老公发现了，于是就跑到大同叩关请降。当时高拱、张居正者辈，权不我操，只有旁观的份儿。彼时是严嵩当国，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太妥当，引起了不少议论。高拱和张居正当时也私下议论过，对当局那样的处理，"为之齿冷"！

那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呢？根据上次的教训，这个把汉那吉，不啻是烫手的山芋！

但是，现在不同了。就在九个月前，高拱被隆庆皇帝请回中央，虽然不是内阁的"一把手"，然则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却超过了内阁的首相，是核心。现在，历史不仅不会重演，还要创出新局。

当时，主政大同地方的"一把手"方逢时、军区司令员（总督）王崇古，报告了情况，提出了建议，即接收把汉那吉。报告一上来，高级干部莫衷一是，但是主流意见是：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但高拱找到张居正，两人商量的结果是：奇货可居，将有大用。于是，高、张二人排除阻力，决定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花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为此，高拱和张居正，都频频给第一线的军政干部写信，指导方略，解释政策。

消息传到边外。那个夺了孙子媳妇的俺答，被自己的正房老婆逼着要孙子，正急得抓耳挠腮，得知中国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中国和好，请求"封贡"。

收到"国书"，帝国的中央，一片哗然！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

张居正则毫无保留地站了高拱的立场上。并且，很可能给高拱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对付强大的反对派。毕竟，这方面，是张居正的长处。高拱运筹帷幄，排除阻力，大胆决断；张居正精心谋划、大力襄助，共担风险，终于达成了他们预期的目标。

第39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5)

以此为契机，双方实现了"封贡"和"互市"。中国朝廷以"天朝上国"的地位，授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则承诺归顺服从上国，并每年向朝廷进贡马匹若干，以此换取开放边贸，允许他们以牛羊马匹换取粮食、茶叶等物品。此外，俺答还不得不同意把中国通缉的几名大汉奸交出，事实上是用来交换其孙子把汉那吉。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自此以后，鞑虏之患特别是最强大的俺答部落的侵扰之患，基本上解除了。而在"互市"的边境地带，外长城上的大境门，见证了当时繁荣的景象，一个边陲商埠——张家口，也可算作间接的成果，为和平、繁荣作证。

不用说，高拱本人对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很满意甚至自豪的。这也是高拱和张居正两个好朋友携手合作、同心协力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是，高拱可能未必知道，张居正私下里在散布，这件事的成功，完全是他个人的功劳。按照对张居正非常推崇的专家韦先生的话说，张居正"颇有将封贡互市的实现，完全居为己功之意"。这些，都是张居正当时写给有些人的信里，明明白白透露出来的。他甚至还不谦虚地说，办这件事，三计只用其一，就达到了这个效果。

这是个不祥的讯号：张居正不认为他只能做高拱的副手；而且已经不愿意继续做高拱的副手了。

张居正的信所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在说明，高拱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是做了那件事吗？你以为真是他高拱做的？没有我张居正，这件事，办不成！而办这件事对于我，实在是小菜一碟儿，我不过是牛刀小试一把而已！

实际上，从高拱复出之日起，张居正就已经留了后手，预为铺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张居正并不是真的因为他和高拱曾经的"期约"而盼望其复出的，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早就急于"更上一层楼"了，而且念念不忘这一点。所以，张居正不会不慢慢为其真实目的做些铺垫。

比如，刚开始，高拱是很感谢张居正的，也是想和他齐心协力共同实现他们曾经的愿景的。所以，高拱遇到重要干部的任免，就会找张居正商量。

顺便说一句，那个时候，内阁是没有人事任免的职责和权力的。重要干部任免，不需要甚至可以说制度上是不允许内阁干预的。

但是，高拱是领导核心，又是吏部部长，涉及重要干部的任免，他愿意咨询谁，别人也没有办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名将谭纶、地方官王宗沐、殷正茂、张学彦等的任命，高拱一定征求了张居正的意见，甚至，其中也有的可能就出自张居正的推荐。

这下好了，渐渐的，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多了起来。当然，那些到张居正那里活动的人，去拜访堂堂的阁老，又是当下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是不会空着手去的。

第40节：生死之交协力已不同心(6)

为什么他们要找张居正活动呢？因为找高拱，不好办，那老兄不怒而威，又两袖清风，谁敢找他活动啊？而张居正，是领导核心的铁哥们儿，家庭负担挺重，也需要些外快，只要去找，他还真见！

有道理。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当时官场都在传，张三李四，他们为什么得到各自的位置，那是张居正向高拱推荐的结果。还有，王五赵六为什么丢了官，是高拱不满意，张居正再三向他说明情况，希望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可是高拱就是不听。

这个传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正受到提拔的人觉得张居正是恩人，以后要报答人家；遭到撤职或者降级的人，感到还是张居正这位领导不错，尽管事情没有办成，但是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子曰：没有不透风的墙。实际上这话好像不是孔子说的，不过孔子的话挺让人信服，既然不知道谁说的，就当是孔子说的算啦！我的意思是说，官场上的传言、张居正接受跑官人的贿赂等等这些情况，高拱慢慢也就知道了。

其实这不难理解。即使是高级领导干部，谁没有一些耳目啊？况且，那个时候，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领导，都当过科举考试的主考、副主考，门生都有几个。他们地位不高，上蹿下跳的本事挺高，或者替领导兼老师散布点消息，或者打探点情况，屁颠儿屁颠儿跑去报告，再正常不过。

高拱倒是没有因为这些事质问或者批评张居正，可能是考虑面对的对手挺多，工作不少，还要这位贤弟大力襄助，就别太和他较真儿了吧！不过，从此以后，高拱也就不再就干部问题，和张居正共同研究了。

但是，官场上，示恩收恩，或者给哪个人抹点儿黑，机会多的是，只要想做文章，素材绝对大大的有。关键就是看你的良心允许不允许你那样做了。

当然，这事有人会做的。不然，不就风平浪静了吗？那摸鱼的人不就傻眼了吗？！

第41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1)

两利俱存独持其柄

张居正的权力之路，注定要和徐阶、高拱这两个人，紧密纠缠在一起。而且，恰恰是张居正处理和徐阶、高拱（尤其是他们下台后）的关系的做法，对他的人性、人品、人格是最大的检验！

好了，回到高拱刚刚复出、张居正为了更上一层楼正在慢慢铺垫这个时期。徐阶的事情，这时摆到了高拱和张居正的面前。本来，随着徐阶的下野，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上层的矛盾纠葛，应该不再和他有什么瓜葛了。可是，事情却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我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讲一下退休老领导徐阶他老人家了。

当高拱复出的消息传到遥远的苏州，曾经久历官场、宦海沉浮近半个世纪、年近七旬的退休老人徐阶，惴惴不安起来。学生兼接班人张居正给他传递过来的讯息，更增添了这位老领导的烦恼。说烦恼可能过于轻描淡写了，退休老领导徐阶，这时可能死的心都有！

那么，张居正传达给他的前恩师的是些什么讯息呢？综合起来，就是他可能对徐阶说，高拱这个人，有仇必报，他对徐阶赶他下台的事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摩拳擦掌，准备秋后算账啦！

当然，这些讯息，不仅徐阶知道，而且整个朝野都知道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惊魂未定的老领导徐阶，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为什么说徐阶惊魂未定呢？那就不能不说说海瑞了。

海瑞骂皇帝，痛快了一场，坐牢了半年。被骂的皇帝呜呼哀哉，海瑞光荣出狱，以举人出身，得以破格升迁。随后，又被任命为应天巡抚，相当于省里的"一把手"。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展开了整治豪强大户的运动。而且海瑞处理政务、审判案件有

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穷人和富人闹纠纷打官司，必是富人没理，受处理的是富人而不能是穷人。

贫富不均，为富不仁，那是最容易引起老百姓反感的了。所以海瑞此举，自然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加之这位仁兄骂皇帝的事迹早就流传天下，海瑞一到，老百姓都说盼来了青天！响应海瑞号召也就特别积极，举报信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海领导的办公室！其中，举报最集中、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老领导徐阶！

事实摆在那里了：徐阶家族，在乡里大治产业，光田地就达到二十多万亩！老领导本人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

可是，徐阶可是海瑞的救命恩人啊！当年，倘若不是徐阶尽力维护、悉心调处，以嘉靖皇帝的性格，痛骂他的海瑞，早就命丧黄泉了！

这是不是很棘手？海瑞难办了吧？老实说，提出这个疑问，又是一般人的想法！海瑞也不是一般人啊！

不过海瑞的不一般，和张居正有很大不同，他的不一般皆摆在桌面上，晒在阳光下，体现在严格执法上。所以，海瑞发表了公开讲话，说："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尚书家也！"用现在的话说，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管你是什么总理、部长，都不能法外开恩！

光听海瑞这些话，其实未必就说明他不一般。领导干部新到任，往往说些非常冠冕堂皇令老百姓感激涕零的话，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海瑞这个人，向来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

言行不一、说完拉倒，可能还没有麻烦，真要说到做到，那就容易出问题了。先是，海瑞以强硬的态度，命令徐阶把其家族二十多万亩田地，退出来至少一半以上！徐阶迫于压力，不得不退出一小部分。

原以为给海瑞个台阶下就行了，没有想到海瑞这位老兄不依不饶，命令徐阶要继续退田！徐阶当然就不高兴啦！过分了吧？以怨报德啊你？

第42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2)

拒绝执行！徐阶下了决心！

海瑞寸步不让，跟我玩这个？看谁玩过谁？他下令动用强制措施，对老领导家族"痛裁之"！老领导徐阶震惊之余，"大不堪"！

但是，以徐阶的声望、在中央的人脉——门生故旧何其多哉？他会善罢甘休吗？"你以为退休的领导就可以随便欺负吗？"徐阶很可能这样想，"太小看退休老人了吧？！"

接着，海瑞的麻烦就来了。当然，不会是因为海瑞欺负退休老领导这个理由，随便找点什么破绽，没有捏造点也未尝不可，比如工作不够稳妥啦，脱离实际啦，鱼肉缙绅啦，沽名钓誉啦，都是"罪名"，反正一时间参劾海瑞的参折，不像雪片，也差不多像春天的杨絮了！

从中央传来的消息，对海瑞也很不利。这个时候，赵贞吉已经入阁了，内阁里的四个人，无论是李春芳、赵贞吉、陈以勤还是张居正，都对徐阶有感情，海瑞如此欺负老领导，他们一定会碰头通气的。于是，要调动海瑞工作的事，被纳入了议事日程。或者说，已经定下来了，只差办手续了。

海瑞手下的干部也不干了！想想看，有几个干部会是真正的穷人呢？你这个领导，偏向穷人也就罢了，可是不能走极端吧？现在中央要换马，大家都巴不得，还会真心实意为这样不得官心的领导卖力吗？

海瑞的处境，很快就变得艰难起来，可以用进退维谷来形容。

高拱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张居正的催促下，冒着严寒，不顾雪厚路滑，日夜兼程赶到首都上班的。

或许有人要问，你说这些，这和张居正有关系吗？是啊，我也这样问。老实说，这事，以讹传讹久矣！谜底到现在还是没有揭开。

干脆说清楚吧！我觉得，派海瑞去徐阶的家乡当"省委书记兼省长兼高级法院院长"应该是张居正的主意。因为，海瑞的任命下达的时

候，中央里说了算的，就是张居正。

那个时候，是隆庆三年的六月，高拱下台两年、徐阶下台一年、赵贞吉要两个月后才入阁。而赵贞吉入阁以后才有高拱复出的幕后酝酿，现在根本连影子也没有。内阁里就是两个老好人（李春芳、陈以勤）和一个雄心勃勃的张居正。而李春芳、陈以勤和徐阶的关系都很亲密，都主张不折腾，务求稳定，你好我好大家好！对清查田亩、打击豪强，这两位老兄是不会赞成的。对用海瑞这样的干部主政一方，他们是不会放心的。

这件事，我是说任命海瑞去徐阶的家乡当省领导，除了张居正，别人都未必做得到。即使任用海瑞是别人提议的，如果张居正坚决反对，估计也成不了。因为，当时干部们对张居正"畏惮之，重于他相"，在内阁里，"张居正实际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第43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3)

例外或许有，但是，我相信，海瑞不会"走后门"——去给太监送礼买官！所以这个例外也是不存在的。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张居正是早就忍受不了死水一潭的局面了。而且他是主张打击豪强、清查田亩、抑制土地兼并的。其次，张居正对徐阶的家乡印象很差，给朋友写信说，那个地方是"鬼地"，最难治。复次，张居正不喜欢海瑞（张居正执政十年间海瑞一直在家赋闲，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就复出，应该是明证）。也是，像海瑞这样的干部，就是典型的"刺儿头儿"，不巴结讨好领导不说，还天天出难题，是不安定因素；首都有这样一个"刺儿头儿"在，难免唧唧喳喳，说东道西，这是张居正所深恶痛绝的。现在张居正还没有名正言顺当国，但是他实际上在推动全局工作，那最好让海瑞离远些。

让一个他所不喜欢的、爱唧唧喳喳的人到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地方去，"以难之"，是符合张居正用人的一贯思维的。他掌握全权后常常这么做，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

还有没有别的因素？比如，海瑞到徐阶的家乡折腾，徐阶必然要有求于张居正，他就可以示恩于徐阶了。这个姑且存疑。诸位可以根据张居正的一贯表现作出自己的判断。

不管怎么说，让海瑞去徐阶的家乡任职，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

事实也是这样。当海瑞毫不留情收拾徐阶的时候，一批又一批送礼的人从苏州赶往北京。徐阶和张居正"热线"联系不断。到海瑞在吴地折腾得差不多了，张居正也就该收手了。

这个时候，高拱复出，到内阁上班了。惊魂未定的徐阶，在不断接到张居正和他的"联络员"传来的消息后，坐卧不安！

顺便说说，所谓"联络员"，是我用的现代名词。徐阶回老家以后，在北京还有亲属、子女，也开有商场店铺，京—吴（代称苏州）之间来来往往不断。打探消息的，疏通关系的--徐阶的弟弟等亲属被海瑞抓起来了，要判刑，请客送礼的，忙得不亦乐乎！在这个紧急关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员中，不乏肩负他和张居正联络使命的人，就叫他们联络员吧！

那么，事实是不是像张居正通报给徐阶的那样呢？要说高拱对徐阶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说高拱没有一丝一毫的报复心理，似乎也不是事实。

但事实是，高拱一到首都，就发现形势不对，谣言太多、人心惶惶，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为什么会如此，高拱并不知道。但是，这种情况，是高拱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不得不公开表态说，徐老乃高某的旧恩，当年，高某的每一次提拔，特别是当礼部部长、足登政府，都是徐老一力引荐的；后来虽然因为一些事情闹点小矛盾，然则在高某看来，不足结怨，高某一切忘却！而且经过近三年的反思，高某决心洗心涤虑，与诸君同心同德，治理国家！这席公开谈话，发挥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第44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4)

可是，安心的人中，不包括徐阶。因为，张居正通报给他的消息是：学生一再在姓高的那里为老师说话，三番五次规劝他；学生又在公开场合呼吁姓高的"忘怨布公"，以给他施加压力。所以姓高的才不得不稍微表示出和解的态度。但是，这不是他的真心，他是决计要报复的！当然，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为我师调停，凡力所能为的，自不待嘱，以报深恩于万一！

我判断，张居正不会以写信的方式通报这些，他的信从来都是很隐晦、不直接涉及人事和热点问题评论类的话题的。这些话应该是通过"联络员"口头转达的。

得到这个消息的徐阶，一点也不敢怠慢，急忙派人偷偷拜访张居正，研究对策。当然，顺带的，徐阶这位细心的老师，也不忘大力资助一下这位家庭负担（上有父母，下有七子）很重的学生。资助嘛，老师资助学生，也说得过去，况且人不知鬼不觉的，张居正是笑纳了。

那么调停呢？张居正说要在高拱那里调停，或许是真的。他此后也确实在表面上做了。但是，张居正做还是不做，怎么做，不是取决于该不该做，而是取决于他认为是否是恰当的时机。换言之，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准则来权衡，有的时候不仅不能真的调停，还要再煽点风点些火。

于是，张居正找到高拱，很是诚恳地说，中玄兄啊，当年徐老那样对我兄，小弟甚不平。但是我兄知道，小弟我是他的受业弟子，不好公开替我兄说话啊！这点我兄是体谅的。不过，当时小弟不说话，不等于小弟没有是非之辩。有件事小弟绝对不能对外人道，只能对我兄言之，那就是：徐老下野，其实那是小弟幕后活动李芳的结果！小弟思虑再三，徐老不去，我兄难回啊！所以……

如此一来，高拱自然对这位肝胆相照的好兄弟，充满感激啦！

张居正又说，回想起来，小弟到现在还为我兄愤愤不平！那个时候，徐老的手腕太不地道，不啻是阴饵我兄于丛棘上，实在太奸猾了！太可恶了！我兄大才，白白浪费两年，到现在小弟都心有不甘！听到这些，高拱难免心里波澜起伏。而且很可能，张居正在高拱面前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徐老，标榜廉洁，实际上是老而务得，没有想到他如此不自敛，良田数万顷，店铺满京城，又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

高拱一定感到张居正是知己，怎么我心里想的，这位贤弟都给说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商量接下来怎么办。清查田亩，打击豪强，制裁不法，高拱和张居正有共同语言。做，一定要继续做。当然，不一定再要海瑞去做了。

现在，高拱是吏部的部长，在用人上，差不多就是高拱说了算的。但是，根据高拱的回忆，开始，有关人事任免的事，他基本上都是和张居正商量着办的。

第45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5)

对海瑞的调动，张居正应该是主要决策者。只是高拱替他们履行了手续而已（按照韦先生的说法，高拱就任前，海瑞被罢官已成定局）。总之，高拱复出两个月后，海瑞被调走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拱也加入了清算海瑞的行列。高拱的看法是，海瑞的做法，不能完全否定，就是有些偏激而已，大方向没有错；不能因为那么多人攻击他，就说清查田亩、抑制兼并、制裁不法的事错了。

早在高拱还是礼部部长的时候，他就提出了"除八弊"的公开呼吁，而所谓八弊，首当其冲的，就是执法不公。现在，他掌权了，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碰巧，第一件事，竟然遇到了徐阶这个旧恩人、老对手。可是，这件事已经在处理中，而且在全国有影响，无论别人怎么看，高拱都决定还是继续做下去。

后来启用的徐阶家乡的父母官，张居正是不是参与了研究，什么态度，我说不好，反正这位海瑞的继任者正是以前曾经因得罪徐阶而被撤职的蔡先生。而蔡先生被公认为"廉洁有惠政"，他上任后也确实继承和发扬了海瑞的无畏精神，继续清查田亩，打击豪强，徐阶家族，再受重创！以至于徐阶走投无路，准备跳湖自尽！

在徐阶看来，这证实了张居正的话：高拱是要报复他的！于是，他加大了给张居正送礼的力度。

但是，史家有不同看法。一个在万历后期入仕、官至首相的黄景昉先生，在他写的《国史唯疑》一书中说，高拱虽粗褊，"意气颇磊落"，所谓报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专家韦先生是这样看的："在海瑞催查乡官田亩退还侵占的田宅的基础上，再加大力度，以继续追查，不能谓之枉法。任用被公认为"廉洁有惠政"蔡国熙负责其事，亦不能谓之徇私。适度惩戒徐阶三个横暴乡里的恶子，亦不能归

结为诬陷。"所以他不同意把这种情况，完全或者主要说成是高拱的报复。他倾向于高拱这样做，是出于公义而挟有私怨。

我原则上赞同韦先生的看法，并且更倾向于高拱并没有纯粹出于个人恩怨，积极主动采取了报复行为。

高拱是个一心谋国的政治家，似乎对纯粹的个人恩怨不是太在意。比如，非常老资格的高级干部杨博，在高拱和徐阶争斗时，以吏部部长的身份带头打报告公开要求必需罢免高拱。可是，高拱复出后，立即请已经退休回家的杨博重新出山，担任了兵部的部长。这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必需再补充一层意思，那就是：如果说高拱真的有报复行为的话，那么，他也是在一个人的挑拨下进行的，他是被别人给耍了！其实，不久，高拱就发现了这其中的隐秘。

隆庆五年的秋天，徐家的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群众实名上访举报事件。一个徐阶家乡的姓顾的男子，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举报一件事。说徐阶派人送银三千、玉带宝玩等物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收下了。举报人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第46节：两利俱存独持其柄(6)

好在，这件事没有扩大，举报信是直接转递到高拱本人手上的。于是，高拱就向张居正了解情况。以高拱的威严和嫉恶如仇的个性，很可能是一种质问乃至审讯的口气，说不定还"啪"的一声，把举报材料摔在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很是惶恐，也非常窘迫，为此，甚至失眠了好几夜。

高拱见张居正如此，怕影响工作，也不利于彼此的团结，就安慰张居正说，这是小人诬告，我是不信的，这就让司法机关拿了那个人押解回籍。张居正这才稍微安心了些，连连说："毕竟是我兄，光明磊落啊！"但是张居正的眼神里，流露出愧疚的神情，同时也有些异样的光芒。

按照高拱的说法，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张居正萌发了取而代之之心。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隆庆五年，内阁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时期了。也正是这个时候，高拱似乎悟出了点什么。

根据高拱事后的回忆，张居正"既以示德于我（指张居正说徐阶下野是他在幕后操作的），既则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贿，而谓调停于我。在徐处则曰："高实未忘情也。"在我则曰："徐可恶甚。"若在他人，孰能堪之？盖以两利俱存，独持其柄之意。"

当时，高拱的认识未必如此清楚，但是，他隐隐约约感到，实际上之所以因为徐阶这位退休老领导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是有人在从中挑拨渔利。这在高拱当时给徐阶的几封信中，表达得很清楚了。高拱说，他复出后整天公务还忙不过来，哪有功夫还去报复谁啊！另外还说了一些他绝对不敢以皇帝给的职权，去逞一己之快等等表明心迹的话。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事情呢？高拱解释说，虽然，我高某不敢废国家的法律，以德报怨；但是，高某也实在不敢借国家的法律，以怨报德！就是说，虽然我高拱没有报复之心，但是也不能不秉公执

法，法外示恩。既然你家里确实有问题，老百姓反映挺强烈，我不能枉法徇私。这些话，应该是发自肺腑，实话实说的。

不过，下面的话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高拱告诉徐阶说，最近我才知道，其实闹到这个地步，是有人在从中挑拨，故意说我耿耿于怀，没有释然，会报复你。因为他这样说，就可以"贾怨而收恩"！如果不这样造谣挑拨，他就难以从中渔利了。"此意仆（我的谦诚）已识破，故一切不理，付之罔闻，久当自消灭也。愿公亦付之罔闻，则彼无所施计矣！"

另一封信写得更明确了。高拱说，你我虽然想忘记前嫌，根本不想纠缠过去，更不存故意报复之心，"然人情难测，各有攸存"，对你有意见的人，希望我报复你；对我有意见的，则到处散布消息说我要报复你，以便败坏我的名声；希望讨好我的，在我面前挑拨说，你曾经那样对我，现在不报复，能甘心吗？希望在你面前示好的，就挑拨说，他一直在我这里给你说话，尽力化解。现在我知道了，这些根本都是拨弄是非的伎俩，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既然高拱发现了这其间的阴谋，就不允许各方再继续纠缠下去了，于是开始出面平息此事。当时主政吴地的干部，多是高拱赏识的熟人，他分别给几位当地的领导写了几封信，对徐阶遭受的痛苦感到"恻然"，表示他看到徐阶的遭遇"于心不忍"，希望这些当地的领导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徐阶的家人"作一宽处，稍存体面"，以免老领导"垂老受辱苦辛"！

高拱的信，言辞恳切，入情入理。当然，张居正也给这些人写了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高拱不是会作秀的人，他说这些并不是口是心非的话。在地方上报的对徐阶三子的处理意见上，高拱批示："太重，令改谳"。以后改判的结果是：徐阶的三个儿子被释放了。

但高拱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他认为自己采取了团结同志、息事宁人的高姿态，就真能够化解矛盾，消除纠葛。事实证明，高拱错

了。而一个巨大的阴谋，也就此催生了！

第47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1)

知其不可为也要为

张居正是一位精算得失而后出手的人，难道他不知道，想取代他的生死之交兼领导高拱，几乎是不可能的吗?

是的，张居正非常清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这样的三个方面，估计张居正都反复考虑到了。

第一，高拱这个人，才干超群，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大家有目共睹，喜欢不喜欢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高拱的才干和政绩。第二，高拱这位老兄，意志相当坚定，根本不为金钱美女所动。没有生活作风问题，也没有贪污受贿问题。以上两点说明，高拱德能勤绩方面，都无可挑剔。说他是笨蛋不称职该让贤，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说不出口啊！

那么，还可以说，这个人称职倒称职，但是经济上作风上不清不楚，影响政府形象！可是，谁要这样说高拱，那别人肯定说是诬陷。换句话说，谁想整高拱，也抓不住他什么"小辫子"。

这就比较棘手了。实际上，真正棘手的在后面。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方面。

高拱这老兄，和上级领导的关系实在太好。也就是说，最高领导人无条件信任他，甚至很可能有崇拜他的成分在内。

高拱是隆庆皇帝在当裕王时的老师，而且是第一个到裕王身边做老师的，那个时候的裕王，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对现实和未来充满恐惧的少年。裕王没有了母亲，父亲又很不喜欢他。母亲去世的时候，甚至不允许他去看一眼。不幸的是，裕王作为事实上的长子，不管是不是愿意，都不得不陷入争夺接班人地位的漩涡，真是凄凄惶惶，前途未卜。当时上到中央高层，下至平民百姓，对未来的接班人到底是谁，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了裕王很大宽慰。

第48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2)

而且高拱在裕王府邸一干就是九个春秋。九年里，高拱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高拱离开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高拱。

多数史家认为，嘉靖皇帝和其子即后来的隆庆皇帝之间，彼此只有仇恨，根本没有正常的父子之情。很可能，大裕王十五岁的高拱，正好弥补了这位未来接班人父爱的缺失，在他的心目中，高拱有近乎父亲兼师长的双重角色。

性格粗暴、不怒而威的高拱，为什么对裕王那么好？或者，反过来说，裕王为什么觉得他那么可亲？因为高拱没有儿子，他一直以此为憾。很可能，他真的把父亲对儿子的感情，寄托到少年裕王的身上了。所以在裕王面前，才会一改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那么亲切、那么慈祥！所以，隆庆皇帝和高拱的君臣关系，就仿佛是软弱的、渴望父爱的儿子、谦虚的学生与能干的、体贴入微的父亲、优秀的老师之间的关系。

事实证明，这种深厚的感情，成就了高拱，也害了高拱！不过，眼下，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应该是高拱的一笔雄厚资本。

不仅如此，隆庆皇帝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很宽厚，对行使权力的兴趣，远远小于对美女的兴趣。他心里想的是，国家的事儿，最好别来麻烦我，我懒得管！值得庆幸的是，有高拱在，他乐意把一切都托付给高拱。而且他相信，有高拱管，比他自己管，不会差，只能更好。

所以，一向给人留下慵懒无作为印象的隆庆皇帝，对高拱的任用却出人意料，让他以内阁大臣兼任吏部尚书，后来又以首相兼掌吏部，前后达三年之久，这在有明一代，绝无仅有。这是与老祖宗朱元璋废丞相制度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因此被认为是违反祖制。但是隆庆

皇帝居然做了，而且无论多少人、以什么理由反对，他一直没有改变这个决定。

在隆庆皇帝看来，高拱的人品、学识、能力、功勋，无人可以企及，是非常之人，有不世之略，可建不世之勋。这些话，是这位最高领导人公开向朝野宣布了的。以皇帝身份如此公开褒扬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有明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在隆庆皇帝的心目中，高拱是无可挑剔的，也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

至于张居正，隆庆皇帝对他的态度他是清楚的，那就是，他只能做助手，而且希望他做好高拱的助手，替领导分劳赴怨，最好不要有别的想法。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张居正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嘴里"哥们儿哥们儿"叫着，背后向人家捅刀子，那名声是不是太臭了？！

第49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3)

想想看，张居正要想取代高拱，是不是太难了？要是一般人，一定会发出撼山易，撼高拱的感慨的！

知其不可为了吧?

但是，张居正明知不可为，也要为！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要这样呢？或许有人会说，为了权力嘛！这个回答当然没有错。但是，未免大而化之了，也太一般化了。毕竟，高层人物间的争斗，仅仅归结为权力之争，太简单化了，也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轻视。我认为，首先要认识到，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人；其次要明白，他们不是普通人，是责任和使命的载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就容易弄清楚事物真相了。

张居正知其不可为也要为，他这么做既有主动争取的因素，也有迫不得已的因素。

原因大体上有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人，张居正在面子上、心情上，都不堪到了极限了。就是说，自视甚高、自尊心特强的张居正在高拱面前，已经没有颜面可言，自尊心严重受损。因此，他的心情一定非常郁闷，无以舒缓，一想到整天要面对高拱，心里就非常不舒服。

举两件事，就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件事，徐阶家乡的那个举报人举报张居正收了徐阶的"资助"，受到高拱的质问，虽然后来高拱息事宁人，没有追究下去，可是，张居正"惶甚"，和高拱"相对甚难为颜面"。这件事当时已经由司法机关介入，押送举报人回籍，相信不会有假。

第二件事，和戚继光有关。在高拱第一次下野回家的时候，福建军界发生了一起案子。作为代表中央巡视地方的巡按御史杜先生，上参折参劾金、朱两名将官贪污。可是兵部却批示由福建巡抚也就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处理；福建巡抚又转交另外一个机构而不是专理司法

的按察司处理。结果，两个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理，还通过总兵（大军区司令员）戚继光，调到浙江使用。

巡按御史杜先生当然不高兴了，就又上参折参劾，连戚继光也连带一并被参了。接到这个参折，高拱很惊讶。兵部为什么把这个案子交给巡抚？巡抚又为什么不转交专门的司法机关而交到与此无关的机构？这些在制度上都是不允许的啊？高拱于是就和张居正说起这件事。张居正"面如死灰"，只是支支吾吾说，"看来戚总兵已经站不住了，南方选兵的事，就算了吧。"好几天，他都是这个表情。

高拱命人追查案子，结果大吃一惊。原来，金、朱二将军被参劾，心惊肉跳，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四处活动，就携重金活动到了"军区司令员"戚继光那里了。

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不错。两年前，通过张居正的举荐，调戚继光到北方担任要职，做出的是非常特殊的安排。为此张居正不少花心血。这有张居正写给许多人的信可以证明。

第50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4)

据高拱说，张居正"久招纳戚继光，受其四时馈献，金银宝玩不啻数万计，皆取诸军饷为之者。又差心腹头目钱某等四、五人"，天天在张居正家里听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张居正极力庇护之。凡中央机密动静，高级干部一言一动，当时即知之，"此人所共知者。"

另据专家韦先生的考证，戚继光功劳很大，但是"操守存在缺失，确有过纳贿以及行贿之事。"估计说的就包括这件事。戚继光的行贿，主要对象就是张居正，他们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现在，戚继光有事要人来摆平了，自然就找到了张居正。当然，不会空手去的啦！于是，张居正就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嘱咐兵部和福建巡抚，并要戚继光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把两个人安排了。

现在，看到杜先生又来参劾了，他以为这个杜先生可能知道了内幕，所以张居正很是不安。巧的是，这个杜先生又是高拱的河南同乡，张居正怀疑高拱可能也知道了，就更紧张了。

好在这件事牵涉到兵部和福建的"一把手"，张居正估计他们也不想把真相揭开，威信受损。于是，张居正赶紧和他们订立攻守同盟，跟他们说这件事万万不可把戚继光说出来，还是把两个家伙随便定个罪收拾了，赶快了结算了。

谁知道，福建巡抚实话实说，打报告说兵部让我那么干的，我有什么办法？张居正傻眼了。另一方面，侦察人员也把戚继光收受两个被参将军贿赂的事情，查清楚上报了。这下张居正坐不住了。

"杜巡按参劾的事，老兄你都知道了吧？"张居正探高拱的口气说。高拱也实话实说，把他所掌握的都说了。"算了，实话告诉老兄吧，"张居正见高拱还没有完全了解底细，索性求得主动，"是我叫兵部和福建的巡抚那么干的，也是我叫戚继光把他们两个人收留安排的。就请老兄看着办吧？"

可是，案子都查得差不多了，当事人也都承认了，不能不了了之啊？高拱说。不过高拱终归给张居正留了面子，只追究了戚继光和两名将军的责任，张居正参与其间的事，没有再追查，也没有对外公布。可是，在高拱面前，张居正"踪迹已露，心愈不安。"

这件事，是有大量史料能够证明的。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事情，总之，张居正在高拱面前，实在已经没有什么颜面可言了。这下好了，干部问题也不让张居正参与研究了；其他一些大事可能也未必那么尊重他的意见了，张居正可能因此感觉很是窝囊。可是，你又有了短处在人家手里，说话还能硬气吗？免不得要低眉顺眼的。如果再联系到高拱的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会发火骂娘，那张居正受得了吗？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啊！

第51节：知其不可为也要为(5)

第二方面，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领导干部，张居正很可能一直在为——用现在的话说——"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不能不采取措施。

张居正是有抱负的干部。在这方面，他和高拱也是志同道合的。但是，慢慢的，他发现，高拱走得未免太远了。高拱要开海运，那闭关锁国的国策还要吗？一旦国门洞开，那不乱了套了吗？张居正忧心忡忡。他不能公开反对，只能私下给朋友写信，表达他的担忧。

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重大战略上，张居正内心也不同意高拱的做法。

长期以来，南方的两广、云贵，少数民族事务一直也是影响稳定、牵动中央的大事。高拱力主安抚，提高教育水平，引导人心向上，甚至——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以多少带有地方自治色彩这样的战略，来解决问题。所以，他积极推动提拔、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扩大学校学生员额，扩大科举招收数额，甚至说这几个地方可以不受中央下达的名额的限制，目的是引导民风向上。据说这些措施的效果还不错，"乱民乐业而向化矣"。

对此，张居正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暂时不会公开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可是，涉及一些具体而又紧急的事情的处理，张居正就不能不表态了。

就在高拱复出不久，贵州省的"一把手"给中央打了紧急报告，说土官安国亨叛乱，请求派军队镇压。可能是高拱不在还是什么原因，张居正批示拟同意。高拱知道了以后，紧急叫停！他多方了解后得知，实际上并没有贵州的"一把手"说的那么严重，大体上属于误会。所以便专门派出干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对此，张居正是很不高兴的。因为，高拱的战略，在张居正看来属于软弱政策，推行下去，必是养虎为患，动乱不息！张居正本人是

主张实行铁血政策的，以杀戮、剿灭来实现稳定。在他当政后，就明确指示，对发生动乱的少数民族，格杀勿论！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不要问其心向背、是不是参与动乱、甚至是不是反对动乱，一律不要管，务求斩草除根！

其他方面，可能还有，比如，高拱的施政纲领是把除弊放在第一位的，而除弊的方略，就是改革，常常忽略"祖制"，这也是张居正所不能认同的。总之，祖训皇皇，像高拱那样"皆易其道"（张居正在给朋友信中这样说高拱的作为），是不行的，很危险的！

基于以上因素，张居正下决心要整垮高拱，取而代之！作为一个男人，大可扬眉吐气，不再受窝囊气！作为有责任感的领导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施政理念，治国安邦，再展新猷！

第52节：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1)

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

或许诸位还记得，前面已经说过，帝国中央的最高中枢机构里的"双人舞"，从一开始就是不和谐的；而且两个"舞伴"各有心腹事。

不错，正是如此。现在，到了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先说仁兄高拱。他不希望跳"双人舞"。尽管，这，曾经是他美好的向往。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也。高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舞伴"不是在和他按音律起跳，协调动作，而是在不断"使绊儿"。

怎么办呢？高拱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多个人好，人多了，可以有个见证，对方或许会有所顾忌，不敢再那么肆无忌惮地"使绊儿了"吧？于是，高拱打份请示，说政务繁重，应该再提拔上来些干部，充实到内阁领导岗位。当然，他是和张居正商量过并且联名上报的。

再说贤弟张居正。

张居正也不喜欢"双人舞"。但是他更不喜欢"多人舞"，他希望的是"单人舞"。现在多出的这个人他正在想办法呢，怎么可能还希望再添人呢？！

当然，张居正对自己的仁兄高拱的动机，心知肚明。那张居正为什么还连署签名上报请示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程序如此。如果张居正不联名，那不就公开和高拱作对了吗？那不是张居正的风格。况且，张居正对于这个请示的最后结果，也已经事先预料到了。因为，对此请示的批示，张居正已经在请示上报的同时，草拟完成并交代完毕。

果然，高拱的请示，没有被批准！

怎么会这样呢？高拱在问。估计读者诸君也在问。

是啊，不是说最高领导人信任高拱，一切都托付高拱了吗？那对他的请示为什么不批准，是不是前面对高拱和皇帝的关系说得太好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

不是的。

皇帝很懒惰。他不太愿意看文件，更不想自己动脑筋甚至动手去做批示。一般说，文件都交内阁去拟好批示，再由他身边的"机要秘书"——司礼监秉笔太监——照着内阁拟好的底子代皇帝用红笔正式批示下发。所以，常常是，高拱事实上自己批示自己报上去的请示。而这次，皇帝没有交内阁拟批示，而是直接批了。

这也正常。程序上说正常，可是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怎么回事呢?

原来，内阁的"二把手"张居正很重视这个文件，他偷偷事先拟好了批示，派下人偷偷交给皇帝的"机要秘书"了，这个"机要秘书"于是就照着批下来了。

"唉——皇上为什么这么不体谅我兄啊！"张居正一定会在高拱面前这样说，以此表明他对批示之事事先根本不知道，更不是他所为之。

"不过呢，老兄也应该高兴，小弟也当为我兄贺！"张居正也一定会如此安慰郁闷的高拱，"皇上说的是"卿二人同心辅政，不必添人"，此旨一出，大家都知道皇上对我兄信任如此，夫复何言？"

第53节：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2)

高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是啊，领导的意思分明是说，你们两个人能力强，我信任你们，不需要再充实人了，有你们两个人就足以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的。那高拱还能够说什么呢?

但问题是，那个"机要秘书"，为什么就听张居正的呢？如果按照制度，张居正不能、也万万不敢这么做啊！

中国有句老话，叫水到渠成。这件事足以说明，张居正已经事先把路铺好了，有了足够的把握，他才敢做的。那，张居正不是勾结太监吗?

先不要说这么不好听也罢！

众所周知，宦官干政是中国帝制政体所孕育的一大政治怪胎。历史也反复证明，凡是宦官干政的时代，必是政治黑暗的时代。而宦官是不是干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看他是不是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有勾结，如果两者相互有勾结，那必然就会涉嫌干政。因此有明一代，制度上规定得很严格，绝对禁止太监交结高级领导干部！

要知道，高级干部不要说勾结太监，就是给耍横的太监好脸色看，不去主动压制，也是会被人看不起的。因此，凡是勾结太监的高级领导干部，毫无疑问，一般就会成为大家心目中出卖良心和人格的典型。当时的人这么看，后世的人也是这么看的。

可是，要按照牌理出牌，那张居正赢不了啊！他只能另辟蹊径、铤而走险，来一场以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为注的大赌博！

当然，张居正在采取行动前，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形势分析。

根据张居正掌握的情况，有一个叫冯保的太监，四十大几的年龄，接受过短期培训，认识几个字，还会写书法。这个人野心勃勃，总想当太监中的老大，可是有一个叫陈洪的太监，总压他一头，而这个陈太监老家是河南的，高拱的老乡。据说，当时太监中的老大出

缺，皇帝征求高拱的意见，高拱说让姓陈的干吧。于是冯保的美梦就破灭了，所以，冯保对高拱恨之入骨。

张居正还了解到，冯保这个家伙，很贪，也很狡黠阴狠，胆子也挺大，是个理想人选。

理想人选锁定后，张居正又精心设计了路径。

冯保有一个干儿子，就是他的管家，叫徐爵，此人过去在军队干过，后来因为犯事儿当了逃兵，拐弯抹角就被冯保收留了。这个人脑子挺好使，腿脚也勤快。于是，张居正就嘱咐自己的管家游七，和他交朋友，拜为兄弟。

游七对他新交的大哥，真是很够意思，送礼、请客，热乎得连徐爵都不好意思了。

谁知道，岂止是小兄弟对大哥那么好，就连小兄弟的主人，堂堂的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张居正，对徐爵也很热情。经常把他请到家里去，贵重的礼品、价值不菲的银票就不说了，张大人竟还把他引入书房共进晚餐，说不定还要敬他一杯呢！徐爵真是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第54节：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3)

说吧，有需要用着小人的地方，肝脑涂地，在所不辞！估计徐爵会这样表态的。

徐爵不是太监，张居正或者张居正的"秘书"见他，即使万一被人知道了，也没有大的风险的。于是，徐爵就成为张居正的地下"联络员"了。冯保当然也求之不得。要搞垮"高胡子"？那太好了，正发愁没有人帮忙呢！如此一来，冯保、张居正外加徐爵，如同一体，形成了对高拱的秘密包围圈！他们里应外合，拼命挖陷阱！

当高拱请求为内阁充实人员的时候，张居正拟好了批示，要冯保抄上去批了下来。当然，张居正很聪明，他会认真琢磨，让皇帝觉得这个批示不错；让高拱也无话可说。任何人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因此也就不会有风险。

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这样做，是隐含着深谋远虑的。他知道现在张居正正勾结冯保要整垮自己，内阁里有其他人，旁观有人，影响施展；况且，按照制度，只要自己受到攻击弹劾，即当回避，而张居正一个人独在内阁，就可与冯保内外为计，收拾自己了。

所以高拱感叹说，张居正此计"其谋至深"！但是，既然皇帝已批示了，况且说的话表面看来是那样令人感动，还能怎么办呢？高拱只能仰天长叹："将奈之何？"

想想看，张居正就在高拱身边，内阁里研究工作，两个人说的话、考虑的问题，彼此都很清楚。但是要盖"橡皮图章"的时候，就要看张居正的意思了。他有什么想法，就拟好批示，交到冯保手里，从中批出，叫别人都以为是出自皇帝的意思，而张居正呢，总是袖手旁观，佯为不知。

这样的事，简直太多了。但是，给外人的观感却是，张居正在尽心辅佐高拱，并且忍受着高拱的压制！人家看在生死之交的分上，以

大局为重，以朋友的情意为重，一切都忍了！实在太够意思了！这样的好人，真是太难找了啊！

高拱呢，面对这一切，只是"莫可奈何"！所以，《明史窃·张居正传》的作者不禁感叹说，高拱已被张居正"弄于股掌中矣"！可怜的高拱，竟是束手无策！

实际上，哪里是无策啊？是高拱太相信感情，太讲究牌理！我估计，高拱未必像他后来回忆录里讲的那样，对张居正的阴谋已经一清二楚，最多也是半信半疑。他太重感情，可能是倾向于不愿意相信、不敢相信自己的金石之交会真的在背后捅刀子！即使觉察出来张居正和冯保勾结的动向，高拱仍然不愿意把自己曾经的好朋友想得太坏。毕竟，张居正在高拱面前，伪装是很巧妙的。

但是，还有一点不能不说，那就是，高拱太看重牌理。

以高拱和隆庆皇帝的关系，只要单独和皇帝见面说说情况，问题自然可以解决。但是，他不想这么干，觉得这样做似乎不够磊落，在牌理上就属于做手脚。他自己不主动找机会也就罢了，即便是有这样的机会，高拱也主动放弃了。有一天，刚刚和高拱、张居正两个人谈完话的皇帝，又派人叫高拱进去说话，而且很可能是和他谈自己的身后安排的。因为刚才谈话的时候，皇帝就说，自古帝王身后事要早安排。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可是，高拱却觉得，内阁里就他和张居正两个人，自己一个人进去，会引起外边的议论，会让别人觉得，两位阁臣一个重、一个轻，从而对张居正的威信有损，对团结不利。于是他答复说，请回皇上的话，两位阁臣一起进去说话。

高拱就是这样死认牌理。

不是说整垮高拱不容易吗？摸透了高拱这一点的张居正，根本就不要公开出面，就把他玩在股掌中了！朋友了一场，有这样一个收获——摸透了对方，对张居正来说，和高拱交朋友，实在太值得了！

第55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1)

投石问路有惊无险

光挖好陷阱、守株待兔型的被动等待，还不行。张居正不想等，冯保也不想等。

可是，高拱这老兄，没有什么把柄，鼓动"议员"去弹劾他，别人也不想干--谁不知道高拱和皇帝的关系啊，张居正又是他的朋友，处处维护着他；况且想弹劾也找不到由头啊！

但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张居正和冯保，真是处心积虑，还真捕捉到一个机会。

高拱的花甲之寿就在眼前了。

这个时候，隆庆皇帝的身体非常不好，高拱正为之忧心如焚，工作又那么多，自己生日的事情，恐怕也未必想得到了，即使想到了，也未必有心情大张旗鼓过的。

不愧是好朋友，贤弟张居正替他偷偷张罗了。他很是诚恳地告诉高拱的门生故旧，说首相为国操劳，鞠躬尽瘁，现在到了花甲寿诞，不能无声无息就过去呀！还说，你们的老师两袖清风，家里快揭不开锅了，你们做门生的，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表示表示呢？果然，高拱的门生们开始行动了。

那么，张居正为什么这么够朋友呢？他自然是有其居心的。

一旦高拱高调庆贺寿诞，就会有"议员"弹劾高拱，说他在皇帝病重的时候，还喜气洋洋，庆贺生日，收受贿赂，居心何在？！如此一来，冯保把诸如此类的批示一抄，对外公布出来，高拱不就被动了吗？而别人一看皇帝终于认清了高拱的"本来面目"，不再信任他，对高拱不满的人，还不一窝蜂冲上去？！那他的椅子也就该让出来了。

谁知道，高拱整天为皇帝的病担忧，又忙着处理工作，根本没有心思过什么生日，看到门生们张罗，还大为生气。大家也只好作罢了。

是啊，那些人，真是没有头脑，这不是给老兄添乱吗？张居正在得知高拱的态度和事情的结局后，大概会这样对高拱说的。

挖好的陷阱，也就废了！张居正和冯保怅然若失！估计他们经过了认真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抓高拱的"小辫子"，几乎不可能！

于是，他们决定，只能罗织罪名！

说干就干。但是，人选很难物色。和张居正太近的人，估计要他出面勉强也能出面，可是容易暴露目标，张居正不会这么傻！而和张居正关系一般的，人家不干啊！反正，人挺难找的。估计反复研究过，连幕僚也找来参与讨论了。

张居正有一个老乡，姓曾，在中央一个机关里当司局级领导干部。这个人可能继承了老祖宗曾子的智慧，还挺会出谋划策的，一直充当张居正的幕僚。他有一个门生，姓曹，担任着"议员"职务。人可靠，身份也正合适。就是他了！关系还是近了些，可是也没有办法了。

第56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2)

直接出面找曹"议员"的，是曾先生。

"你可能不知道高层内幕。我实话告诉你，现在，皇帝病得很厉害，冯保冯太监在内主事，而他和张居正相公是兄弟，冯太监就是张相公！"曾先生为了能够说动曹"议员"，把张居正和冯保的秘密关系也说出来了。"现在，张相公想……所以要你出面弹劾高拱。只要你一带头，就有人跟上；弹劾高拱的人一多，必然成功；张相公上台，必酬谢于你！对你自有重用！"

曹"议员"动心了。老师说话了，也得给面子啊！可是只有一个人出面，势单力薄，形不成气候啊！况且，曹"议员"心里可能也在打鼓，毕竟，弹劾的是高拱，又没有什么把柄，把握性如何啊?

曾老师不错，又物色了一个人，要曹"议员"去说服他相与行动。这个人，是一个姓刘的司局级干部。刘先生官瘾特大，多次求高拱的老乡去高拱那里活动，谁知道高拱对此很反感，刘先生没有达到目的，还让高拱给轻看了。估计高拱在内阁里可能还说过这样的事，张居正听到了，就将之列为"统战"对象了。

刘先生实在很郁闷啊！给领导这样一个印象，今后可怎么办啊?！正在这个时候，曹"议员"找到了刘先生。当然，他不会把曾老师告诉他的那些内幕消息说出来的，毕竟他只是"统战"对象，不是心腹嫡系。不过，曹"议员"也有办法，他说，有个消息你老兄听到没有?你怎么得罪高拱了?他说要贬你到外地去打杂啊!

刘先生一听，急了，怎么办?曹议员巧舌如簧，如此这般一说：一起干吧，把高"胡子"搞倒，大家才有出头之日！刘先生心一横：看来，也只有如此了，破罐破摔吧，说不定还有转机!

接下来，就是给高拱定罪名了。这也是挺难为人的事。反复研究后，一致的结论是：只能在政治上做文章。

经过一番策划，弹劾首相高拱的参折，终于出笼了。

这个曹"议员"似乎挺有才，他一口气就指控高拱"十大不忠"！刘先生也上纲上线指桑骂槐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

证据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高拱在听取有关部门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笑了！而且最近还到他女儿家，和他的亲家喝酒！言外之意就是：皇帝病那么重，高拱却还笑，还喝酒，他什么意思，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所以，以此推断，高拱大不忠！

这是个很大的政治罪名啊！高拱不干了！可他不是反击，是要求回家养老！

高拱对冯保和张居正联手收拾他，束手无策，求去，或许出于真心。当然，他可能是学徐阶当年对付他的那一手，以退为进，逼着广大干部表态，挽留他，形成对弹劾他的两个人的强大压力。

第57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3)

高拱连着递交了两道辞呈。果然，广大干部起来了，要求挽留高拱，惩处曹刘。

不用说，皇帝不批准高拱辞职。冯保倒是想替皇帝批准了，可是这样大的事，他不敢！

高拱对皇帝的感情很深，皇帝病着，也就别再给他出难题了，于是，只好继续上班了。然后他又给皇帝报了请示，意思是说，曹"议员"和刘先生弹劾我，不管对错，那是人家的职责和权利，也就别追究了。

皇帝能相信那些对高拱的指控吗？他虽然病得很重，头脑还不糊涂。涉及弹劾高拱的大事，他也不可能不关心。一看曹"议员"的参折，大怒！这不是诬陷人吗？这个可恶的家伙，"排陷辅臣，着降调外任！"

冯保急了，赶紧找张居正商量。要这样处理，那以后别人更不敢弹劾高拱了。

张居正不愧点过翰林，他起草了一个批示，意思没有大改，但是要害地方都给改掉了：曹某"妄言，调外任"！这一改，把排陷高拱的意思拿掉了，就是说，不是因为弹劾高拱，而是因为说的话有些狂妄，证据还不够扎实；降级也改掉了，等于同级调动。

冯保把张居正拟的批示说给皇帝听，估计这时候口齿也不那么清楚，念得也挺快，皇帝也没有听出大的区别，就点头同意了。

至于刘先生，本来就准备把他调到外地的，于是就给予了降一级调兴国当知府的处分。

张居正看到皇帝这个批示，安慰高拱，说曹刘两个家伙，实在太可恶！我要替老兄查清楚，这些人背后有没有主使者，他们想干什么？！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还不快吗？路上坐轿子里现编就行了。什么结果呢？张居正告诉高拱说，原来是赵贞吉捣的鬼！这个老家伙，还耿耿于怀呢！我查得，这个老家伙不仅在首都挑动弹劾我兄，他还派人到南京活动着呢！老兄你整天只知道工作，可是，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赵贞吉那老家伙如此不老实，我兄一定要防备啊！

防备？这话没有错，关键是防备谁！高拱知道该防备谁了。还有，被动防备是防备，主动反击是更好的防备。所以，回击开始了。

高拱也有门生故旧，是不是他策动的，没有直接证据，反正有一个叫张集的"议员"站出来了。张"议员"参劾的是同事曹"议员"，但基本上是借参同事而另有所指。除非是傻子，中央的干部们也都看出来了张"议员"矛头之所指。

看张"议员"说什么就知道了。他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防止出赵高矫诏杀李斯的悲剧重现于今日啊！要防止严嵩勾结太监诬陷夏言之事重演啊！

这份参折，按照惯例，交内阁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张居正一看，脸色大变！就连喘气也急促起来！倘若这份参折公开了，那事情就坏了，等于把他和冯保勾结的隐秘内幕揭穿了，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后果不堪设想。

第58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4)

同样是惯例，一旦皇帝对参折有批示，就要连同参折原文，都刊登在报纸（当时称邸报）上的。那就是公诸天下了！现在，皇帝已经把参折交内阁了，凡是交内阁的，就是要内阁拟批示的。张居正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我说过，张居正很聪明，他的智慧够用的！在反复研读张"议员"的参折过程中，他采取了推理法。那就是，张"议员"说要防止出现赵高陷害李斯的悲剧重演，他的意思是说，冯保就是赵高；那么既然冯保就是赵高，当今皇帝就是秦二世了?

推理的结果让张居正非常兴奋，他装作非常惊讶的样子大声说："这位张御史，为什么把皇上比作秦二世啊？！"这还了得！张居正显得愤愤不平。

有了这个牵强附会的发明，张居正悄悄给冯保传话，要他赶快把这个参折收回去。

果然，第二天，就有小太监到内阁收参折了，理由是什么呢？小太监说："万岁爷说了，张集如何比我为秦二世？"高拱看了张居正一眼，"嗯，这话好像是你昨天说的！"张居正默然无语。

张居正当然不会一直无语了，他急急忙忙和冯保研究对策。这个时候，恐怕就主要是他说话了。毕竟，他点过翰林，脑子够用。于是，从大内传出消息，说有人居然把皇帝比秦二世，皇帝受不了啦，准备严厉惩处张"议员"。

张集张"议员"毕竟斗争经验不丰富，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胆战心惊。他买好了受刑后用的药，还准备了棺材，写了遗嘱。此事一时竟传得沸沸扬扬。

张居正的亲信找到张居正，问，此事，如何收场，真的要惩治张集吗？张居正说，再困他几天，让他尝尝滋味。

高拱坐不住了，他派人到太监管的文书房查问张集参折的下落。一查才知道，皇帝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参折，还存在文书房里呢！

张居正得知高拱在查问，又听到他的幕僚曾先生和王先生都说，快了了吧，不然参折的内容大家也就都知道了！所以，急忙派他的密党幕僚王司长专门找到张集，说，张相公问候你，你上的参折，留中不发（就是留在大内不处理了）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张集这才松了口气！

可是，经过这件事，张居正勾结冯保的事，差不多被中央的大小干部们都知道了，不过，大家未必敢相信，都半信半疑着，猜测议论着，一时间这个话题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但是，这事当然不可能止于谈资！高级干部勾结太监，兹事体大，正直之士，安能坐视？很可能，亲高拱的"议员"要集体行动，发动猛烈的攻势。

要说，这是个很好的时机，如果高拱大力支持，很可能一举把冯保和张居正拿下！

而且，恰在这个时候，高拱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他正好看到张居正的"文字秘书"小姚，手持秘帖，急急忙忙往外走，就拦住他问："拿的什么？"姚秘书可能对高拱挺害怕，一时心慌意乱，加上他可能不了解情况，以为高拱知道这件事，甚至以为是他让张居正拟好送冯保的，就实话实说，"遗诏，送冯公公"！

第59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5)

高拱大吃一惊！

可是，高拱却另有想法。很可能是，"遗诏"两个字，让高拱心潮难平！反倒促使他改变了主意。我说过，高拱和隆庆皇帝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这种近乎父子之情的情分，成就了高拱，也害了高拱。眼下，高拱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感情，不想再有什么风波了。

按照高拱的想法，现在，皇帝的病情很严重，已经近乎不能进食了，如果任凭"议员"纷纷上参折弹劾冯保和张居正，那么皇帝就会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害高拱，知道了真相，一定会盛怒。这个危急时刻，怎么可以再让皇帝生气？而且，涉及张居正害高拱的事情，谁也处理不了，只能由皇帝直接处理，皇帝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再给他增添负担，苦圣心、伤圣怀呢？！宁可我高拱受委屈，也不能给皇帝添麻烦！无论如何，一切要以皇帝的生命为重！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仿佛我们做父亲的，自己受苦受累没有关系，只要换来孩子的安康快乐，一切都是值得的！高拱对这位皇帝兼学生的感情实在太深了，甚至可以说，高拱把没有儿子的遗憾，补偿到了他的身上。后来，当高拱被驱逐狼狈下台，又遭受诬陷险些蒙受灭族之灾，惊惧、愤懑，贫病交加，可是，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说自己从不后悔，很欣慰，因为隆庆皇帝走的时候是放心的！这就够了！高拱就是以这样父亲般的情怀，来思考当下的政局及其对策的。

所以，第二天，高拱毅然抽出时间，亲自召集几位重量级的、跃跃欲试的"议员"，要他们不要再上参折，而且要他们通知自己的同事们，一切以君父健康为重，以大局为重，止息风波！他说得很坚定，告诉"议员"们，如果你们执意要干，那我没有别的办法，马上辞职！

不过，这件事，张居正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议员"们要弹劾他勾结太监的事了。而且他还听姚"秘书"说，送遗诏给冯保的事，高拱已经发现了。

张居正第一次感到了危险。应该相信，张居正这一次真的害怕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张居正没有办法，连夜赶到高拱家里，向高拱负荆请罪，表达和解之意。

"有什么话要说？"高拱还是居高临下的语气。"曹某、刘某参劾我兄的事，如果说我不知道，我不敢如此说！"张居正嗫嚅再三，说，"不过事已至此，都怪我一时糊涂，请我兄饶恕小弟的罪行!"

高拱举手指天，说："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灵在上，我高某人平日如何厚待你，今日你却这样，如何负心如此啊？！"张居正面红耳赤，发起了毒誓："我兄以此责备我，我将何辞？但愿我兄饶我一次，我发誓必痛改前非，如果再敢负心，我的七个儿子，一天内全部死光！"

第60节：投石问路有惊无险(6)

高拱似乎相信了张居正的话，接着又问："昨天我碰到姚某，说是送遗诏，我当国，此事当我主持，你为什么瞒着我送遗诏给冯保？说些什么？有没有谋我的？"张居正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求饶说："我兄这样责备我，小弟实在无地自容!但求我兄饶我，我一定改过自新！"

高拱动情了，说："好了，你不要有负担。我已经和那些想弹劾你的人都打了招呼了，不会有事了。"就这样，一场风波，在高拱的主动压服下，暂时平息了。张居正渡过了一次难关。有惊无险.

高拱感到，形势依然严峻。张居正是不是真的痛改前非，他没有把握；而且冯保奸险阴毒，他不能不防。于是，高拱又重新提出，增补内阁成员。这一次，张居正和冯保没有敢再阻止，礼部部长，一个叫高仪的老实人，急急忙忙被拉进了内阁。

但是，更大的风波，却已经在酝酿中了，爆发的时间，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那个时候，高拱再想止息，已是无能为力了！

第61节：胆大心细步步为营(1)

胆大心细步步为营

张居正不可能停止执行他的计划。实际上，张居正和冯保，已经密谋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天阴谋！这样的计划，除了张居正，没有人有这样的胆量！

有了某种密谋要实施，人就变得格外敏感，也特别会察言观色。有一天，高拱和张居正见到隆庆皇帝，汇报工作，张居正细细端详了一番，觉察出隆庆皇帝色如黄叶，骨立神朽，于是就加快了和冯保密谋的步伐。这一切，都隐藏在张居正偷偷拟好的遗诏里。

果然，隆庆皇帝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去世的前一天，隆庆皇帝拉着高拱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凄哀地对高拱说："太子年幼（虚龄不到十岁），以天下累先生！"

这，就是托孤了！可是，第二天，当隆庆皇帝弥留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

高拱、张居正和后宫太监都在皇帝的病榻前，冯保拿出张居正事先拟好的白纸揭帖，替皇帝留下遗言，说要高拱、张居正和司礼监"协力辅佐"！

司礼监何许人物？所谓司礼监，在这里，是个官衔。说白了，就是太监头子。

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对宦官干政最为痛恨，早就立下过规矩，绝对不许宦官干政。他的不肖子孙虽然未能坚守，但是公然委托太监顾命、辅佐皇帝的事情，有明一代，可谓绝无仅有了！

其实隆庆皇帝已经昏迷不醒，冯保宣读的所谓遗诏，是他和张居正冒天下之大不韪事先拟就的，根本不可能是隆庆皇帝的真实意思表达。恰恰相反，隆庆皇帝此前还谆谆告诫高拱和张居正，要他们警惕宦官，说，"甚事不是内（宦）官坏了？"他怎么可能向太监托孤？

无可置疑，张居正和冯保是矫诏，按照法律，属于犯弥天大罪，有灭族的后果。

有必要说明的是，矫诏，是为史家所公认的，但是矫诏的参与者，史学界还有不同看法。多数倾向于是张居正所策划、拟就，冯保具体实施的。专家韦先生认为，矫诏是"无可争论的事实"，策划者是张居正和冯保，但是，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他们和隆庆皇帝的妃子、即将上任的万历皇帝的生母共同议定的。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惊天阴谋，其策划实施，张居正是关键人物，主要角色！看看，张居正的计划，是不是胆大包天？但是，光大胆是不行的，还必须心细。

当遗诏宣布说要太监共同顾命的时候，高拱虽然大吃一惊，但是，这个时候的高拱，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弥留的皇帝身上，一边痛哭，一边向皇帝表达诀别之意，让皇帝放心走，他要以死报答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所以也就没有太在意。况且，司礼监的头头现在是一个姓孟的太监，人还不错，没有野心，不会有大碍。

第二天，正在内阁坐卧不安的高拱，等来了他最害怕听到的消息！皇帝驾崩了！高拱痛哭不止！过了一会，又有太监来传达文件，说是"遗旨"。高拱边哭边跪地接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如梦方醒！

任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原来，所谓皇帝遗诏要司礼监同为顾命，乃是为冯保"量身定做"的！看看，张居正何等心细？如果当时在隆庆皇帝的病榻前宣布遗诏，直接说高拱、张居正、高仪、冯保同受顾命，那么，尽管高拱悲痛忘形，也断难同意，势必立即引发矫诏的争论，场面一定不可收拾，鹿死谁手，实难预料！

毕竟，公然向天下宣布，由太监头子同为顾命，已经是出人意料了，如果这个人又被指明是冯保，高拱会干吗？所以，就连《明通鉴》的作者也不得不感叹张居正居然把如此惊天阴谋考虑得如此周密细心，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事实上，张居正的这一手，还有他自己的谋算在里面，冯保也未必能够悟出。正是宣布冯保新职务的"遗旨"，把所有人的视线，都转移到了冯保的身上！张居正转过来超脱为局外人，甚至还和所有正直的干部们一样，公开表达一下他的"愤愤不平"呢!

胆大心细，步步为营，利用国丧、高拱悲痛欲绝无暇细顾的时机，造成既成事实，奠定胜利之基！而且，张居正还巧妙地把自己解脱出来了！就连口口声声说张居正和冯保勾结起来害他的高拱，似乎也不敢断定张居正参与了这样惊天的大阴谋！

当然，可以预料，反弹是一定的。听到这个消息，朝野大哗！

有一个声望很好的大臣看不下去了，他公开抗疏（抗议皇帝的圣旨），说如果要冯保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同为顾命是先帝（隆庆皇帝）的意思，因为太子年幼而放心不下的先帝，为什么事前没有安排？如果是现在太子（即将上任的万历皇帝）的意思，年幼的太子刚刚失去父亲，哀痛方深，国家那么多大事都没有心思处理，怎么可能偏偏去考虑一个太监的升迁之事?

第62节：胆大心细步步为营(2)

这个人的质疑是有代表性的。可以说，当时正直的官员，无不义愤填膺。

国家发生了这等大事，作为首席顾命大臣的高拱，当然不能坐视。冯保胆敢矫诏，以太监而身任顾命大臣，实在太过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驱逐冯保，拨乱反正。

不用说，高拱的想法得到了中央几乎全体干部的支持。这个时候，高拱似乎对张居正还抱有幻想，他希望，驱逐冯保的计划，应该取得张居正的支持！

高拱高估了张居正的人品操守和道德底线，他认为张居正即使不与他同心协力压制太监恶势力，站在正义和公理一边，至少也会保持中立，绝对不至于卖身投靠一个胆大妄为的太监的；所以，高拱居然把如何驱逐冯保的谋划，随时和张居正商议！

张居正内心窃笑不已！实际上他敢于如此大胆，正是摸透了他的这位仁兄的脾气，这个人，死心眼儿，认死理！太讲究牌理，太重感情！玩你，小菜儿一碟啦！这样的想法，一定会在张居正的脑海里萦绕过。

但是，表面上，张居正做出同仇敌忾的样子。转过身去，张居正就和冯保密谋有针对性的对策，伺机打垮高拱。当这一切都谋划妥当，张居正就到昌平出差了（为隆庆皇帝安葬事）。他要避嫌。实际上他和冯保的联络，须臾没有中断。

第63节：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1)

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

张居正出差之际，正是新老权力交接尚未完全到位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的首都北京，局势很不平静，处于瞬息万变中。大家都很紧张，也羡慕张居正的超脱。

高拱就大不同了。作为先帝托付天下的首席顾命大臣，当朝首相，高拱觉得，他有责任、有义务带领同僚，驱除矫诏欺君、公然干政的恶太监冯保！

于是，高拱和新入阁的高仪，研究对策。高仪是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正后悔加入内阁，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只是说，没有想到，张居正这个人，诡谲阴狠以至于此，有什么办法呢？天意如此吧！高拱不以为然。他相信，事在人为。于是，高拱以首席顾命的身份，打了一个报告。满篇都是教新上任的小皇帝如何处理政务的，细节都写得明明白白。但是，他的关键意思，就是，政务要交内阁处理，不能交给太监处理。

文件起草好了，首先请高仪过目。"我不敢反对，但是，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高仪依违两可。高拱又派人送给张居正，并且就共同对付冯保的计划，和张居正商量。高拱还特别强调，除去冯保，是正义事业，是为国除害，是为先帝正名，功莫大焉，希望张居正也不要错过立此大功的机会！

"除去冯保这个太监，就像扔掉一只死老鼠，易如反掌，谈不上什么大功，但是只要我能做的，绝对竭尽全力！"张居正信誓旦旦地说！至于高拱交张居正过目的文件，通览之，似乎就像当年张居正曾经说过的话，高拱摆出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张居正毫不犹豫地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来人一走，张居正立即给冯保通报，顺带的，还把因应措施一并交代了。高拱寄予厚望的文件，望眼欲穿，也没有交给内阁拟

批示意见！要知道，这是新皇帝上任后，内阁第一次打的报告，而且报告里明明白白写着，所有的文件，都发交内阁拟批示意见。为什么没有见交下来呢？高拱惴惴不安。

终于，文件送回来了，高拱一看，傻眼了！皇帝没有经过内阁，直接做出了批示："知道了，遵祖制！"

不用说，这是张居正拟好、交冯保代笔写上去的。这不是糊弄人吗？那个文件上说的，到底行不行啊？如果说行，就该交内阁拟批示啊；可是，也没有说不行……看来看去，实际上是不想照文件建议办的委婉表达。

你糊弄我，我就装糊涂，高拱思考来思考去，索性又打了报告，请求皇帝就那个文件，明确表明态度。

可能张居正也没有想到，高拱这次如此执著，实在没有办法，他决定先让一步再说。文件发交内阁拟批示。高拱在自己的报告上拟了批示，关键的话就是"俱依议行"！

胜利了！高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那就乘胜追击吧！于是，"议员"们出动了，他们密集提出了弹劾冯保的参折！这些参折，有理有据，一份比一份分量重！

冯保慌了，也怕了！毕竟，冯保的身份特殊，是太监！太监顾命辅佐皇帝，连他自己也知道，是天大的笑话！那是矫诏来的，现在中央的干部们都这样揭露，连同他过去的老底，都给抖搂出来了，给他定的罪名就是矫诏欺君，要求杀他的头！徐爵奉命，急急忙忙跑到昌平，去找张居正紧急研究对策。张居正正好完成了工作——是不是完成也顾不得了，星夜赶回北京。

对策，什么对策呢？要转守为攻才能制胜！但是，如何攻，还需要谋划。所以，张居正只是说，让冯公公稳住，别着急，要将计就计！但是，高拱的道德操守、人品能力、政绩贡献，有目共睹，无懈可击，实在找不到把柄！张居正得好好琢磨一下啊！

大抵高拱也有这样的自信，他轻视了自己的对手，具体说，他没有料到张居正、冯保之流的卑鄙无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

确实，高拱对张居正一直存有幻想。这不，张居正一回来，高拱在吏部的助手魏副部长就赶到张居正家里，要求拜见他。张居正可能想集中精力思谋对付高拱的办法，而且可能也猜到了来人的意图，所以他不想见魏副部长。

身体不好，不能见客。下人传话说，有要说的话，就写个条子吧。魏副部长也不客气，匆匆挥就，意思是说，听传言说你和冯保有勾结，所谓遗诏也是你写的，这样不对，也很不好！希望你注意。现在大家都要求惩处冯保，希望你不要护卫冯保，恐怕这个阉人要激成大祸，护卫他，对你不利！

第64节：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2)

当然，魏副部长的原话要客气些，委婉些，意思是这个意思。很显然，这是对张居正的警告。一边争取，一边警告，目的是挽救张居正，并阻止他继续给冯保出谋划策。

张居正看完魏副部长的字条，勃然大怒！他也顾不得"病"体，当即给魏副部长回了字条，说，你说的我勾结冯保、起草遗诏这些谣言，我也听到了，还专门派人查访；外间并没有这个说法，现在你这样说了，我明白了，谣言就是你造的。你如此造谣，不就是想赶我下台吗？好的，我这就打报告辞职，遵你的命，好了吧？！

张居正余怒未消，一个大计划终于成形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他向冯保授了妙计。找不到你高拱的把柄？整不死你！张居正咬牙切齿！

我们中国，有"祸从口出"这个古训！其实，不是说话的人有毛病，是有毛病的人太卑鄙，他们在随时随地捕捉他人的只言片语，深文周纳，从中挑拨，以逞其奸！发生在高拱身上的不幸，就印证了这一点。

虚岁十龄的小皇帝，在国丧期间，怎么可能独立行使权力呢？任命冯保当司礼监掌印太监，明显就是事前策划的，哪里会是小皇帝的意思呢？不仅如此，内阁给皇帝的请示、报告，不符合冯保和张居正意图的，都不予批准。那么高拱的顾命大臣、首相还怎么当？于是他对到内阁传达皇帝谕旨的太监说，你们动辄说这个是皇帝的意思，那个是皇帝的意思，要知道，我们的皇帝才十岁啊，皇帝才十岁，怎么治天下？高拱的意思是说，你们太监（他还不知道他的金石之交张居正是幕后总导演）要利用皇帝年幼妄想干政，内阁不会乖乖就范的！

张居正就是想起了这句话！借刀杀人！对，就这样！

于是，冯保忧心忡忡地对年轻的太后和小皇帝说，高拱不忠，竟然说十岁的小孩子怎么做皇帝呢？他是不是要篡位？或者他要密谋立

其他人为皇帝啊？真是狼子野心啊！像这样的人，赶快赶他滚蛋吧！

皇家的反应，通报给了张居正。张居正拟好最后的文件，又交给了冯保。两个人也商定：事不宜迟，要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当天夜里，东华门反反复复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几乎一夜没有消停！徐爵和张居正的随从，两个人来来往往，穿梭其间！

天亮了，摊牌的时候也到了。紧急通知下了，召开中央全体干部会议！张居正胸有成竹，不急不躁，为了避嫌，他不想去参加会议，拟在家里静候佳音。但是高拱不同意，特意派人把他请来了。高拱预料，这应该是颁旨罢斥冯保的时刻了！

在进入会场的时候，张居正慢慢走过来了。他说自己身体不好，那他就不能显得精神饱满，可能有些萎靡。高拱则正相反，胜利的时刻就要到了，迎接胜利者的精神状态，一定是很饱满的。

第65节：借刀杀人迅雷不及掩耳(3)

当然，高拱也留有余地，毕竟，现在的形势很复杂，并不都在他的掌握中。所以，他很是恳切地对张居正说，我想，应该是宣布罢斥冯保的，但是我也拿不准，万一要是罢斥我的，反正我老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了，还有你，你来干。张居正装作吃惊的样子，假惺惺地说，哎呀，老兄啊，你总是这么说话！

会议宣布开始。"张老先生接旨！"小太监扯着不男不女的嗓子，大声叫道。除了张居正，高拱和所有与会人员都很纳闷，为什么要张居正接旨呢？应该是高老先生啊，会不会搞错啊？

顺便说一句，那时候，太监称内阁大臣，无论年龄大小，都是"老先生"。

圣旨一宣布，犹如晴天霹雳！不是罢斥矫诏的冯保，而是罢斥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相高拱！而且不留余地、不留情面！立即滚蛋，不准停留！

有史家就感慨万千地说，以高拱的人品操守能力贡献，他当国时一贯开诚布公，不阿私党，古代的所谓社稷臣，哪个能够比得上他呢？可是，奸人诬陷，狼狈离京，古之大臣去国，像高拱这样狼狈的，闻所未闻！

要知道，这个事件的发生，离隆庆皇帝拉着高拱的手恋恋不舍地托孤之时，才刚刚不到八天啊！小皇帝登基，才刚刚六天！

第66节：高压之下邪也会压正

高压之下邪也会压正

高拱狼狈万端，中央里的干部们震惊无比，大政变，瞬间完成，都以为是胜利者的，却反胜为败；都以为必败无疑的，却反败为胜。许多人，根本想像不出来，刚刚发生的一切，是不是真的！

其实，张居正心里最清楚，这就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的效果！但是，他也明白，这样做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危险，而且这个污点永远难以洗刷。

从职位上说，高拱已经身为首相，首席顾命大臣，就是说，达到了顶点了，他还要什么？从道德节操上看，高拱两袖清风，没有任何贪污受贿的问题；从他的才能和贡献上看，举朝公认；从他执政的实践看，高拱一向开诚布公，没有任何结党营私的行径。那只有从政治上搞垮他，说他不忠，执政的位置给他，不可靠。显然，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哪里能够服众呢？况且，谁说他不忠？他是先帝托付天下的人，小皇帝说他不忠，不是说乃父没有知人之明吗？这不等于给了尸骨未寒的亲爹一个耳光吗？更何况，小皇帝才九岁（当时说十岁，是虚龄），刚刚坐上龙位才六天，就知道高拱不忠，谁会相信呢？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高拱灰溜溜滚蛋了，张居正堂而皇之，做上了内阁第一把交椅！

当然，张居正也装作震惊的样子，表示对这个结果不能接受。他大声疾呼，我绝对不相信高拱不忠，要是高拱有罪，那我就是他的同党，连我也一起撤职了吧！

到此为止，在以构陷、驱逐国朝杰出的政治家、正直有为的高拱的大政变中，张居正这个幕后总导演，却一直是以局外人的面目，展示给国人的。严格地说，他表现得还不完全是局外人，而是高拱的同党和辩护人、保护者。

当然，张居正可以声称是高拱的同党，可以虚伪地替高拱辩护、求情；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替高拱辩护、求情。实际上张居正和冯保（冯保掌握着特务机构）已经秘密部署妥当，严防死守，以确保不会引发大大小小干部们的反弹。

吏部魏副部长，曾经替高拱出面警告张居正，现在，结局如此，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不接受这个现实，要组织广大干部请愿示威，最后不了了之，而他本人（非常优秀的后备干部）也因此付出了葬送政治前途的代价。

专制权力的威力令人不寒而栗。俗语云邪不压正，可是在人治的官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邪恶常常压倒正直！专制权力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掩盖的是残酷、恐怖的本质。这残酷和恐怖足以使正直的人也会在内心深处形成自律机制，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放弃了对正义、公理的坚守。因为，要坚守正义、公理，就得付出代价！由于坚守而带来的后果是常人所难以承担得了的！因此，无论什么手段，只要把权力夺到手，就是胜利者，下台的人，就只有乖乖"享受"被丑化、批判的待遇了。所谓成者为王败者寇是也。

构陷高拱的政变就是如此。

因此，无论人们是不是接受，至少，表面上看，政变所造成的冲击波很快就趋于平静。

按说，张居正既然已经大权在握，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对高拱监视也罢、防范也好，也都属于符合逻辑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构陷、加害，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更为阴险毒辣的阴谋活剧，很快就要上演！

第67节：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1)

第3章惊天大案：虚伪加阴险的精彩表演

如果说，对于官场中的权力斗争，未必就有界限分明的是非之辨的话，那么，精心锻铸惊天假案，并要以此对被打倒的对手从肉体上斩草除根，就未免过于毒辣了！如果一面锻铸冤案，一面又对被陷害的人表白说，有我在，就等于你有了保护伞，那么，这样的政客，算得上虚伪到家了！张居正未必算得上最阴险、最毒辣的人，但是，算计完对方后仍然以"生死之交"面目保持"友谊"，是他的特殊本事。毒辣加虚伪，张居正玩得炉火纯青！像他这样用"善始善终"的虚伪来掩盖其阴险毒辣的政客，历史上恐怕还找不到第二人。这是张居正玩弄权术的一个成功范例。

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

这是一个严寒的早上。

万历年号刚刚使用了十九天，睡意朦胧的九岁小皇帝（因其年号为万历，故称其为万历皇帝）坐着轿子出乾清宫。刚刚出得宫门，一个男子突然从西边的台阶向御驾奔来。警卫人员眼疾手快，不费吹灰之力，当场拿下。

不用说，这个消息很快就报到了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那里。

张居正大吃一惊。不过，他并不是仅仅因为有陌生人闯进首脑机关而吃惊。这种情况不能说经常发生，至少也不能说十分罕见。实际上，当时常常有一些闲杂人等利用警卫搜检不严，混入宫中的。好奇者有之，探视亲友者有之，盗窃财物者有之，不足为奇。因此，这天早上发生的事，充其量也是个常见的普通事件而已。

谁也预想不到，一件普通的事件，会演变成惊天大案！

当下，当刚刚接到报告的时候，张居正也没有想到。那么，一向沉稳老练的堂堂最高实权人物，怎么会对一个常见的普通事件大惊小

怪呢？！当然有他的原因。张居正吃惊的是，据报，闯宫者自称叫王大臣，来自戚继光的麾下。而戚继光正是张居正的心腹之人。

不可否认，戚继光是抗倭英雄，是名将。但是他的缺点也不少，不管怎么说，反正朝野对戚继光的议论挺多。张居正对戚继光一向极力保护，关照有加。当然，戚继光对张居正也忠心耿耿，送美女，"赠"银子，派卫兵，供轿夫……这么说吧，凡是制度允许做的（允许的实在不多）和制度上不能做而张居正有需求的，戚继光都尽力做了。以至于后来有人甚至怀疑张居正会不会利用戚继光来推翻朱明的江山，黄袍加身，足见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之亲密。当时戚继光的部队就在山海关一带，位在肘腋，非同寻常。

张居正一听说戚继光的部下有人闯宫，顿时吃惊不小。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也。一贯阴险的人，往往把事情想得复杂化。他以为别人也像他那样设圈套、挖陷阱，深文周纳，因此，就有些不安，有些惊讶。这是不难理解的。好在权势在握，他自信有能力驾驭局势，于是，便阴沉着脸说，戚帅手握重兵，地在危疑，不宜株连而贻误军国大局。告诉冯保（冯保主管特务机构--东厂），禁止人犯说他是戚继光的部卒！

也有的史家说，张居正当即就决定再施借刀杀人之计，是他主动提出的后来的计划的。

冯保心领神会。张居正这个提示，让他顿生感触。既然可以禁止人犯牵扯某人，当然就可以让人犯故意牵扯另一个人！这个想法让冯保喜出望外。压在他和张居正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可以搬掉了！

什么石头压得国家的最高实权人物喘不过气来呢？乃高拱也！半年了，尽管私欲压倒了公理、邪恶压倒了正义，但是，弹冠相庆之余，张居正和冯保忧心忡忡。

第68节：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2)

高拱才干超群、德高望重，有大功而无小过，张居正和冯保施展极端卑鄙的手段赶他下台，强加的罪名连他们这些始作俑者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遑论服众？他张居正半年来不就一再向公众表白他如何钦佩高拱、如何关照高拱吗？与人谈话、给人写信，包括他所谓的朋友，他都忘不了说说他和高拱是生死之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皇帝会如此对待高拱，他如何在皇帝面前替高拱求情等等。张居正心知肚明，不是高拱有罪，恰恰相反，正是他张居正和太监冯保，为了驱逐高拱，不惜矫诏、欺君，此乃弥天大罪，罪不容赦！虽然朝野被专制威权强行压制，大小干部敢怒不敢言，但是谁知道这种靠恐怖、强制维系的局面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张居正一直在寻找机会，捕捉蛛丝马迹，来证明高拱确实有罪！可是，他和冯保掘地三尺，还是一无所获。那只能再次施展诬陷的伎俩了。

良心、操守已经卖给了魔鬼，索性毒辣到无以复加吧！冯保和张居正不谋而合。于是，用了三天时间，一个令人难以想像的、极端毒辣的阴谋经过自以为周密的策划后，开始分头实施了。

冯保这边，准备道具、口供。他们给人犯准备了蟒绔冠服，并两剑一刀，还不惜破费珍宝（反正有权势，何愁没有人上贡，破费就破费点吧），在刀剑柄首上镶嵌异宝饰物，以此说明王大臣此人有来头，非一般闯宫的闲杂人等，案件自然也就非同以往。既然非同寻常，人犯就由冯保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羁押审讯。道具准备停当，接下来就是口供了。

冯保命心腹给王大臣带去了好酒好肉，推杯换盏间，来人对王大臣说："你这个事，弄好了，升官发财，弄不好，家破人亡。"这两个结局，估计王大臣都没有想到过。既没有想到一不小心混入宫中竟会

掉脑袋，更没有想过因此会升官发财。因此，这个小混混当时的表情一定是很茫然。

来人于是说："看到了，这些衣服、刀剑，非寻常之家可以有的，谁给你的？就说是冯公公的前任陈洪给你的；给你干什么？来刺杀皇帝；为什么刺杀皇帝？是高拱的主意，他对皇帝赶他下台回老家耿耿于怀，必欲刺杀皇帝而后快！照我说的招供画押，保你升官发财！嘿嘿，不然的话……"使者话锋一转，"哼！那就：灭--你--九--族！"

这王大臣本来就是混混儿一个，如此悬殊的结局他作何选择，不言而喻。所以，冯保的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告一段落。

张居正还不放心。他对冯保的阴险毒辣绝对放心，不放心的是冯保的文字水平。万一文字表达不过关，让人看出破绽，那就麻烦了。于是，他要来冯保拟给皇帝上报的秘密报告，字斟句酌，务必把假的说得比真的还要真，让人一看，就觉得扎扎实实，是铁案。

第69节：令人难以想像的毒计(3)

毕竟，张居正是点过翰林的才子，帮严嵩捉刀代笔尚且颇获赏识，改个报告自然不在话下。所以他感到力度不够的，便习惯性地在上边加以增改（注意，如果阴险哪怕是只有张居正的万万分之一的人发现，就要出大事的，暂且不表）。

密室里办完了这一切，张居正和冯保觉得万无一失了，于是，按照策划，张居正正式上场了。他给皇帝（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和冯保）写了一道请示，说王大臣闯宫，非同寻常，携刀带剑，谋逆弑君，恐非个人行为，一定是蓄谋已久，背后有主使之人。所以，他要求要多方辑查，永绝祸本。

这个请示就一句是真的，那就是"永绝祸本"。当然这个所谓的祸本，不是国家的祸本，也不是皇帝的祸本，而是他张居正和冯保的祸本。他们要绝的正是这个"祸本"--从肉体上彻底消灭高拱！

此言一出，首都北京顿时笼罩在恐怖气氛中。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能够从这字里行间，读出腾腾杀气。与此同时，一队人马紧急赶往河南新郑，要把高拱本人和高氏家族，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弑君谋逆，当灭九族啊）！

所谓祸从天降。高拱自被张居正、冯保诬陷而罢职，战战兢兢苦度时光，不要说伸冤，连一句关涉政治的话都不敢说。粗茶淡饭勉强糊口，整日提心吊胆，闭门不出。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远在首都的那个"生死之交"，时刻没有忘记他，给他带来的"大礼"，足以让他目瞪口呆！

岂止目瞪口呆，高拱看到这个场面，痛心疾首，他看不下去了，不忍看，不能想！怎么办？他拿起绳索，要悬梁自尽，一了百了吧！

当地的父母官早就接到秘密指示，要他严加看管高拱。父母官一看高拱要自尽，急急忙忙拦住，他必须把最高实权人物的"老友"照顾

好的嘛！当下，把高拱活着交给首都来的专案组，就算万事大吉，哪里容许他就这样了却自己呢?

第70节：惊人的心理承受力(1)

惊人的心理承受力

首都北京。张居正杀气腾腾地追究所谓幕后主使者，务必永绝祸本的秘密报告，很快就在京城传开。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明白，这意味着新权势集团要利用王大臣这个混混儿的偶然闯宫事件，广事株连，制造惊天冤案，大开杀戒！

可是，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此言有理。冯保和张居正精心策划的这个阴谋太过毒辣，编造的情节也未免太过离奇荒诞，朝野无不为之齿冷。

要说谁上台谁下台，个中情由虽然不甚光彩，但还有可以理解的地方，然则，既然已经把人家一个光明磊落、能力超群、道德高尚的首席顾命大臣一举驱逐出政坛，而且人家也领教了你的厉害，不敢乱说乱动了，作为胜利者，还要无端诬陷，要从肉体上把人家一族斩草除根，未免太绝情，太没有人性了吧？！稍有良知，谁能坐视？

负有言责的干部——言官，也就是"议员"，首先提出了异议。那么，涉及到案件，就和具体负责对口监督司法的刑科"议员"关系最为紧要。他们得知张居正要"永绝祸本"的所谓报告，立即就坐不住了。不知道是谁牵头，反正他们聚在一起讨论起来。最后的结论是：此事关乎我辈的责任，若我们保持沉默，致使这样的事情按照时下的趋势发展下去，我辈有何脸面见人？！

于是，他们拟好了给皇帝的上书，说这样的案件，应该移送法定的司法机关依法审理，不能由特务机构东厂擅权审理。其他的"议员"们也蜂拥而上，表明态度。

当然，这个"议员"不像民主国家的议员可以无所顾忌；大明帝国的"议员"虽然也很厉害，可是也害怕威权的恐怖镇压。因此，他们不能直截了当说这是阴谋，而是要求由法定的司法机关彻查此事，务必查明真相。为了表示不是针对张居正的，他们留了余地，商量说把给

皇帝（其实就相当于给张居正）的"提案"稿，先让张居正看看再说，不要匆忙出手。

张居正大权在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议员"的叽叽喳喳对张居正不起作用。专家们都说，明代的"议员"很厉害。确实是这样。但是，张居正当国的年代是个例外。

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极为尊重"议员"，而徐阶的死对头严嵩则是十分惧怕"议员"，高拱因为自信无可挑剔，往往不在乎"议员"；而张居正与他的这些前任都不同，他对"议员"始终采取高压态势，不顺从就开杀戒！所以"议员"们的诉求在张居正那里就等于蚊子的"嗡嗡"声。

"议员"们无奈，只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索性到张居正的办公室请愿。张居正脸色阴沉，怒气冲冲地告诉"议员"们说，我奉劝你们不要乱发言，少说话，更不要上什么书，这样的"提案"，还是不呈报的好！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个案件，已经定案，是铁案，改不了的！你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不然的话……

"议员"们被张居正的威权震慑住了。

可是，一离开张居正的办公室，又觉得不能就此罢手，不然对不住俸禄，对不住良心啊！那就再请愿！不过张居正可没有那个耐心了，请愿的"议员"们再想见他，难了。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从早坐到晚，张居正就是避而不见。没有办法了，"议员"们多数退缩了，但还是有两个有骨气的，言词更加激烈了，不顾张居正的威胁，独自起草呈报了"提案"，并且毫不隐晦地说，干脆明说了吧，这个案件内有蹊跷！

"议员"的这个"提案"一送到皇帝那里，张居正提笔代皇帝批示（这倒是他的职责）说，此人无端猜测，叫他说清楚有什么蹊跷，不说清楚处理他（意思如此）！

第71节：惊人的心理承受力(2)

"议员"们在抗争，部长们也坐不住了。

高拱被罢黜后，张居正组阁，为了表示开诚布公，特意任命了几个有名望的干部当部长（暂时的，很快就会清洗下去的），这些人不是张居正的夹袋中人，对他的忠诚度非常有限。当然，他们也不敢公开和张居正作对，而是私下里多方做工作，劝张居正不要一意孤行，做这伤天害理的勾当（意思是这个意思，当然话不是这样说的，都是进士出身的高级干部，表达能力不成问题，况且我华夏的语言很丰富的，足够不同场合对不同人选择不同的语言）！

就连张居正的谋士、心腹加老乡、铁杆朋友李幼滋先生也推心置腹地告诉张居正说，这样做不合适的，还是收手吧，不然，你会留下万世骂名的啊！张居正一脸委屈，对他的知心朋友说，唉呀，老弟啊，别人不明就里，说这说那，我还能够理解，你是我的知心朋友，我们是交心的啊，你怎么也这么说啊。对这件事情，我和你一样也是忧心忡忡，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能让他们秉公办理依法查处吧！

其实，对张居正和冯保编造的这个惊天大案，可能连小皇帝也未必相信。所以，张居正就听到了从那个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万历皇帝身边传来消息：皇帝身边的太监们议论纷纷，说这个案件蹊跷，伤天害理。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监，和一个负点责任的中太监，冒死跪在万历小皇帝的面前，言词恳切，说不能这么办，不能这样冤枉人家高先生啊！

当然小皇帝做不了主，向他说也白说，小皇帝甚至连这样的话都未必敢告诉张居正和冯保。多年以后，张居正死了，冯保受到弹劾，要免他职务的时候，已经二十岁的万历皇帝还说，唉呀，如果冯保来了可怎么办呀！他怕张居正和冯保可见一斑。

"议员"们的请愿、规劝，舆论的风向，朋友的忠告，加上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身边传出的讯息，张居正当然了如指掌。这让他有点心烦。但也仅仅是心烦而已，这些对他实施自己的决策，都影响不大。什么万世骂名，管他什么万世！

张居正这个人后来取得些政绩，与他这个个性关系很大，就是他认准的事情，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当然也不全是置若罔闻，事后他会对他认为不顺从的人疯狂实施恶毒的报复）。这个性格办好事可以办成，办坏事同样也可以办成。因为这个个性，他确实办了不少坏事，也办了不少好事。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张居正信心百倍。他决定无论遇到什么阻力，都要一意孤行，不达到一举把他的"生死之交"及其全族斩草除根的目的，誓不罢休！虽然因为这个阴谋太过毒辣，编造的情节太过离奇荒诞，朝野议论纷纭，抗议之声不断，张居正和冯保权势在手，不为所动，要一意孤行，蛮干到底。

第72节：惊人的心理承受力(3)

在"议员"们请愿、部长们规劝、朋友们提醒如火如荼的时候，冯保、张居正的秘密计划转入了第二步：冯保的前任陈洪和高拱家的仆役（在冯保编造的情节里，当然不能由高拱具体和闯宫的王大臣联系，而是由家中的一个心腹仆役具体联系）被逮捕并火速押解到京。有了闯宫者的"口供"和"物证"，再把陈洪和高拱家的仆役屈打成招，然后把这些口供和物证对外公布，看谁还敢提出异议？！权势的魔力令人不寒而栗：眼看着，冯保、张居正者流，要把一个完全是编造的假案办成铁案，几成定局。

冯保乃一太监，政府的干部要见他不大容易。实际上制度规定政府的干部也不能和太监联系，更不容许私下交往。而张居正呢，无论谁和他说情，他都一脸委屈，说他对这件事也忧心忡忡，不知道何以如此，只能彻查真相，秉公执法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冯保尤其是张居正的心理素质。一手锻造如此惊天冤案，他们居然能够脸不变色心不跳，任凭舆论大哗，依然我行我素。面对此一局面，捶胸顿足者有之，无奈长叹者有之，恨得直咬牙根者有之……

王大臣的口供，事后准备的物证都齐备了，第二步计划也基本完成，就差把冯保的前任和高拱的仆役屈打成招就可以实施第三步计划了。

事态进入十万火急的当口。不仅京城里已然可以嗅到血腥之气，就连地方上关心时局的人们，也痛感冤气冲天，令人扼腕！

第73节：百密一疏露破绽(1)

百密一疏露破绽

可是，突然之间，张居正又让朝野人士大吃一惊。

用了三天时间策划的惊天阴谋，以张居正给小皇帝"永绝祸本"的所谓报告为标志开始实施，过了仅仅六天，张居正又给他和冯保手里的傀儡小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说那个所谓的王大臣是个混混儿，这种人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我担心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把一个偶然发生的小事情，因为小混混儿"忘攀"主使者，搞成冤案，诬及善类，有伤天地和气，实在不值得？！

仅仅六天时间，张居正的态度，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六天前，正是他杀气腾腾地要追究幕后主使者，永绝祸本！而现在，张居正却说他担心由于忘攀主使者而诬及善类，搞成冤案！

当然，小皇帝该玩玩、该上课上课，他未必有什么反应。内阁首相、顾命大臣、老师张先生的报告他看了没看都是疑问；即使看了，看没看懂也是个问题；即使文字看明白了，背后的用意，他绝对一无所知。反正年轻的寡母（才二十多岁啊）说了，凡事由张先生做主（直到多年后万历皇帝"亲政"了，他的寡母还告诫他说，凡事还是张先生说了算，等到他三十岁以后再自己做主吧），听张先生的就是他的义务和职责了。

本来，张居正的报告也不是为了给小皇帝看的，这样做，无非是个手续而已。不过，这次打这个报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他张居正是要阻止某种事态向不好的方面发展的。朝野人士接到这样的讯息，不目瞪口呆，才怪！大家不禁想，难道张居正和冯保突然间良心发现，要终止罪恶的阴谋？抑或是他们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就此罢手？

非也。他们从发动政变驱逐高拱之时起，就再也不会扪心自问了，良心这个词，在他们的词典里已经找不到了；至于舆论的压力，

如前所述，对他们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如同蚊子的"嗡嗡"声而已！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想，当张居正给小皇帝打报告表示要收手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或许还有些恐惧。

所谓百密一疏，又所谓利令智昏。聪明绝顶如张居正者辈也没有想到，他和冯保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这个惊天大案，还是出了纰漏！而且，这个纰漏倘若追究下去，那么他和冯保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张居正不得不紧急刹车，不得不急谋补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错，这个时候，朝野的风向很清楚：人心不服。比如身在外地的张居正的老同学（同年）陆先生驰书警告张居正说，年兄（就等于现代人所说的老同学）啊，小弟我不想遮遮掩掩，我听到要收拾高拱这样的消息夜不能寐，忧心如焚！如果高拱果被冤杀，你张居正就会落下万世骂名！我这样说绝对不是为了高拱，实在是为了年兄你啊！

当然不是这些劝告发挥了作用。我的意思是说，当事态的发展眼看就到了难以逆转的当口，还是有人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而正是这最后的努力，使得张居正情急之下，露出了马脚。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葛守礼的人和一个叫杨博的人，可以说是当时中央最有分量的两个高级干部，在三番五次规劝都不能使张居正改变态度的情况下，决定联袂到张居正家里坐坐。这两个人，一个是国家最高司法官，刑部尚书（葛守礼）；一个是中央管干部的最高领导——吏部尚书（杨博）。

杨博这个人了不得，除了张居正和冯保，当时中央最有权力、地位最高的要算这个山西人杨博了。实际上从制度上说，内阁首相并没有管干部的法定权力，一定程度上说，吏部尚书的法定实权更大。而且此公资历很深，在万历小皇帝的爷爷活着的时候，杨博就当户部尚书了，三朝元老，是张居正的前辈。当年严嵩的公子严世蕃目空一切（严公子确实有才），常常奚落高级干部，说这个是窝囊废，那个是

书呆子，唯独对杨博尊重有加。可以说，杨博的声望、资历和地位，在中央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

第74节：百密一疏露破绽(2)

葛守礼也不简单。他是司法机构的首脑，和张居正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他们此前规劝张居正，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杨博曾经对张居正说，可不敢这么干啊！高拱虽然为人粗暴，天日在上，弑君之举，高拱万万不会做的！哪知张居正闻言，颇是愠怒，对杨博大不满。

那也不行！还得规劝。葛守礼作为司法机构的首脑，不愿看到在他任上有此天下奇冤铸成，态度特别积极。他拉上最有声望的杨博，说干脆到老张家里去劝他一劝吧！也是，在办公室总有公事公办的感觉，到家里可以拉拉家常，气氛或许要好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兹事体大，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努力。

京城的冬夜，天寒地冻，大街小巷行人稀少。两个高级干部约好了时辰，没有警卫，也没有秘书，只身来到了张居正的府邸。估计这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寒气，不仅因为季节的关系，还因为他们已经见识了张居正的厉害，此番送上门来，说不定又是凛凛杀气劈头盖脸而来！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一见他们两个又要劝他收手，顿时满脸怒气。他不客气地说，二位不必费心了，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现在，同谋已然拿到，一旦审讯过后，本人即给皇上（也就是他和冯保）写报告，连同幕后主使之人，依法严办！所以你们还是忙工作吧，别误了该做的工作！

张居正说了这样的话，气氛就有些紧张了。估计这个时候张居正可能端起了茶碗——要送客了，很可能葛守礼和杨博低着头，假装有些愧疚，实际上是为了假装没有看见张居正端茶碗。反正他们都坐着没有动。张居正也不好意思从自己家的客厅公然逐客。

"我葛守礼是不是乱臣贼子？！"突然，葛守礼激动的声音响起。他是不是站起来大声质问张居正已经无从考证（估计还不至于质问，就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总之葛守礼是相当激动的，只听他继续说，"除非说我葛某人附了乱党，否则，我愿以百口保高老先生！"葛守礼说完，终于长出了口气。爱咋咋的吧，反正我把内心的话说出来了。张居正脸色阴沉（他一向很严肃，这个时候绝对不会笑逐颜开的），默然无语。估计他心里在说，你爱咋说咋说，反正我该咋办还咋办！

杨博也鼓了鼓勇气，说，是啊是啊，老葛说的我都赞成！叫我看，老高他不会做这等傻事的！"绝对不会的！"杨博还没有说完，葛守礼又接着说。"绝对绝对不会！"葛守礼意犹未尽，杨博又侃侃而论。言而总之，这两个高级干部的意思只有一个，绝对不能冤枉了高拱，错杀了好人！张居正是不是反驳，不太清楚，但是他根本不把杨博和葛守礼的话放在心上是真的。史料记载，无论这两个高级干部如何苦口婆心，张居正"仍如故"。

第75节：百密一疏露破绽(3)

"哼哼！"他内心一定在冷笑，"本来就是编造的，而之所以编造，就是为了杀高拱！你们两个傻帽，还指天发誓说高拱绝对不会做这等事，这个还要你们说？！"（我猜测的，不过张居正完全有可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

"元翁（首相又称元辅，尊之为元翁。那个时代对有些身份的人爱称为老或者翁，是时髦也，就像有一个时期见人就叫师傅一样），这样做，图痛快于一时，元翁想没想过后果呢？"葛守礼仍不甘心，继续着他的努力。张居正强忍着没有发作，两眼放射出愤怒的、严厉的光芒。

"当年严嵩对他的前任夏言怎么样？鼓动皇帝把前任杀了；而他自己呢，他的后任徐阶，把他唯一的儿子杀了，后来……"葛守礼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杀了高拱，你的后任将来不杀你就会杀你的儿子，何必这样呢？听了这话，张居正怒不可遏！他声嘶力竭地说："你们难道怀疑我张居正甘心高拱被杀吗？高拱是我张某人生死之交，我忍心吗？！你们怎么这么看我？！"说着，张居正气昂昂地走进内室（此时他四十六七岁，身体不错），拿出一份文件，交给杨博，说："你们看看吧，别再怀疑我张某人、纠缠我张某人好不好？！"

杨博展开文件，看了看，是冯保给小皇帝上的秘密报告。也就是那个小混混儿的口供、物证以及审讯过程。

前面说过，由于张居正对冯保的文字水平不够放心，所以这个报告是经过张居正删改的，务必把假的编成真的，因为这些东西很重要，是整个惊天冤案的基础。正是他们认为编造得天衣无缝了，张居正才发出了追究幕后主使者，永绝祸本的指示。

看完了这个报告，杨博无言，顺手转给了葛守礼。葛守礼匆匆浏览了一遍。前面也说过，葛守礼和张居正关系不错，他认识张居正的字。不看则罢，看到张居正在稿子上加的"历历有据"四个大字，不禁

倒吸了口凉气。"喔，呵呵……"吃惊之余，葛守礼笑了起来，边笑，边把文件揣进袖子里。"这……"张居正似乎领悟到了什么，顿时心跳加快！

这个时候，张居正府邸考究的花厅，温暖舒适，静谧宜人。可是，最高司法首长葛守礼的怪笑声，却如同一阵刺骨的寒风，刮进了这位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心里，让张居正感到如冷水浇背。

中国有句古话，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有的人，见了棺材也未必会掉泪；不过假装悲伤干号几声也是免不了的。当下，面对中央最有分量的两个高级干部杨博和葛守礼，张居正就是这样的表现。当张居正明白了葛守礼何以发出怪笑的时候，不禁大惊失色。

一向出口成章、语气坚定的张居正，却突然变得嗫嚅支吾起来。由于他的花厅里烧着上好的炭火（张居正其人是非常讲究生活质量的），虽然还是严寒的季节，张居正的额头上，还是冒出了汗珠。"这个……"张居正表情尴尬，威严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讨好卖乖的神情，"他们那些人，不懂法理，我、我、我帮着改了几个字而已……"

第76节：百密一疏露破绽(4)

"嘿嘿！"葛守礼还是怪笑，"如果葛某没有记错的话--"他故意顿了顿，吊一吊张居正的胃口，继续说，"我朝成宪，东厂的任何文件，必须直接向皇上报告，非经皇上批准，任何人不得阅览；而这个报告，事关机密，不立即报给皇上，怎么先送给政府了呢？"

葛守礼当然没有记错。张居正和杨博也不会不记得这个规定，岂止知道这个规定，而且也知道，如果违反的话，属于什么性质：故违成宪、欺君犯上！会承担什么后果？杀头之罪！

要知道，在人治的官场，专制的社会，人人自危，才能够人人小心谨慎，才不至于胆大妄为，所以高级干部都是被监视的对象。而承担监督高级干部任务的，就是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特务机构。在明代，就是东厂。这个特务机构，是太监组成的。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只向皇帝负责，这是制度、体制。虽然张居正作为最高实权人物，可以事实上行使皇帝的职权，可是，他不是皇帝，而且制度上还要防止他真的取而代之成为皇帝。因此，太监和特务机构是不允许直接向他报告、向他负责的。出现这种局面，当然是犯了大忌！

实际上，从张居正和冯保矫诏、政变开始，到此次锻铸这样一个惊天假案，他们就一直在违背成宪，欺骗君上。可是，实权在他们手里，在专制的官场，权力就等于真理啊！别人徒叹奈何！然而，这次不同了，他的把柄，被国家最高司法机构首脑明明白白地抓在手里了。张居正万万没有料到，他在冯保的秘密报告上加的"历历有据"四个字，就像是为自己的欺君大罪专门准备的！倘若葛守礼和杨博就此上报，公开真相，那么，该灭族的，就是张居正和冯保了。无怪乎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

张居正搓了搓手——他是不是搓手，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么写呢？是我的推断。何以有此推断呢？因为我知道有当事人回忆说，汪精卫这个人遇到尴尬事体时常常搓手。汪精卫其人也是虚

伪阴险的政客，会不会虚伪的人都这样呢？所以我就妄加推测，这样说了——张居正搓了搓手，讨好地看着葛守礼和杨博，仿佛在等待着法庭的判决。

按理说，国家司法机构的首脑，是国家的最高执法（有的国家比如俄罗斯称护法，挺好）者，他应该是违法必究才对，不然——按照现代法治国家的做法——就是渎职，应该被追究责任的。可是，人治官场啊，专制社会啊，哪里有什么公平正义啊？涉及到如此高级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派系倾轧、权力争斗，就只能打掩护啦！对老百姓较真儿，对领导干部，就那么回事吧！所以，葛守礼和杨博，看到张居正忐忑不安的样子，就笑着，安慰他说，元翁为国辛劳，我辈哪里不体谅呢？我们知道，这个惊天大案，元翁您是局外人，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能够阻止这个惊天大案继续发展下去的，只有元翁您啊！

第77节：百密一疏露破绽(5)

"喔……这样啊，"张居正连连作揖，说，"苟可效，敢不任？！"他的意思是说，倘若我可以效力(发挥作用)，岂敢不努力承担呢？"哈哈，叨扰叨扰！留步留步！"葛守礼和杨博目的已经不期然而达到，急忙告辞。客套话免不了的，不过彼此心境，与刚进门时说客套话的时候，已经大不同了。

于是，就有了张居正担心搞不好诬及善类、伤天地和气的报告出笼。

诬及善类，伤天地和气，这话或许是真的，但是，他说的善类，当然不是指的高拱，而是他自己和冯保。的确，如果依然按照张居正和冯保事先设计编造的所谓大案的方式进行下去的话，葛守礼和杨博一旦把他们掌握的证据公布出来，那受到追究的不会是高拱，绝对是他张居正和冯保，连同半年前的欺君矫诏大罪，说不好就要请高拱回来主持清算了！不过，这层意思，除了葛守礼和杨博，或许还有冯保，别人是不知道的。人们看到张居正态度的突然转变，还以为他从善如流呢！或者以为自己的努力发挥作用了呢！不管怎么说吧，局势朝着最高实权人物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可是，既然已经对外公布说发生了刺客闯宫大案，总要审理、判决啊？已"查明"的物证、录下的口供，如张居正所说，"历历有据"，也都一度故意对外散布了的，该作何解释呢？换言之，该如何善后呢？

张居正烦恼万端。"唉，偷鸡不成蚀把米！"也可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估计张居正在烦恼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叹。可是……怎么办？

张居正还不足够老练，毕竟，他独自执掌大权还刚刚半年，整别人他有一套，如何救自己他还缺乏经验（偏偏他运气好，基本上没有挨过整，过去是徐阶保护他，后来是他的生死之交高拱对他推心置

腹；这次他自己挖的陷阱自己跳进去了，乌龙了一把），所以，他一时还不知道该如何迈过这个坎儿。

第78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1)

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

当张居正被国家司法首脑的怪笑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想到了收手。不收手不行了，破绽露出来了不说，冯保那个家伙，也犹豫了！因为什么呢?

又一个老太监，七十多岁了，当着小皇帝的面，指着冯保说，"冯家，万岁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如何干这等事？那高胡子是正直的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是张蛮子夺了他的首相，故要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他首相，你替张蛮子出力为何？你若干了此事，我辈内官，必然受祸，不知死多少哩！使不得，使不得的啊！"

冯保沮丧万端连忙派人告诉张居正说，坏了，里边有人在万岁爷那里说话，不好办了！张居正一看，冯保打突噜了，感到坚持下去，会出大麻烦。遂决心改弦易辙。但是，收手又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不仅不能让人对他张居正产生怀疑，还要对他生出敬仰。这确实有点难度。不过，张居正驾轻就熟的是表演，虚伪的表演！虚伪，已经成为他的常态。如果不虚伪了，那么表明他的阵脚倒可能乱了。

当送走了杨博和葛守礼以后，他开始表演了。时下，张居正坐在宽大的书桌前，怀着复杂的心情，提笔给高拱写信。

其实，张居正是有点怕高拱的。首先，高拱的人品节操、水平能力，都是他张居正难以望其项背的；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作为堂堂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相的高拱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张居正施展卑鄙手段，违背天理良心和皇皇成宪，勾结太监矫诏欺君，构陷加害之所致。倘若露出马脚，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他和冯保丧尽天良要制造惊天冤案对高拱斩草除根的原因所在。可是……百密一疏啊！此时的张居正，抽自己耳刮子的心都有（也可能暗地里抽了，只是别人无从知晓罢了）！

好了，这个功夫，张居正的信也该写就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对高拱说了些什么吧："最近首都有点情况，一些别有用心、心狠手辣的人，想制造事端，妄图置我兄于死地！请我兄放心，小弟我一定竭尽全力设法解救，绝不允许这些小人的阴谋得逞！"当然，还有不少问安啊、想念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客套话，时间关系，就没有必要再复述了。

信写好了，也很快就会送到高拱手里。可是，张居正的烦恼并没有少。当务之急是补救，是善后。用句不雅的话，是擦屁股！不用说，给高拱的信，也是补救的一部分。他要告诉高拱，告诉所有人的是，我，光明磊落的张居正，是阻止这个惊天冤案最终变成现实的有功之臣。可能反过来说更好，如果不是我张居正阻止，哼哼，那么高拱家族，顷刻间就烟消云散啦！京城内外，转眼间就血流成河啦！冯保哎，这个黑锅麻烦你一个人背吧，谁让你是太监呢？反正太监，尤其是参与朝政的太监，在人们心目中本来就是坏人（你也确实不是什么好鸟），大大的坏人！你也不在乎了不是吗？嘿嘿，你小人大量，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吧！

坐在宽大的书案前，张居正一定思绪万千。这个惊天冤案、假案，来龙去脉，他张居正和冯保最清楚，但是绝对不允许别人也搞清楚。至于别人对这个惊天大案的看法，只能是张居正希望他们怎么看，他们就怎么看。但问题是，他以前是要让人们相信，这个案件非同寻常，是高拱勾结被冯保取代的太监陈洪主使的谋逆弑君大案。口供、物证，都是按照这个口径设计的，也对外张扬出去了！现在要突然间改过来，实在有点转弯太陡！

可是，不改不行啊，不改自己的命运就要改啦！转弯这么陡，事先也根本没有准备这个预案，紧急收手，确实很难！好在，权势在手，怎么可能有办不成的事呢？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把那个闯宫的小混混儿一刀砍了不就行了吗？可是，这个想法，未免太浅薄了。不客气说，这是当婊子这个

档次的想法。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人，不会这样做的。换言之，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能给人留下光明磊落的印象，张居正会认为是失败。

第79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2)

这确实有些难度，有些棘手了。过去，遇到难题，有徐阶，后来有高拱，现在呢？当然，张居正有幕僚，可是，这样的事情，他不想让幕僚知道。比如他的那个老乡李先生，算是一个幕僚了，不过几天前曾经劝他不要株连高拱，他当面否认自己与这件事有关系，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再和他说起呢？

还是找杨博吧。反正他已经知道了些内幕。更重要的是，得摸下这个老家伙的底细，看看他在掌握了铁证以后，是什么态度。

"喔，元翁啊，这个、这个……"杨博久历官场，有点油了。见张居正屈尊纡贵前来拜访，就猜到了他的用意，待他刚刚问了该怎么办，杨博支支吾吾起来。"博老，有以教我！"张居正很诚恳。"元翁，只是怕你不愿意。若元翁愿意的话，这件事，不难。"杨博说。"请讲请讲，"张居正非常虚心，"只要能够阻止东厂那些个人胡闹，维护大局，维护高老，我是在所不辞的。"

"那元翁看这样好不好，"杨博出主意说，"请大司寇（对刑部尚书的尊称）葛守礼、厂公（东厂的头）冯保，再找一位功臣硕勋，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我看就妥了。""这个，"张居正有点担心，"真的就可以妥帖？""绝对保证能够落实元翁的意图。"杨博肯定地说，"而且给人以开诚布公的观感，谁也说不出什么了。""那，功臣硕勋博老看谁合适？"张居正又追问。"朱希孝是最佳人选。"杨博说。

这个朱希孝，乃是跟着朱元璋的儿子也就是明成祖夺了朱元璋的孙子皇位的功臣之后，世袭王位，而且他是"御林军"的统帅，地位、威望都很高。于是，张居正急急忙忙给小皇帝写了请示，然后又由他代皇帝批复同意，要组成特别法庭，审理小混混儿王大臣闯宫案。

趁着法庭还没有组建完成的机会，我得感慨几句。按照现代政治理念，国家的司法机关，是确保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确保守住这道最后的防线，文明社会逐步认识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独立的司

法或许不可能对每一个案件都能查明真相，但是，绝对不会故意掩盖真相。可惜的是，我华夏的传统政治中，司法机关从来不是独立的机关，而是维系专制政权的工具。一旦司法是可以由权势者干预的，那么，指望公正、公平，就不啻与虎谋皮了。所以，凡是受控制的司法，必然冤案累累！

凡是受控制的司法，当权势者需要时，必然会故意掩盖真相。当是时，这个受到控制的司法系统在按照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的意志正在锻造惊天假案过程中，由于百密一疏，露出破绽，就又摇身一变，急急忙忙帮助最高实权人物掩盖假案的真相！我们现在来看看，"公正"化身的国家司法机关是如何掩盖惊天假案的真相的！

第80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3)

好了，现在，特别法庭的法官已经在密室里敲定了。可是，开始并不那么顺利。问题出在内定的大法官朱希孝身上。朱希孝听说组织上要交给他一项特殊而光荣的使命，不是受宠若惊，而是大惊失色！谁会想到，朱希孝，这个堂堂的"禁军"统帅，听到消息，不禁老泪纵横，哭了起来，"这个差使，我干不了啊！"他边哭边说。不知道老朱是和老婆还是和自己的谋士说了，反正后人（比如我），不仅知道他哭了，而且也知道了他何以哭泣的原因。年高德劭的朱希孝朱帅，终于感到，对成年人来说，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于是，他揉了揉哭得发红的眼睛，登轿直奔张居正的府邸。

趁着朱帅在路上胡思乱想，我得说说朱帅听到要他担任特别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或者说庭长的消息以后，何以惊恐万状，老泪纵横。

不是朱帅太脆弱，实在是这个案件太棘手。进而言之，实在是冯保和张居正太毒辣，朱帅害了怕！虽然张居正和冯保锻铸的这个惊天假案、冤案，自以为策划于密室、定夺于瞬间，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张居正要追究幕后主使者的指示（以皇帝名义）一发布，明眼人就洞若观火了！朱帅其人，虽与地方（和军队对应的概念）上保持距离，可是他毕竟生活在首都，也有些信息渠道，已经知道这是冯保、张居正为诛灭高拱家族而设计的。

张居正、冯保者流，这样的事都想得出、做得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朱帅怕啊！他知道，由于这个毒计未免太伤天害理，朝野议论纷纭，他们或许不敢对最高实权人物有所攻讦，但是如果顺从了张居正的意图（他还不知道其实张居正已经不得不转轨了），舆论将把矛头对准审理此案的人，那他朱家的五世令名就全完啦！顺从，伤天害理，舆论、人心不服，万世骂名难免；不顺从，以张居正和冯保的阴险毒辣，大祸临头，无处躲避啊！所以，你叫朱帅怎么能不哭天抹泪呢？

说话间，朱帅见到了国家最高实权人物。"不干？！"张居正一听朱希孝是找他推脱的，满脸不高兴。"元翁饶了我吧，老朽实在、实在难当此任啊，"朱帅结结巴巴，恳恳切切，可能还可怜巴巴的，向张居正求情。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你去找杨博吧。"张居正懒得和朱帅费口舌，也不知道该如何和他说；况且，张居正不是一再声称自己与这个案件毫无瓜葛吗，所以在朱帅面前还要摆出事不关己的超脱样子。朱帅一听，更加沮丧。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外人无从知晓，但是如果不是当着最高实权人物的面，他会不会又抹起眼泪来，是大可怀疑的。

可是朱帅没有办法。与组织对抗，能有什么好结果吗？这个道理，年高德劭的朱帅当然是明白的，他不可能硬顶着不干。所以，他只能去找杨博，看看组织上到底是怎么考虑的，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第81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4)

"朱帅，别着急，别着急，没有那么可怕的。"杨博安慰说，"欲借朱帅你成全朝廷宰相之体，哪里会是坑害于你啊！"朱帅终于明白了些，不是让他跳火坑，是让他砌台阶让张居正下。"可是……"朱帅还是半信半疑。他毕竟不完全知道内幕，更不知道该如何来下手垒台阶。于是，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杨博虽然遮遮掩掩，但还是给朱帅指点了迷津。朱帅心里多少有了点底儿，这才长出了口气，决计按照杨博的指点，开始履新。

于是，以贵族世勋、年高德劭的锦衣卫首脑朱希孝朱帅为首，刑部尚书葛守礼、太监首领冯保为法官的特别法庭很快就组成了。首都内外，都得到了消息，特别法庭就要开庭审理小混混儿王大臣闯宫一案了。

因为根据张居正、冯保的授意，事先已经下了"毛毛雨"，说王大臣闯宫一案，非同寻常，物证、口供都证明，此案乃是前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相高拱，勾结被冯保取代的前太监首领陈洪幕后主导的弑君谋逆的惊天大案。这件事情按照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的说法，就是历历有据（当然，除了张居正本人，也就是冯保、葛守礼和杨博知道这是张居正说的，据说还有前期具体参与办理此案的东厂太监一两个人知道）。所谓历历有据，换言之，也就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啊！所以这个案件所产生的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对于这个案件，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议论纷纭，说此案是某些阴险卑鄙的人物（怀疑冯保的多，怀疑张居正的也有）锻铸的惊天假案、冤案。再加上突然之间，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从信誓旦旦要追究幕后主使者，到公开说王大臣是无赖，没有信用可言，不能轻信他的话，免得诬及善类。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引车卖浆者流，即使是位在中枢的中央要员们，也被这些混乱的信号搞糊涂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可以说，这个案件的真相到底如何，京城上下、大江南北，都极度关注，无不拭目以待。肩负重任的首席大法官朱帅，也深知干系重大。他早就擦干了眼泪，全力以赴投入到这个光荣的任务中去了。其实他本人，对此案也是懵懵懂懂，真正的内幕，他也所知不多。但是，有一点，作为首席大法官的朱帅非常清楚，那就是：无论如何，绝对不能查明真相！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组织上的信任，官场游刃有余的杨博的指点，让朱帅干劲倍增。他在正式开庭之前，就先行采取了行动。

是啊，新领导一上任，不得先搞调查研究吗？朱帅的调查研究，先从那个闯宫的王大臣入手。调查研究也不见得非要拉住穷人的手问长问短，得看是什么身份了。以朱帅的身份和他担负的使命，他不能去拉住人犯（注意，严格说是犯罪嫌疑人，但是为了尊重历史，就未必用这个词了）的手嘘寒问暖不是吗？于是，他委托手下一个大校（具体说是校尉），去找王大臣聊聊，摸摸底。摸底分两步。以下就是摸底的情形，当然，是我根据历史记载具体化了。

第82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5)

第一步：询问。

"这些个衣服、刀剑都是你的？"大校指的是冯保为这个混混儿准备的蟒绔冠服，并两剑一刀。前面说过，冯保还不惜破费珍宝，在刀剑柄首上镶嵌异宝饰物，

"是啊，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怎么你还不相信？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保证，我、我，反正我说的是真的。"

"你怎么有这些东西？"

"我、我不是说了吗，是陈洪给我的，陈洪，你知道吗？就是冯保冯公公的前任，他给我的，真的，他给的。反正是他给我的。"

"谁让你到宫里来的?"

"谁让我来的？是，不是那个高阁老吗，就是高拱，对，就是叫高拱，以前是阁老，他叫我来的，刺杀皇帝。反正是他叫我来的。"

"你见过高拱？"

"见过。哦，不对，没有见过。"

"那他怎么叫你刺杀皇帝啊？"

"是啊，他、他没有，不过，对了，不是他家的那个管家，叫那个高福的，他叫我来的，他说是高拱说让我来的。"

"那你见过高福吗？"

"没有见过。哦，见过，见过，他还请我喝酒哩！真的，好酒啊……"

询问到此打住。

第二步：辨认。

高福已经在几天前被押送京城。大校就把高福混在一群人中间，要王大臣辨认。

这一下，小混混儿傻眼了。

事实基本清楚了。所谓王大臣受高拱指使闯宫弑君的指控，完全是编造的。谁编造的呢？朱帅又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也很简单，就是问了问王大臣而已。小混混见已经露了馅，索性就说了实话。所有的一切，是一个叫辛儒的太监，奉命为他准备的，所谓口供，也是按照他的吩咐说的。而这个叫辛儒的太监，正是冯保的近侍。

想必到了这个时候，特别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朱帅，已经胸中有数了。可以开庭了。

记得听到过这样一句戏词："衙门好比阎罗殿，大堂好比剥皮厅。"这句戏词要看从什么角度解读了。要我看，这句戏词，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想像出法庭的威严（其实说起来，法庭有些威严也有必要的）。此刻，在这威严的特别法庭上，端坐着朱帅、葛部长和太监冯保三个由中央（也就是张居正）特别任命的大法官。一声"威-武-"的喊声，人犯、小混混儿王大臣被带到大堂。

估计那个小混混儿见到这个场面，半是纳闷，半是恐惧，战战兢兢、哆哆嗦嗦，跪在地上。"打！"首席大法官朱帅下令。这倒不是朱帅逼供，或者是法盲，实在是法定的程序就是如此。凡是人犯被带入最高法庭，先得打十五大板。估计是为了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不鼓励到中央上访告状的意思。倒霉催的小混混儿本来就不是上诉的，可是谁让他犯的案属于惊天大案呢，要由特别法庭审理。只要进入刑部的大堂，就得有这个程序，这顿板子他是免不了的。

第83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6)

事实证明，堂堂的国家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和冯保，把一个惊天阴谋的实施寄托在一个小混混儿身上，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不过呢，张居正、冯保者辈的道德操守实在不敢恭维，可能未必比得上一个小混混儿呢，所以对这样的人寄托厚望也就不难理解了。

话说法警的板子刚刚落到这个小混混儿的屁股上，就听到杀猪般的嚎叫声。十五大板还没有打完，小混混儿就大声质问大法官之一的冯保："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前几天不是和我说好了吗，只要我按照你的吩咐招供，就让我享受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不给也就罢了，干吗要打我板子啊？！"

"胡说！"冯保一拍桌子，大吼一声。

"谁胡说？说好的，给我两千金，官封千户的！"小混混儿也不示弱。

冯保脸色骤变，但还是强装镇静，话题一转，大声喝问："到底谁主使你的，说！"

小混混儿抬头仰脸，直视冯保，高声回答："就是你指使我，还问我？！"

冯保尴尬万端，勉强提了提精神，又问："你招供说，是高拱主使你刺杀皇帝的，是不是这样？"

"是你教我说的，我哪里认识高拱啊！"

"这蟒绔冠服哪里来的？"首席大法官朱帅不失时机地问了一句。

"哪里来的？你该问他！"小混混儿指着冯保，抖出了老底儿，"他，就是他叫他的家奴辛儒送给我的。"

估计这个时候，整个特别法庭里，气氛相当紧张了；所有人的目光，很可能都投向了大法官之一的冯保身上。

我提醒各位注意，人治官场、专制社会，高官的嘴里，话一出口，从来就是仁、义、道、德，从来都是公道公正，是公理正义，是

为国为民，查办案件也从来就是信誓旦旦，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其实，说这句话本身就表明，在人治的官场、专制的社会，根本不存在公平正义的（作秀起见，个别事例会有例外的）；根本做不到无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的。不然何必要表这样的态呢？可以表这样的态，本身就恰恰说明，能不能查、查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由某些人表态决定的！

或许有人不信。那这个案件就是一个例证。

当下，案件到了较真儿的关口。如果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涉及到谁都一查到底，那现在，就该请冯保冯大法官（其实让他当大法官就已经破坏体制了，别忘了，他不过是个太监啊）回避了。即使不回避，也该当庭对质，看看冯保是不是真的指使人犯编造事实，诬陷好人。

可是，堂堂的最高司法机构首脑葛守礼，不仅明明白白地知道人犯在这个庄严的特别法庭上的招供完全属实，而且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幕后主使者，就是冯保和张居正！他依法依理，应该命令就此查下去才对啊！然则，他却严重渎职，一语不发；而首席大法官朱帅倒是说话了，但是他的话是这样说的：这个人犯，坏透了！以前诬陷高阁老，现在又公然诬陷大法官，给我押下去！

第84节：受控制的司法如此掩盖大案真相(7)

开庭的情形，虽然没有电视转播，但是，完全可以相信，最高实权人物兼案件当事人的张居正，会如身临其境般清楚。张居正对朱帅事先进行的调查研究乃至其心理活动，估计应该都了如指掌。因为，这一切，都在冯保的掌握中。而冯保知道的，张居正一定也会知道。至少，在这个案件上，他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张居正会不会有些忐忑？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甚至是相当高级的干部，自己一手策划编造的惊天假案、冤案，明知道已经露了马脚，现在开庭了，定然会寝食难安。因为这不是工作中的失误，也不是茶杯里的风波，关乎身家性命啊！而且，举国上下，多少双眼睛都在看着啊！

但是，不要忘了，司法机关不过是他这个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工具，他不会怕的。当然，他可能多少有些不安，有些恼怒，不过，他对三个大法官的表现，应该还是满意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冯保是不是找张居正商量过，已经无从考证了。分析起来，这样大的事，冯保不会不找张居正商量的；以张居正自视甚高、事必躬亲的行事风格，他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第一次开庭后，冯保就命人给王大臣送去了好酒。酒是好酒，就是里面加了生漆，所以小混混儿开怀畅饮以后，就再也不能说话了。然后，把不会说话（估计这个小混混儿是个文盲，不会写字的，不然他的手可能也保不住）的人犯移交刑部。

冯保的任务完成了，该张居正上场了。他给小皇帝兼乖学生打了报告（这不过是履行程序罢了），说经过依法审讯，查明王大臣乃私自闯入宫禁，依法应该以"阑入宫禁罪"判处死刑。然后，他就提笔在自己的报告上代小皇帝兼乖学生批示：准奏！

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惊天大案，就此审结。

第85节："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1)

"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

可是，作为推翻高拱，又设计毒计试图杀人灭口的幕后谋划者，张居正还不满足于胜利本身，他还要名声，要威望，光明磊落的外衣，绝对不能被剥下来!

所以,张居正的表演还没有完。

半年前，当张居正和冯保以借刀杀人之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罢斥高拱的时候，张居正就上演了精彩的独幕剧！有理由相信，剧本早就编排好了。毋宁说，根本就是连续剧中的一集！所以，驱逐高拱的圣旨一颁布，张居正立即就装作震惊不已的样子，声泪俱下，连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以我张居正的人格担保（也是，他的人格已经分文不值了），高拱绝对是个忠臣啊！陛下还是收回成命的好。

这个"成命"本身就是他张居正的，他当然不会收回。于是，张居正写了一篇堪称优秀的辩护书，用大量的事实、入情入理的分析，为高拱进行了全面而有力的辩护！

读了这篇辩护书，如果谁不为高拱有这样肝胆相照、两肋插刀的好朋友而感到骄傲，那么他简直就是木头人了！如果谁感动到潸然泪下，我看一点也不要不好意思，不是你太容易动感情、太脆弱，实在是张居正的辩护书太好、太感人！读得潸然泪下再正常不过了！！

当然，这个辩护书的批示他事先也拟好了，所以他不怕，写得多么有理有据，多么有分量，都没有关系。

张居正还三番五次请求说，我和高拱情同手足，志同道合，如果说高拱不忠，那么我张居正也是不忠了；如果陛下不收回成命，也把我张居正罢斥了吧！

张居正当然不会自己罢斥自己。

但还要继续表演，直到张居正认为达到满意的效果。现在，张居正终于不再请求收回成命恢复高拱职务了，也不再请求和高拱一起下台回家了。大家都感动得眼泪流干了，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他改变了诉求的标的：为高拱争待遇。张居正很是无奈地说，圣命难违，作臣子的，仁至义尽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吧，是不是给高拱点面子，让他坐政府的车子回家？高拱为国操劳这么多年，现在已经六十岁了，老家距此一千五百里，坐骡车，走小道，耗时费力，颠簸劳累，太可怜了啊！

当然，批示也一同拟就了："不许！"

然后，张居正他又一次打请示，说无论如何，还是给我张居正个面子，让高拱坐政府的车子回家吧。这样三番五次表演以后，张居正才自己批准了自己的请求，给高拱发了乘公务车回家的执照。

外界虽然议论纷纷，但是也只是猜测。等看到张居正打的报告，实在是声泪俱下，谁还会怀疑他和高拱的深厚感情？谁还会认为他是幕后黑手？

现在，当以灭高拱九族为目的的惊天假案不得不收场的时候，张居正又一次展示了他杰出的表演才能！

张居正深谙专制的秘诀。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张居正都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他张居正乃是阻止假案、冤案得逞，保护高拱全家的功臣。如果有人不因此而表达对他的敬仰，他会觉得非常委屈。

张居正在给一个地方官的信中，就颇是为自己鸣不平，其大意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大案发生的时候，首都内外，人情汹汹，你老兄就说，有张居正在，大家尽可放心。足见你老兄是我的知音。可惜的是，在中央工作的这些人，亲眼所见我是怎么做的，可就是没有人体会到这一点。都是受过教育、中过进士的国家干部，认识事物的差别，咋就如此大呢？！"

当然，张居正不会仅仅停留在愤愤不平抱怨别人不理解他这一步，他还会主动化解别人对他的"误解"的。请看张居正的表演：又是

给高拱写信，信誓旦旦地说："有小人想诬陷我兄，置我兄于死地；不过有小弟我在，老兄就放心吧，我不会允许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发生的！"又是到处宣扬说，是他阻止了这个惊天大案变为现实！还举例子说，不能妄攀主使者以免伤及善类的报告是他打的；以阑入宫禁罪将小混混斩首的建议是他提出的！扑灭凶焰，实在是我张居正之功！

第86节："善始善终"的精彩表演(2)

经过张居正的这番表演，拭目以待的国人，终于知道了"真相"：一个小混混儿，擅自闯入宫中，为了保住小命儿，一会儿咬这个一口，一会儿咬那个一口，反复无常；其实就是私自闯入宫禁而已！幸而当国执政的张居正英明伟大，以高超的领导艺术，驾驭局势的无比才干，避免了善良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态的发生，平息了一场风波。

这就是真相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似乎就是如此了！

到了这个时候，尽管人们不敢相信但是确实发生了驱逐高拱、诬陷高拱并铸成惊天假案以后，张居正仍然保留着高拱的"生死之交"的身份。这个身份，甚至一直保留到高拱去世。

此后的近七年间，高拱在家乡，因惊惧、愤懑，身体一直不好，心情可想而知。张居正还不断对他的"生死之交"问寒问暖、寄药访医。后来，当他唯一一次衣锦还乡路过河南，来回都特意改道前去专程看望了高拱。高拱含冤死后，张居正"哀恸不已"，又出面替高拱申请政府丧葬补助。真可谓"仁至义尽"了！

另一位和张居正的仕途官运有更大关系的人——恩师徐阶，也和张居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经，张居正暗地里施展权谋，驱逐了他的恩师；曾经，为了存两利，张居正挑动高拱报复徐阶，给他造成极大伤害。但是，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徐阶或许有觉察，他是不是会相信是真的，说不好，反正张居正和徐阶的师生之谊，从来不曾中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张居正至少给徐阶写过三十多封信。后来，张居正病重，八十高龄的徐阶，还从家乡给他找了名医，来为自己的学生治病。在张居正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在记挂着自己老师的八十岁寿辰，挣扎着为老师写了一篇祝寿文。

阴谋搞垮自己的前任，不管是恩师还是密友，张居正不是第一人，整倒自己的前任以后又编造假案，企图从肉体上把对方斩草除

根，也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从自己的前任被整倒，直到其死去，一直以近乎亲人和朋友的面目出现，以辩护者、保护人的身份展示于世人的，恐怕就只有张居正其人了。

有必要强调一句，高拱的人品操守、胆识才干、改革意识，都是张居正所远不及的。他是在坚持正义、维护公理的斗争中被邪恶势力打倒的。而在这场斗争中，高拱始终以反对宦官干政为旗帜、以太监冯保为敌人，从来没有把张居正看作是对手，甚至还将其引为同志。可见，张居正的虚伪表演是相当成功的。

在专制、人治的官场，偶尔进行作秀甚至进行虚伪表演，不足为奇，可是，虚伪表演坚持如此之久，如此"善始善终"者，恐怕也只有张居正其人了。此人城府之深，绝对是深不可测啊！